

積德雖無人見

吳易生

我這次又去揚州兜了一趟，別的不覺甚麼新鮮，祇是發現小街小巷之間新塗了好多警語，如「非己之財莫妄取，非己之色莫妄思」，「見色即起淫心，報在妻女身上」，「積德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等等。揚州還有這種熱心衛道的先生們，刻刻不忘記於勸人為善，不論動機如何，總是可喜的事了，然而我却仍有一些小意見要說。

我平時不大肯恭敬老太太們的吃齋念經，就因為她們常常要盼望觀音大士的恩澤，好像吃齋念經，本來是沒有甚麼道

理的，但因為觀音菩薩很喜歡這些，所以就念了，念十遍，便可得子一個，念百遍，便可得子又得孫，以此類推，如念千遍萬遍，則除「兒孫滿堂」之外，並該壽高八十了，觀音大士的神通越廣，則她們的念經吃素便愈虔誠，這種「一分本錢一分利」的功利心理，莫比「積德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的話，坦白流露得再為淋漓盡致了。

心，這好心是不是可敬的呢？如果一旦不幸而「存心」並無「天知」，積了德也沒用處，豈不要灰了很多人的心。

我們的亞聖，初見梁惠王時，便同王談仁義，但不知怎的，他所謂的仁義，乃是恐怕將來國家弄成「不奪不蹙」的局面，所以及早揀了「仁義」的路，這是否就是欲行仁義的正理呢，又據說亞聖之所以降為「亞聖」，祇因為他說過一句「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的髒話，所以沒有成為「至聖」的資格。古之學者，對於男女之防，劃得如此嚴明，真是可畏可羨，然而也很奇怪，我們的人類，竟然會延續到今日，要是照那種道學氣氛看上去，他們不是不該與女人「同房」的麼？

然而他們甚至還在「同床」呢，孟先生無意說了一句「髒話」，實在是頗為吃虧的。

言歸正傳，我認為存心積德的人（積字頗有語病），不應該期於報酬方面，這不是商業，談不到價值問題的，如不作惡的人，只是因為畏罪，則只要自己是個獨身者，沒有妻女可報，豈不到處可以軋餅頭了嗎？這似乎又牽涉到法律問題了。還是不說。

忠厚老實

李萬新

近來常對人慨嘆人心之薄削，不料許多朋友因此譏我為衰老，反對別人說「提倡忠厚」，或亦五四時代以來的前進思想之一，但誠如陶亢德君所云，所謂 Business is business 者，公事公辦固好，但推而至於朋友吃飯各會館賬，則與「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又有何別，漢書藝文志說法家：「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傷恩薄厚」，未始不可移作此輩評語，但是，誠如胡適之先生的名言：「青年總是激進的」，所以看來，也是一件難以挽回的事了。

例如以前二次武漢被炸的情形來說，受害者家破人亡，骨肉離散，其慘狀恐非世上善於搬弄文字的大師們所可形容，然而在實際的救濟方面，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語，實令下走有點懷疑，說來雖不免有些不恭，但從埋運和尋覓被害屍體的善士對屍體所帶金戒及財物，搜索的嚴密和熱心，和等因奉此的善士對傷亡災民撫卹和裝驗手續之鄭重，畢直到因「賬款數目與報載甚有出入」而組清算會的善士們之熱心壯舉，當知不佞並非「查無實據」，即令是「查無實據」，不幸而言中，也是「事出有因」的。

我國原是文字之國，搜索財物，許稱為「額外增產」，四屍一柩，也可說是「節約消費」，調查，設計，報告，複查，核准，此皆「公事」，當然應該「慎重辦理」，其結果報銷合適，弔者大悅，亦想當然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與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同為古訓，因時而採擇，智者固益，愚者呢？或人說：「唉！如今的人，那找一個不聰明的」？

我非儒教徒，平常總以為「至勇不懼」一語誤盡了天下蒼生，為少正卯一事，釋為孔子的英雄主義，也挨過許多前輩的唾罵，但此種觀念老是改不過來，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說來亦是慚愧，如此諸君也許會以為我怯懦，不過耶穌所說：「別人打你的左臉，應該馬上把右臉送上去，」其意或即近此，是否怯懦或忠厚老實則不知道，事變前鄒韜奮杜重遠一般人會如此指責甘地，然則何損於甘地之偉大？今日附帶提提，料無關盛世也。

朋友中有服膺「至勇不懼」者，嘗說「飛機常來，可以炸得熱鬧，雖在災區，仍能談笑自若」云，其言固勇，老實說恐怕還是近於殘忍與矯情，成則不外是武安君和謝安一流人物，敗則是張獻忠之輩了。

說到這裏，很想在古人的著述中找點根據，但深恐實話未必多於慌話，還是抄點家訓之類吧，因為父子之情，話當然說得比較可靠點，楊繼盛遺囑：

「……與人相處之道，……寧讓人，勿使人讓，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吃人虧，勿使人吃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

楊椒山生前精忠赤膽，不畏權勢，却寫下如此家訓，洵為後世勇士所未能臆料，照此看來，雖是「婦人之仁，」也未始不可一談，但也談不上提倡，蓋這年頭，總是「各行其是」的時候多也。

樂善好施

斯 郁

這年頭兒，爲了連年戰爭與物價高漲等種種因素，國人「夜無耗鼠之糧，日無充飢之飲」者頗不乏人。因此「某某貸金」與「某某賑款」之類，如雨後春筍。一翻開報，總不乏捐款「誌謝」與「台銜」的啓事。

好在上海人有的是錢，而「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善士也頗不乏人，因此華北賑款的總數已超乎千萬元之上，其他如某某貸金等都得了滿意的收穫。

可是如果以上海之大，市民之衆而言，那麼「樂善好施」的人似乎並不算多。據說有人統計過，說昆明個人有一億以上財產者，計達一百四十餘人，那麼素以豪富著稱的上海，個人財產有一億以上者，當然不止千百。可是我們從沒有聽見，說一個人肯施捨達「百萬金」者。這好比你有一百元錢，有人請你施捨一二元，那當然算不了一回事，但爲什麼身價一億的是這樣的多，而肯

施捨百萬元者又是絕無僅有呢？

無怪許多年高德重的人，嘆息着什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在他們的眼中簡直好似世界上並無真「樂善好施」的人，而現在一般被稱爲大善士的人，「大善士」這三個字似乎也有重行考慮的必要。

大部份所謂「善士」，其捐款的動機完全算是應酬，或者說是一種手段。當一個朋友拿出捐款簿請你「幫幫忙」的時候，你總不好意思完全不幫忙，所以許多捐款的人並不將所捐的款項過入「善舉賬」內，反將它當作「交際費」看待。在他們的心目中，捐幾筆錢與請朋友吃幾客大菜，是差不多的事。

也有一類人，他們所以肯捐偌大的款子，完全爲了表示他們的富有，或者爲了表示他們有「濟困扶危」的德行，籍以提高自己在親戚朋友間的聲譽，以及社會上的名望。一個聰明的「閒人」之類，大都以「

樂善好施」爲進見禮，先在慈善界中混上一年半載，一切有關慈善事業，無不踴躍參加，於是在廣大的社會人士中先獲得一個良好的形象，以後辦起事業來，無不順利。

還有一類爲善的動機是爲了「積點陰德」，我國有一句老話所謂「富者不仁」，一個豪富的人，他豪富的由來多少有些「問題」。豪富者自己也感到這一點，而我國人又一向注重因果關係，他恐怕「來而不明」或者「來而不義」的錢，不會使他的子孫「不得好報」。所以一個吝嗇的守財奴雖然有些「捨不得」，而還是忍痛「爲善」的理由，即在於此。

總之，上面這三種人似乎都

剖視與現實

詩是到處多產的結晶，自然詩家不計其數了，真值得欽佩一羣青年詩人，每天全會有夢作着，自然也許是「少爺派」的詩人，他們有錢，有甜蜜的蜜生活，甚至於自己掏錢出集子，起名爲××叢書——自然是從

談不上「樂善好施」，並且都與莊子「爲善无近名」這一句話背道而馳。可是話又得說回來，因爲他們總比「一毛不拔」的人好得多。托爾斯泰說：「現代的人左手進一二千，而右手肯施捨一二元的，總算是樂善好施的了。」換句話說，現代的人只要有一點點爲善之心，已值得敬仰的了。

事實上，真真「樂善好施」的人也許並不絕對沒有，我常常聽見人家說：「唉！我真想做做好事，可是我却没有錢。唉！……」

一個真真「樂善好施」的人，往往是不名一文的人；而有錢的人，又偏偏沒有「樂善好施」的真意。世界上的事情，原本就是這樣矛盾的？

葉 凡

詩的方面來命名。

出集子的目的，自然第一能出風頭，第二能博「詩人」雅銜，可是真不知詩人安着什麼心，還要往戲園中走走，美其名曰「尋求詩材」何如？真叫讀詩

人應該一哭，掏錢出草紙詩集，不如拿着出集子的錢，走到成衣局，定製一襲類似三輪車夫穿的衣服，上寫「青年詩人」不比出詩集有效得多麼？

詩人說：「詩的功用就在這裏；」她給了我們耳朵，她替我們把世界裝滿了聲音……輪進一個節奏的本能，嗚呼高明的詩論，那兒有我們那樣的詩人。

刊物向來是不公開的，尤其是幾個較大的雜誌，編者是自己人，寫稿者也是自己人，凡外人的稿子，完全降低一級，放在拍賣欄中，來宰割作者的心。

出集刊更是件騙人的事，教授們把課堂材料寫成論文來發表，主編人更聰明了，拿着舊信詞給讀者看，不是欺騙嗎？

口口聲聲喊：「我們不敢說對文學有什麼貢獻，如果有貢獻，只在這作品的本身。」

借着副刊出文藝篇幅，作品是自己的，編者也是自己的，讀者依然是自己的——學生，這叫振興文壇。

聰明的作家們，一稿數投，也許歲月不好，吃豆餅混合麵的肚子，作品產量較前衰落了，一個長篇分節發表了十次，最後又印成單行本，最後又得

了文學賞。

把自己作品搜成一集，下次出集子又再版，多麼上算，這完全是手腕高明，不然將作品若送至吸收青年人的靈魂處，恐怕連半次也不肯再版，出版社商化，利用幾個愛出風頭小夥經營不出的月刊，最值得好笑的，就是一位女作家出本小

潮流

口口

南容

在文藝界裏，有一種流行病，這病症，起在從前提倡文藝大眾化，以至一般作家，便擁向大眾，以為寫大眾的人，事物，便算是大眾化了。於是小說的開端，不是在農村，便是在工場，不是街頭巷尾，便是在亭子間裏，攔樓上，人名是「阿二，王三，小七，六叔公，八嫂嫂」之類。

看下去，生硬，無感情，譬如：「一個大伏天的午後二點鐘，太陽晒在人身上好象一盆炭火似的，小七正在車場上挖泥，用手不住的揩着臉上流下來的汗，張七太爺從一條橫路上走來……」其實寫這段文字的作者，對什麼小七，挖

說，索要五百元印刷費，自然是往作者索要了。

利不外溢，這是我們的民族性。

出集子全是自己朋友作品，報酬自然全歸本社同人們，公開徵稿，最後鬧個不公開，這是文場現像記。

泥，揩汗，張七太爺走來……一點也沒有什麼興趣，只是在用文字寫這麼一回事，你不能說他沒有但只是「字」而已。藝術究竟是要「情感」的，你寫的非使你動魂攝魄，寤寐難忘者不可。如魯迅阿Q正傳的楔子中說：「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上一兩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而終於歸結到傳阿Q，彷彿思想裏有鬼似的。」魯迅是寫實的作家，彷彿吶喊二集小說裏，寫自己事少，別人事多，而仍有他的精神，主張，他的特有的風貌凸出在他的作品中，無非是他把留在他生活和心裏最深的最使他感動的人，事

物的印象，千錘百鍊，久而久之，與他的靈魂和肉體打成一片後，然後寫出來故事中人物的痛苦歡笑，就是他自身的痛苦歡笑，所以客觀的，同時也是主觀的，打成一片。

但是一般不嚴肅的作家，便「拾着火星當柴把」，有一點點事，寫成一長篇，甚至於無中生有的造小說。此種情形表現得最顯著者，便是張天翼，張天翼寫歐化風貌的童話還有趣，他寫的很多的大眾化小說，竟是木頭架子，無血無肉，無感情，無靈魂。

所以必須從內容走向技巧者，便是這個緣故。我嘗和胡風談矛盾的小說：矛盾也只是從技巧向內容的，所以三部曲「虹」，也只可當消閒故事看，像流行電影一樣，看過算數；子夜，春蠶，也只是宣傳性和技術的產生的東西，對於讀者，感情與靈魂的震撼，是很少的。

我和友人麥唐談：「譬如現在有所謂潮流滑稽，我們也如提出潮流文學，潮流文學就是在當代流行的東西。悲多芬的樂曲，在目前的彈吹所在，自然敵不過潮流歌曲，金谷飯店的名曲音樂茶座，奏古典音樂沒有生意，現在換了奏唱潮流

歌曲賣座便好些。市民層不盡能是欣賞大藝術真藝術者，只要消消閒尋尋開心，熱鬧一陣。對於文藝作品也是如此，絕壞的和絕好的一樣難使市民接受，那些中間地位的潮流文學，便容易銷開。但以歷史來說，莎士比亞，每個作品，在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要上演，潮流作品却一代一代的變易，不能取得不朽的地位的。」

講到現在市面上的雜誌刊物，大都是潮流東西。或者敘叙曲折的悲歡離合，或者也寫些和自己漠不相關的無情感的故事。因為作品藝術的出現，他必定是代表一種思想，一個時代，而且一定是戰鬥性的，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一般市面上作者只是寫些這種不冷不熱的「溫香水」作品，讀者又只是看看這樣嘖嘖調子，一切是無所謂的，我們還能在這裏求真作家，還能從讀者中間培養得出有腳地的文學者來麼？

藝術是人生在一時代中的一場戰鬥的結果。隨便寫寫的，也只隨便看看的，談不到藝術，但這些隨便的東西，不論在古今中外，總是「流行貨」。要免除這種病症，先應知：

「文藝是為人生」，這樣，便不是「玩的」事了，「作家」的觀念也沒有了。

「戰鬥地生活下去，再說。」

「這辦法，是正確的路。」

「我在寫，我是文人，我是作家，」有這樣意念的人，早已完結了。

文章想像和尺寸

張章

憑着想像的安插造成一篇像樣子的東西，至少在內容會有些實在的成分，一件奇遇或平常的事件，苟能喚起心的共鳴，縱使多加點色彩或想像的東西，更會渲染些美麗的暈，過濃的想像很容易將真實抹殺，經過於真實便覺得平淡了。故

礎是憑藉經驗的認識與文學的修養。

腦子是海棉，應當是常在飽和狀態，乾的海棉是榨不出水分，但有量數的榨取，既使大量吸收水汁，那出來的東西都是未溶化的本來的東西。看到一個僵臥的人懷抱着小孩子，身邊的竹竿和倒下的飯籬，這景色經過想像未嘗不可使孩子長大了些爬在大人身上哭，竿子可以變作遊唱的琴絃，飯籬改了另一個有力量的形象，凡

加到文章裏都是有力的東西！看到一件悲痛或喜劇，沒有一篇好的文字有力，眼前的一堆景色，都給眼睛看個乾淨，文章是好的字眼堆砌，一句話，一段文都和讀者內心共鳴，眼前反映的東西更增加了想像力，到底比真的成分有力。

朋友寫戀愛的故事，我嫌它描寫得太濃厚，事實的演變和尺度都不相付，沒有「當然」的距離，縱然有些成分是事實，但讓那過濃的色彩完全給毀滅了。

小說中，突然的驚慌和突然

的愛，都有它的節奏的拍子，想像沒有修養和經驗很能錯亂了正當的「尺寸」。心理是難捉摸的東西，它的變化如果隨便憑藉想像的東西來寫，便成一篇最可笑的荒唐文。

常常作了些輕快的故事，很長，當寫完最後的字，這一算自己滿意了，但連接讀起來，會有很多錯了尺寸的經驗，憑着想像將主角拉了東又拉了西，寫成他結尾的滅亡却讓沒有尺寸的事實戕害了他，這故事與事實離得太遠，那麼塗了改，改了又塗，直到尺寸量得到「真實」的允許，自己讀來也像樣子了。

寫文章瘋狂了許多酷好文藝青年的心，但那不是只看看書和寫些文章便容易做到的事，偉大的著作是怎樣由經驗煉成的呢？左拉的「娜娜」的完成

盡了他一生辛苦，世界名著經過多少年月讓人找不着它的殘缺，但我們憑着沒有尺寸的想像，寫出大塊小說這是大膽，尤其忽視將眼睛扎進社會內層

的責任，作者應讓身體痛苦，讓腦子緊張，讓眼睛尖銳，同時還有「怎樣寫」的基本條件，這樣，那麼「想像」的東西加入些「寫實」的成分便是成熟的作品，我們不必過份的苛求好的文章，獻給讀者的應當是眞的心血，無論取得的體材是怎樣的一類，它都是讀者熟悉的東西，尤其是雖未親見而想像到的事實。

「想像」在寫文章佔重要地位，沒有想像的小說，內容是乾燥，是一篇平敘的社會新聞，但一篇「想像」若失掉了合理的尺寸，到不如「社會新聞」的方式來得真實了。



請認明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拜耳名藥

阿司匹靈

ASPIRIN

風濕痛 步獨創
藥良效 熱寒

加當

GARDAN

婦女痛 痛即愈
本品服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惟一補腦強身
劑大標準

佛西利

CREVAL

的劑 著效 味甘
痰化 止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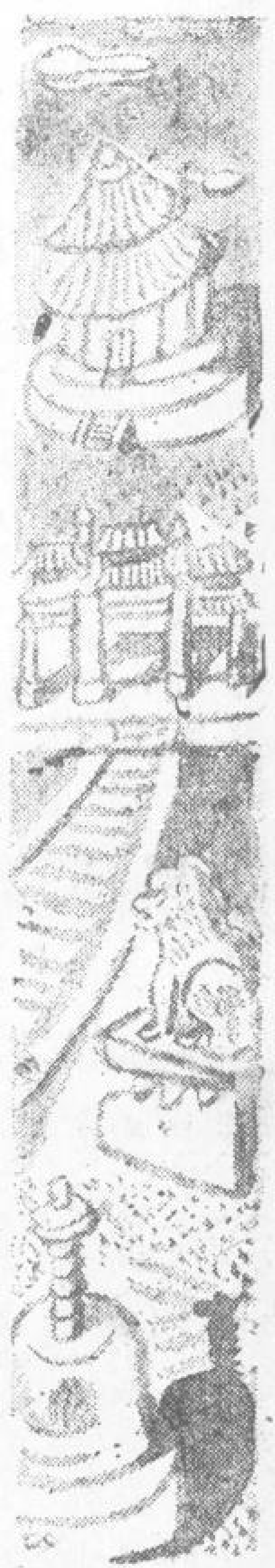
膏油疥滅

MITIGAL OINTMENT

疹病 濕癬 疥瘡
皮膚 等癬 治專

中國之革命

周毓英



一 日本的維新與中國的革命

由歷史的現象來觀察世界的政治，我覺得東亞的中日兩國正可作為世界兩大政治系統的比照。中國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政治的進步便以「革命」為原動力，所以歷代國家政治的變革，都是採取革命的方式。日本自始即是「萬世一系」的天皇中心主義，天皇視臣民為一體，政治的進步便以「維新」為原動力，所以日本社會雖變遷極速，行政方面即能永守常規，以維新的方式支持社會的進步。

維新與革命，這兩種促成政治進步的原動力，剛剛保持在東亞的兩個文明古國的中國和日本，而且至今不稍移易，這中間自有其地理的與歷史的原因在內。中國是以西北的高原民族驅逐土著民族，順着大陸的便利，以浩浩湯湯之勢向東南發展，客主相爭，從不洽合，其後或為外族征壓而被統治，或打退外族而恢復自主，政治上的每一次變動都不

得不採取革命的方式。日本却是海島國家，外力侵入極感困難，外來民族勢必與土著民族力求洽合，適應着自然的形勢而產生出維新的辦法來。等到文化更形發揚以後，國力堅強，外力更無從侵入，一切要想進入日本的文物制度以至於現實的力量，必須首先顧及土著民族的利益，即日本可以依着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容納或接受外力，不能強迫輸入進去。日本因有地理上的自主生存的優越地勢，政治上便容易造成維新進步的原動力，而且二千六百年來的基礎是極深極厚了。

現在的世界各國，除了日本是以維新的方式為國家進步的原動力外，其他各國就都以革命為國家進步的原動力。當然，維新與革命二者，也並非絕對的，即維新的國家，也有時採用革命的方法，而革命的國家，也有時要採用維新的方法，不過主要的在政治問題方面，日本決不需用革命的方式，其他的國家則事實上往往無法避免革命的損失。中國在人力物力似乎得天獨厚，可以不怕革

命的損失，而且有時事實上也无法避免革命的損失，時至今日，我們只希望這種革命的損失不變成無底洞就好了。同時世界各國的革命，都有循環不已，造成無底洞的現象，不過別的国家，百年間總曾有過生聚休息的機會，中國在滿清異族統治下垂二百八十年，文明停滯已久，人民國以後的歷年戰亂，國家元氣消耗殆盡，對於革命的損失，我們不能不希望越小越好！

二 中國革命的歷史檢討

中國歷代的政治變革，其外表的形式，可說從來都是革命的，即是在政治發生矛盾而要有何變遷的時候，總是有許多的政治的力量在互相鬥爭，互相殺伐，最後為一個最強的力所統一，造成統一的。但這種統一的力所統一，造成統一的，周朝的八百年江山，要算是最長的了，漢唐續及四五百年，秦祇二世而止，元主中華不過八十年，滿清二百八十年，這些朝代變遷，可說都是一種力

量的鬥爭殺伐，羣雄角逐，消滅了異己的勢力，纔造成獨夫或一家的統治。這種統治，不論怎樣的返來復去，變易不已，可是在政治的本質上，實在不能算有什麼進步，即如考試制度，監察制度，也不過為保護一家江山，對於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並沒有能夠完成重大的進步。

試看歷代的革命現象，其發生固多由於自然演變，例如君主昏暗，巨大災荒，人民不聊生，另一部份有政治野心的人則乘機而起，圖謀取而代之，於是羣雄四起，齊向舊統治者進攻，這個舊統治者如若一攻便倒，那末羣雄之間又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征討，纔會歸於統一，纔有新統治者出現。歷代的新統治者，其當初崛起的時候，要收拉人心，造成勢力，自然要有若干救國救民的心思和表現，但等到一旦上台，大權在手，便不免因生活的驕奢而退化起來，退化到和舊統治者一樣，或者還不如，那時的政治勢力又要發生革命了。所以中國政治上的革命是循環發生的，政治制度的矛盾始終沒有消除，人事雖有變革，制度方面却不過是還元，絕對沒有什麼進步。中國的封建政治是迷信的所謂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大家認為是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政治有何矛盾，人們絕不研究，更沒有人想到消滅這些矛盾。

等到西洋的政治經濟科學傳入東方，日本以之成立了明治維新的基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遠大的目光燭照世界，

於是提出澈底的最後的革命主張，即是中國經過此次革命的成功以後，不會再有循環革命的現象發生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針對中國現實政治的種種矛盾而提出的，民族主義在解決民族相互間的侵略壓迫，民權主義在解決獨夫專制剝削民衆，民生主義在解決國民經濟上的貧富懸殊，連極貧的民衆也能生存，經過此次革命以後，國家便可以一勞永逸，政治上沒有大矛盾，便用不着再採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了。

三民主義是中國的歷史所產生的，但政治上的矛盾問題，世界各國趨勢相同，三民主義如能解除中國政治的矛盾，則對於其他各國的解決政治矛盾，亦必有扶助和促進的作用。尤其關於民生主義這一點，雖世界進步的國家也沒有解決，政治的矛盾本以經濟的矛盾爲其根本原因，過去世界各國的革命祇解決了一時的表面的矛盾，根本的經濟的矛盾却無法解決，三民主義的革命則連經濟的矛盾亦要圖謀解決，政治的根本矛盾被解決了，以後的政治自然不會再發生矛盾，再發生革命了。

中國過去歷史上的種種革命，祇是野心家的爭奪天下的革命，惟有到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纔是完成國民自求解放的革命。民族主義打倒了異族的專制政治，民權主義打倒了一姓一家的專制政治，民生主義則打倒了富者剝削平民和政府不負民衆生活責任的政治。三民主義的革命，爲中國歷史上所沒有，即世界其他各國亦有不能企及之

勢；雖然現在從實力上比，中國尚不及若干國家的富強，但五十年一百年之後，現在那些富強的國家，中國恐怕可以趕上或超過吧。

三 革命之破壞與建設

許多人談到中國革命的遭遇折磨，都認爲是由於革命黨人祇能從事革命的破壞工作，破壞成功之後，不肯繼續努力於革命的建設，於是三民主義的澈底完成，便一天一天的遲延下來了。關於這一個觀點，中山先生在「知難行易」中講的很詳細，後來的各位負責領袖更常常引證或加以詳盡的解釋。不過仔細研究，革命黨人的所以專重破壞而忽略了澈底的建設，這中間一定有一個根本的原因，那便是一部份黨人的投機心理作祟，因爲他們於革命的破壞成功之後，個人已有相當出路，便不肯繼續投身於革命的建設的工作了。

同時真正能夠做革命的破壞工作的人，繼續做革命的建設工作也是絕對不成問題的。譬如一班建築工人，他們拆掉了一所舊屋，自然會造起一所新屋來。但若拆屋者並非建築工人，而是若干小偷流氓，這時候舊屋拆下來，新屋當然造不起來了。革命陣營之中一旦有了投機份子，便只知道整日標榜自己的功勳，不惜用種種手段爲自己爭取報酬了。再觀於北伐之後，政府未嘗不重視建設，可是建設的成效，絕不及預計的程度，甚至不及十分之一。試看每次政府或黨的會議，關於建設問題的提案真不知

有多少，全體贊成通過的也着實不少，可是真正能夠實現的有幾分之幾呢？經過許多年月，非但大家沒有去做，連提案的人自己也忘記了。

我們知道當初的若干革命黨人重破壞不重建設，是由於投機作祟，就是後來的祇有建設的提案，沒有建設的實際，實在也是由於投機作祟。終年忙於酒肉財色的投機份子，平時不作半點實在的研究，遇到開會却要應時點綴，做了什麼委員沒有提案恐怕失面子，有利可圖的案子讓別人去提更是可惜，臨時亂七八糟找人代爲草擬幾條，就算是提案或方案，會議時却要給予面子而通過。表面上說是通過了如何如何的建設案，實則一件都做不通，建設二字早已很時髦了，可是實在的建設總是很少啊！

建設不是講空話的，必須實實在在的做纔好。建設的提案必須具體能夠實行，提案的人自己更要負責任的責任，不能自己出了題目叫別人來做文章，或是自己叫建設的口號，却要別人來做建設的行動。中國需要革命的建設，但更需要真正的建設！

四 革命問題的連鎖性

中國社會的改革，真好像繩索一樣，牽連着無數的問題，實在解不開。譬如打牌是不好，用不着多說，可是一般的家庭方面，都是以打牌的水子錢（即頭錢）來調濟傭人，誰要反對打牌，第一他自己家中的傭人便要提出抗議，甚至辭工不做了；第二你反對打牌，你到朋

友家去，傭人的招待也許會不客氣了。再如烟酒嫖賭也都是不好的，一個人如染上這種不良嗜好，這個人的一身便完了，照例政府對此等事情應該禁絕，但中國靠此營生的都不知多少，尤其以目前前的上海而論，恐怕比工廠中的工人還多，如果要禁絕的話，說不定會出亂子的。

上述等等，是一般社會的小事。再說政府的大事，當前政府內部的兩件大事，第一是建立廉潔吏治，第二是提高行政效率，這兩件大事可算是強化國民政府的根本大事，但如真要去辦，則將從何說起呢？建立廉潔吏治，第一要件便是提高公務員的薪俸，加起三倍五倍還不知是否可以夠開支，可是國家的財政已經不能支持了。政府要加稅，國民又不勝負担了。提高行政效率，第一要件便是用人適當，力不勝任或不能專職的公務員都要裁汰，豈非逼得假此混飯吃的少數公務員們馬上造反？以中國失業問題的嚴重，得一噉飯地比登天還難，開革一極低的員役也會發生極大的危險，這提高行政效率的話能隨便去做嗎？

又中國公務員的報酬，沒有整個統一的標準，種種地域與事業之間不免有輕重，如欲提高行政效率，勢必求公平報酬，這又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中國一切的黑暗與罪惡，實在都是有歷史的連鎖性的，牽一髮往往可以動全身，把某一件事單獨來觀察，覺得很簡單，可是真正做起來，便會荆棘叢生，到處都是障礙，熱心的人反而碰了一鼻

子的灰。當然決不能因困難而就懈怠，把應該解決的問題擱置不管，却專門取巧地做表面上的事情。我們只要注意着黑暗與罪惡的連索性，不可枝枝節節的注意着某一樁事情，必須全盤的或尋根究底的給一個澈底的解決。譬如講廉潔，便要先顧到公務員的生活，講裁員又要顧到被裁以後他們做什麼，否則你講廉潔，人家無可奈何還是冒險貪污，你這里裁員那一邊却又添人進來了，永遠沒有辦法。不過我們這里可以提一個總的原則，那便是發展生產解決嚴重的失業現象，一方面把社會上失業的人盡量吸到生產中去，一方面在公務員中挑選有生產技能的盡量使之轉移到生產方面去，人們只要有飯吃，也不定要坐冷板凳，寫等因奉此，拿到的薪俸夠開支，也不定要冒貪污的危險。所以我們不要以為社會的黑暗與罪惡的連索性就覺得毫無辦法，如能絕對保護私人生產，發展私人生產，同時更推進大規模的國家生產，平均每月減少三萬左右的失業人口，則三年之後，國家的進步便很可觀，這個注重生產的辦法，在當前實是抵制罪惡的連鎖性的根本工具啊！

五 消滅共禍問題

事變之前，中國社會的性質祇有大貧小貧之分，絕對沒有所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可是在事變七年以後的今天，更等到戰爭結束以後的中國，社會的性質已經有了相當的變化，社會上已僅僅不是大貧小貧之分，而是有着極大

多數的極貧份子，和極其少數的富有份子了。本來像中國那樣社會的組織關係比較脆弱的國家，任何不穩份子的活動都容易引起騷亂，若像共產黨那樣有政治思想作幌子，當然更容易發展勢力，造成猖獗跋扈的狀態。中國有許多政治理論家，曾以中國社會的性質並無明顯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尖銳對立的矛盾，主張共產黨不應該活動，可是理論上不應該活動，實際上却已經活動了好多年，而且經過此次事變的長期醞釀，共產黨好像獲得了優良培植的溫床，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突飛猛進，其猖獗的活動，實已達到從來未有程度。一般人對於共產黨的活動不免抱悲觀，認為是自然的趨勢，我個人却認為共產黨在中國之所以發生禍亂，與其說是經濟的原因，還不如說是政治的原因來得恰當。

照過去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態，共產黨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但竟發生了。又如英美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照例共產黨應該很猖獗了，但英美的共產黨竟從來不曾有過抬頭的機會，若說中國社會的性質有了變化，將有利於共產黨的活動，則英美的共產黨早已應該勢力很盛了。事變後中國社會的性質有了變化，人心浮動之中容易發生騷亂，確是事實，但這不單有利於共產黨的活動，就是其他各種不穩份子，凡不滿現狀而懷有某種野心的人，都可以趁此活動，混水摸魚。蓋不穩份子「惟恐天下不亂」，天下亂了他們當然要乘隙而起，不過共產黨有多年活動的根據，而且在此次

事變之中，乘機偷偷摸摸，「擴軍」「擴黨」「擴財」，又有了所謂「邊區」的根據地，新四軍八路軍之流又到處漂蕩打遊擊，好像聲勢十分浩大，實則基礎還是很脆弱的，只要一且整個的政治上了軌道，這種遊絲似的搗亂的勢力便會自然而然的肅清。我們知道，漂蕩式的新四軍八路軍，事實上等於一種流寇，現在不過借着「抗日」的名義在活動，一旦失掉了「抗日」的藉口，這些軍隊便會樹倒猢猻散。而「邊區」的狹隘之地，對全國毫無決定作用，政府要取消「邊區」實很便當。「邊區」既不足

憂，新四軍八路軍亦不足懼，為什麼大家提到「共禍」二字就凜凜危懼，談虎色變呢？同時共產黨的為禍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中國歷史上沒有變亂的年代可說極少，小亂三省五省，大亂則全國塗炭，中國人認爲天命，其實都是政治黑暗的緣故。那時候並無所謂共產黨，而黃巢李闖洪秀全等也並沒有共產黨去推動，但竟一亂而不可收拾，實在是政治黑暗的緣故。民國以來，政治黑暗，貪污橫行，人民無法生存，大家都想作亂，一部份地方更遇到共產黨的火上加油，其變亂的破壞程度自然更加可怕了。

共禍的猖狂，並不是共產黨本身有何等魔力，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政治的黑暗，致使一部份不滿現實而急進的青年，接受共產黨的麻醉，成爲共產黨的有力工具。試看共產黨的實力，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可謂一切都毫無基礎，但在青年方面，却有令人不能置信的

煽動力與吸引力，五卅前後的學校青年。中日事變以後的職業青年，有不少的數目都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愚昧的統治者祇知強化「特工」，濫施監禁殺戮，可是愈殺戮而愈引起憤恨，左傾的青年反而愈殺愈多了。

共產黨的活動，確將成爲中國革命的嚴重問題，但問題的中心不在共產黨的理論和組織，而在一部份的青年受着共產黨的麻醉，供共產黨驅使。一部份青年的誤入歧途，却實在是革命政府的責任。平心而論，誤入歧途的共產青年，他們的心是純潔的，而且是勇於犧牲的，他們沒有想升官，也沒有想發財，但是他們缺少政治的教養，沒有切實的把握到國家建設的途徑，於是在一時的感情衝動之下，甘心受共產黨的利用而從事官目的破壞工作。所以在中國談消滅共禍，殺戮與監禁實在是愚昧的消極辦法，教育和感化纔是進步的積極辦法。加強國民黨的活動以充實青年的政治教養，這是對青年的最急要的教育。成年人的整肅生活和熱情的愛護青年，以自身作則去指導青年領導青年，這便是對青年的最好感化。時至今日，以威迫利誘的手段去做青年勞動，已成強弩之末，被收買而來的青年亦可被收買而去，廣大純潔的青年反將望然而去之。至於以道德學問感受而來的青年，他們本身都有其實在的力量，不爲威脅，不受利誘，既非收買而來，人家也無法施展收買手段，這樣的青年將是國家的柱石，也是消滅共禍的至寶！

六 教育與生產

整個的中國，浸沉於「貧」與「愚」的苦海之中，所謂革命，即使有觀世音菩薩的廣大神通，其所措施，也不免有陷於白費氣力的危險。即如「愚」的一字，不僅下層階級的民衆如此，很多上層的領導份子，其近視的程度，亦非常可憐。許多上層份子的貪得無厭，他們不是爲了飢寒，也不是爲了子女的教育費用沒有着落，祇是一種莫明其妙的拜金與愛財心理，這便普遍的造成了吏治的貪污，工商的奸詐。吏治既然貪污，工商既然奸詐，等而下之的無知小民，他們自然更只有從事於竊盜搶劫以至於綁票拐騙，藉以維持生命了。政治貪污的盛行，賄賂的公行，說起來又不單是上層的责任或下層的责任，上層的人說下層的人下賤，他們不肯守法，寧可行賄，下層的人則又怨上層的人貪狠，不惜枉法索賄。實則政治上賄賂的形成，上下同要負責，而國家機構的存有缺陷，以及構成份子的不健全，乃是根本原因。以縣爲中心的地方政治，常聞縣長若不貪污，不接受地方豪紳的的貢納，必至不洽輿情，反而被控貪污瀆職，席尚未暖，即須他去。反之若能貪贓枉法，本地豪紳得以分潤，上司亦得以孝敬，却可以長久做下去，等到腦肥腸滿，囊橐累累，卸任時不愁沒有萬民傘德政碑，連報紙上也有頌揚德政的。社會上所以有這種顛倒黑白的現象，當然是上下普遍地汨沒了是非之心，上下普遍地

汨沒了是非之心，自將造成整個的國民愚昧狀態，政治界如此，工商界更不能不如此，下層民衆自更只有循此規跡以求生存，革命於此自必招惹極大的失望與不滿，有志之士披髮入山，血氣方剛的青年當然爲環境誘迫而落入共產黨的圈子了。

整個的社會所以弄到汨沒是非，小部份可說是由於無知，大部份却是因環境所迫，爲了求生存，不得不如此。所謂「好死不如惡活」，一個人能夠有多生有一天的機會，那末不論犯罪亦好，黑暗亦好，總是要生存下去的。生存需要物資，物資則需要生產，一個國家能夠生產發達，物資便能充裕，國民便可以多有生存的機會。人們在有生存的機會，總願意向光明的方面走，實在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那末黑暗的道路也祇好走了。以中國社會的失業狀態而論，有職業的人實在是極少數，多數人還在徘徊街頭，找不到職業。有許多人勉強在做着一點事情，實際上仍在半失業狀態之中，一有機會，便想改業。不過改業也好，或者死心塌地守住一個職業也好，工作所得，永久不夠開支却是事實。如果一個人要想活得舒服一點，便必須動腦筋找「外快」，以不正當的收入來填補生活的不足了，結果便又是回復到吏治貪污，工商奸詐的路上去，國民的投機取巧心理自然普遍地熱盛起來了。所以關於中國的革命問題，由國家政府的機構說來，有內政外交軍事文化以

題可說都解決了，對內的公開反革命的政權早已沒有了，對外的外國侵略與壓迫也沒有了，現在所存下來的就只是教育與生產的兩個問題。教育要求普遍的國民都有是非之心，生產則要求每一個國民都能夠從事生產，都能夠有找到職業的機會。當國家社會在轉變期中，國民的心理亦應當有適當的轉變，這種國民心理轉變的工作，不能待諸學校，而應該求於社會教育，求於革命政黨的活動和宣傳，求於文化和道德的發展。圖書館，博物館，講學會，體育館，公園等等的社會教育的設施，中國至今還是很欠缺的，但烟館酒館賭台妓院之類則到處都是，這樣，國民自然只有墮落，不會進步。此外報紙雜誌也是最有力的社會教育的工具，但中國的報紙，少數重在商業廣告，多數重在捧歌女舞女妓女和戲子，那些談趣味談諷刺的還算是高尚刊物了。沒有社會教育，國民不會進步，國民的是非之心自然也不會發揚。又宗教本來也可以作爲社會教育的工具，但中國宗教不發達，佛教雖有長久歷史，消極頹廢的氣味極濃，不加改進，決不能成爲社會教育的工具。社會沒有教育，單靠政府的活動統制，結果常是一密百疏，十分之九不能如革命的期望啊！

革命以解決民生問題爲目的，要想民生沒有問題，自然要有充分的生產纔能供給。中國土地廣，天賦厚，物產豐富，照道理不應叫窮了。可是從來政府不注意生產，不肖官吏却只知剝削民衆，因之生產技術極端幼稚，而生產機構却留存着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關於社會生產機構的不合理現象，說起來真是千瘡百結，說幾天都說不完，但總括一句，則可說是浪費與消耗太多，資本沒有真

正投置於生產，利益也沒有真正的爲生產者所得。第一就金融組織而論，銀行是公共的帳房，一個國家之內雖不說只有一個銀行，但中國的銀行錢莊銀號等類，上海一個地方就有一千家，總計全國當在十萬家以上，金融機關的開支不能不優裕，十萬家銀行錢莊的開支，平均五萬元一家，總數便是五十萬萬元，這是一筆中國社會生產中的最大的浪費，這筆鉅大的浪費平時無人注意，可是中國整個的生產命脈却送在這上面了。銀行錢莊不能直接生產一粒米，一根草，但五十萬萬元的開支却一文都不能短少，而銀行錢莊的老板們還要賺很大的錢，生產落後的中國，請問如何背得起？第二就經濟原理來說，凡是生產事業的經營，大經營勝過小經營，這是世界公認的鐵則，可是中國的種種生產機構，支離破碎，不可言狀，東一家，西一家，賺錢則蜂擁而起，簡直近於投機性質，絕少較遠計劃，生產沒有計劃，經營必多失敗，如何進步的話當然談不到了。第三就實際的產業界而言，包工制度普遍存在，廠主以工頭易於管理，工頭則志在賺錢，工人但求混吃，於是工作效率，產品性質，守成已不容易，更不必說有何改進。而一般低級勞動工人的生活，也有一天不如一天，他們是生產的主要份子，他們的生活不進步，整個的生產斷斷說不上進步的話。又農產品輸入市場，產地價格與市場價格相差常在五成以上，事變後更有相差到五倍十倍以上者，這對於農業生產及農民生活固有損失，而都市民衆負擔的加重更屬危險，徒使中間商人操縱圖利，於社會生產實在有害無益。

綜上所述，教育與生產皆成問題，中國之革命，正有待於我們的長期努力！



中國經濟問題

蕭炳星

文

友

「經濟是人類中最重要之問題，經營得法，小之可以肥身，大之可以富國，試觀我國古之大經濟學家范蠡氏，一生除用之于政治方面，出任越國，輔佐勾踐，平滅吳國，完成霸王之業，稱為賢佐之才，迨退隱以後，「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私人方面，經營貨殖交易，亦頗為得手，史記貨殖列傳稱范氏：「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遂至巨萬。」鹽鐵論貧富曰：「陶朱公以貨殖尊于當世。」焦氏易林兌之第五十八恆稱：「范公陶夷，巧賈貨資，東之營齊，易字子皮，抱珠載金多得利歸。」新書連語則云：「梁嘗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由此可知范氏善于經營經濟，施之于越，卒使國富，用之于私而至巨富。再觀現代強國家對經濟機構，向極注重組織與計劃兩端，試舉第一次大戰後之德蘇兩國而言，更可知矣。

先依照楊格之經濟計劃，積極推進，國力日漸增強，迨一九三三年國社黨掌握政權後，即以杜德計劃案，為救國的施策之一，全面付諸實施，且以天才的技師杜德任土木部長，即積極從事實施各項建設計劃，如興修公路，建設業務，增產煤斤，鋼鐵，整備水運，于此除促進第一線生產技術者之活動外，同時即將德國的生產體系，成爲一個正規的經營組織。一九三五年時，又實行戈林的四年計劃，即全面實行改革機構。後因德國人民堅苦耐勞，儲備國力，二十年來之埋頭建設……經濟建設和軍備建設，不顧艱難，萬眾一心，官民一意，居然不久戰勝橫逆之國運，一躍而臻于富強之邦，恢復第一次大戰前之雄威。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向波蘭宣戰以後，相繼克服波，挪，丹，荷，比，法，羅，保，希，及蘇俄之西南部。德國民族復興之迅速與國力之強大，當然是歸功于經濟建設之得法矣。

蘇俄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途退出協約陣線，國內又正起革命政潮，民生之凋疲，國力之微弱，不難想見，蘇維埃聯邦政府成立以後，共黨專政，設施新經濟政策，其中最重要之「計劃經濟」爲「五年計劃」。第一次五年計劃完

成以後，國內工業生產額增加二倍以上，較諸歐戰前增加三倍餘。第二次五年計劃所注重者爲國防重工業。工業電氣化，農業機械化和集團化，以期農工并重，自足自給。第三次五年計劃偏重于工業之內遷與輕工業之普及。蘇俄因施行三次之五年計劃，致有今日支持戰爭之龐大力量也。

根據上述德蘇兩國情形觀之，則知兩國致強之道，乃歸功于經濟建設方面者居多，而經濟建設之成功，全賴經濟機構之有組織與計畫而已。反觀我國國力致弱之原因，多歸咎于經濟機構，一向無組織，無計劃，自由放任之農村經濟和近代工商業資本主義錯交織下之國民經濟，我國國民經濟素與政治分離，取「各自爲政」之消極政策，此所謂「政治委于官，經濟屬于民」。因此，國民經濟就不在國家政治統制之下，國民的經濟生產在自由放任的，合法的環境之下活動，展拓着。此種經濟活動乃是謀少數人的營利爲目的者，以致演成下列各種弊害：（一）無計劃的生產，浪費物資和資本；而必需品，反趨遲滯，以致商品供求不均，物價相懸日殊。（二）展開無統制的販賣競爭，致動亂物價，毀盡金融，並促成產業之崩壞。（三）產業的獨營，破壞多數小資本企業的發展，阻礙國民經濟健全的育成，徒造嘉提爾和托拉斯組織的操縱國家經濟。（貧富相距日遠，勞資糾紛，階級鬥爭漸趨尖銳化。凡此種種皆使國家趨于貧弱，在此正常狀態下之政治和社會環境中，常發生生產和分配之不均交換與消費之不勻，貧富懸殊，國力浪費，國民經濟呈不健全之病態。若一旦戰事爆發，政治變亂，社會不寧，則以上諸弊害更加暴露無遺。國民經濟之崩潰，促成軍事之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之失敗，即爲一最明顯之股鑒矣。

今我國政府有鑒于斯，故自本年一月九日對英美宣戰後，即行防止戰時經濟消極之弊害，使政治與經濟取一致之步驟，保障全民福利及國家物質，並助長國民經濟之健全，則有「統制經濟」之產生。所謂「統制經濟」，就是以政治上之制裁力，加以法律上之明文，督察國民經濟之活動。消極方面，限制私人自由放任之經濟活動與抑止金融及產業上之「過飽」和「營利主義」；積極方面，保障和獎勵與國策民生有關的各產業部門之展拓，進而由政府獨資或政商合辦。所以「統制經濟」在政府督策之下，有計劃地實施；（一）取締不正當之經營，如投機，黑市交易，囤積，換縱物價等情；（二）增進與國策及民生有關各產業部門的生產；（三）均衡供求和分配之設施；（四）調整物價及物資交換和消費。此種以國家爲前提，以民生爲標的「統制經濟」之實施，在戰爭時之中國，更是必然之經濟政策。故國民政府最高國防會議于本年二月十三日頒佈「戰時經濟政策綱領」，現正施行中者有：（一）戰時物資移動取締條例之規定；（二）全國商業統制總會之設立；（三）澈查投機囤積之組織，

(四)工商同業公會條例之頒佈與工商同業公會之調整，(五)軍需物資暫行辦法之規定，(六)軍票之停止發行等。惟為適合中國國情，與應付戰爭之長期化，我國除取消消極的戰時經濟政策外，更需積極取法德蘇兩國之計劃經濟，方為致富之道，因查我國現在之經濟機構，可謂規模已具。試觀我國經濟設施之內容，大致可分兩部門，其一是確定經濟政策，其二是執行經濟政策。確定經濟政策，是國家最高經濟機關之責任。執行經濟政策，是全國各地各有關經濟機關之責任，亦可以說全體人民共有的責任。我國確定經濟政策者是全體經濟委員會，在本年二月十二日第一次全體會議中，已經確定戰時經濟政策綱領。對於經濟如何圓滿，已經有了指標。至于執行經濟政策，在各省市設有經濟局以及其他專業機關。故當今最重要之舉，即在如何積極計劃經濟建設，以期增加農業之生產，觀當局諸公對於此種問題，早已注意及此，自大東亞戰爭發生後，主席即首先倡導墾植荒地，各省市當局相率舉辦荒地調查，墾民登記

，派農業專家調查荒地形勢，土壤性質，氣候，水利，交通，治安，運輸，勞工，野生植物災害，及配發種籽獎勵墾植等促進食糧增產工作，已略見成效。單就蘇浙皖三省各縣之荒地調查及積極推進墾荒二點而言，即可知矣，首將所調查蘇浙皖三省各縣之荒地面積，統計如下：江蘇省共計荒地二·四二七·七一九畝，其中山荒四一三·五九五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二一·〇三，平原九一五·六〇〇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三七·七一，濕荒一·〇九八·五二四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四四·二六。浙江省共計荒地一七二·四五八畝，其中山荒五三·〇二一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三〇·七四，平原一〇七·六四九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六二·三九，濕荒一一·七八八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六·八七。安徽省共計荒地一·一九二·八三二畝，其中山荒八三·二二三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四·〇九，平原二二六·八五二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十一·九〇，濕荒一一·七四七畝，佔總荒地面積百分之

〇·九。據以上統計，蘇浙皖三省計有荒地面積山荒一三〇二·八四九畝，平原一·二五〇·一〇一畝，濕荒一·二四〇·〇五九畝，共計三·七九三·〇〇九畝。此為蘇浙皖三省荒地調查之情形也。次將實業部指導蘇浙皖三省之墾荒情形，述之于下：實業部就現所調查蘇浙皖三省荒地面積及較大各縣區，分別負責辦理墾殖示範場之工作，除自墾殖外，并有負指導附近農民墾殖荒之責，自墾面積以五〇〇畝至一〇〇〇畝為準。其指導墾殖之面積，祇在自墾面積十倍以上，墾殖示範場栽培之作物，計夏作為甘藷·玉蜀黍，高粱·大豆·落花生·芝麻·冬作為大小麥·裸麥·豌豆·蠶豆·油菜等，已設立墾殖示範場如左：

(主辦機關)——(設置墾殖示範場區域)——(場數)實業部，蘇省寧屬及皖南各縣，十二。江蘇省政府，鎮屬及常屬各縣，八。浙江省政府，杭屬嘉屬及湖屬各縣，四。安徽省政府，皖北各縣，八。關於以上各地墾殖示範場，除自墾荒區由示範場本身墾荒外，并劃定區域，公佈招墾。凡各場招墾區內人民，對於為未開墾之荒地，不問屬於公有官有或私有，均可至各場登記領墾，由實業部發給承墾證，自行開墾，此項承墾證領到以後，即有十年承墾之權利，并免納前五年之賦稅地租，其由集團承墾者，并得延長承墾期限。二年來，由人民承墾荒地已達三四十萬畝，民營集團舉辦之農場亦有十餘所，而墾地收穫產物之販賣運輸，亦由各示範場協助辦理，俾使減少阻礙，增多收益。再承墾農民，如缺乏種籽肥料，由各示範場查明屬實後，可請求貸款，每畝十四元之農本，於收穫後歸還，成績優良者，并得以貸款一部份移作獎金，藉資鼓勵。二年來成績觀之，對增加生產已獲得相當成效。

第二如據(七月十一日申報載周副院長與下田氏談話)周佛海氏對於決戰經濟作如下之見解：「余抱有二個觀點：第一乃為使中國之輕工業發達；蓋日本所發達者為軍需工業，乃是重工業，其輕工業則逐漸在減少中，若得由中國加以補充，則信其不僅為完成中國之經濟建設，且為對日本之協力。第二乃為使

營業種目
醫藥賣藥
醫療器械
度量衡器



股份有限公司

重松大藥房

代表電話四二三九〇番

辦事處 無錫 · 鎮江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本埠 廣東路 · 吳淞路
支店 靜安寺路 · 霞飛路
外埠 南京 · 漢口

農業發展，即謀水利，技術方面落後之中國農業，得以改善。若得因此而增加農產，則在建立中國經濟，同時可以協助日本。要之，使中日之輕工業，農業得以發展，而日本則進行重工業。『周氏之宏論，可為計劃經濟建設者之座右銘。』

文

友

第三、如糧食及實業兩部，先後舉行關於各種經濟建設會議，如九月十五日糧食部召集食糧增產策進會議，出席者為各省市糧食局局長及有關於各農業機關，會議結果，關於增加農業生產之議決案甚多，其中最要者，則為糧食部所提下列三案：(一)為擬具稻作採種及小麥增產實施計劃請公決案，議決由糧食部迅速實施。(二)為擬具稻作採種及小麥增產經費概算請財政部即予撥付請公決案，議決由糧食部呈行政院並協商財政部籌撥。(三)開發都市農村休閒荒廢土地以宏增產案，議決由糧食部會同實業部轉咨各省市府切實施行，並請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協助辦理。此外並規定各級食糧增產策進會議日期，如九月二十日為各省市會期，二十五日為各縣區會期，二十八日為各鄉鎮會期，以期積極從事增加生產，俾安定民生之目的早日達到。十一月十日實業部舉行地方經濟策進會議三日，出席與議者，為各省市地方主管經濟及有關經濟長官。是會目的，為檢討過去各地經濟設施概況，討論今後各地經濟設施推進上之聯絡事宜。由此足見糧食實業兩部，先後舉行各種經濟會議，一是

為謀增加農業生產，一是為今後的經濟設施之更趨合理，實現國家既定之經濟政策，誠為國家有利之舉也。

觀今當局諸公，對於經濟建設問題，不但關心，而且積極設法建設，於國家經濟建設前途上，誠有無窮希望，但願政府更進一步，取法德蘇兩國法，設定實施第一次四年經濟建設計劃，即由民國三十三年起，積極從事建設，在此四年期內，應使農工生產平衡發展，關於農業方面之建設，其辦法不外下列兩端：第一方法，當然在於設法增加耕地，欲求增加耕地，即在墾荒，此法是現代各國行之有效者甚多，其例不勝枚舉，單就意大利開墾土地而言，即可知矣。試觀意大利自一八七〇年和一九二二年間，由國家補助耕種土地之面積總計一三九〇，〇〇〇公頃。迨法西斯黨執政時期，由國家補助耕地之面積已達五〇〇〇，〇〇〇公頃，關於此種事業之價值，舉出一些數字則較佳於任何之說明。從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二二年開墾土地而用去之經費共計十七萬萬一百萬里拉，在法西斯黨執政時開墾土地共費五十萬萬里拉，三倍於意大利統一皇室後五十年中所耗之數。由此可證明意大利此種積極墾荒，為大戰後增加富強之一大原因，同時可以證明墾荒為增加農業生產之必要條件，故願政府除將現在所調查蘇浙皖三省之三，七九三，〇〇九畝荒地，限於四年內墾完外，同時須在和平區所轄範圍內，繼續舉行調查荒地，以期不斷增加耕地，並應隨時設法

開墾也。第二方法，即須講求下列各點：(一)應先興修農村之水利，因水利關係農田至為重大，水利不修，縱有肥沃之地畝，良美之種子，多量之勞力，優良之農具與技術，偶遇大水亢旱，勢必難以抵抗，此為必先興修水利之道也。(二)須改良農具與技術問題，此兩點為增進農村生產最重要之工具，改良農具應由中央農具製造廠負責辦理，並應以低價售與農民應用，至改良技術一點，須廣設短期農業學校，教農民以耕種知識，藉以增進農業技術。(三)肥料為農業中必需之物品，應由中央設立肥料製造廠，以廉價分售農民使用，並教農民利用天然肥料。(四)應確保治安與發展交通兩點，此對於農民關係甚大，如確保治安，則農民可以安心耕作，發展交通，俾農民秋收之穀米，運至

外方，始能得售高價，以利農民，此為確保治安與發展交通之道也。(五)應由政府指定中央儲備銀行或中交兩行等，普設農民貸款處，貸與一般貧農或佃農，其貸款只限用於生產方面，(如購買肥料，農具，或耕牛等)，並劃一貸款利息，一律規定四分，不但可免弊端發生，而且有利於農民也。果能作到上述兩種方法，則農業生產自然可以增加，而民食恐慌問題，由此可以解決矣。關於工業方面之建設，其辦法分為三端，第一方法，分下列兩步驟進行：(一)先須設法調查和平區內各種輕工業若干家，其中應分已停作及未停作兩點。(二)俟調查工作完畢後，應將已停工

各種工廠，按其相同之種類，小者使其多數家合併為一工廠，限期開始工作，大者應設法令之恢復工作，至對於未停工之工廠，應加以改良，技術與增加資本，以期增進生產量。第二方法，規定在此四年期內，應完成下列各種輕工業建設：

(一)衣料工業——如棉、毛、麻、絲，等紡織等均屬之。
 (二)食料工業——如罐頭、糖、酒、醬、油、茶、海產等均屬之。
 (三)文化工業——如書籍、地圖、紙及科學器具等均屬之。
 (四)金屬工業——如機器工具，五金材料及製品等均屬之。
 (五)木材工業——如森林木材、農具及木器製造等均屬之。
 (六)礦類工業——如燃料、水泥、土石等均屬之。
 (七)化學工業——如藥品、顏料、化學材料及製品等均屬之。
 (八)其他工業——如樹膠，皮革，瓷、器、搪瓷、玻璃、肥料、染織等均屬之。
 第三方法，應設法收集各種原料品，惟原料問題，則須俟國內外的交通恢復，才能圓滿解決，現在和平區域日逐拓展，長江水運現已開放，南洋及東亞各國亦可與我國上海取得聯絡，於我國工業前途上，是有無限之幫助也。
 總之上述之四年經濟建設，必先預籌巨款，作為農工業建設，如是，不但可使中國富強，同時可使東亞共榮圈日趨鞏固，際此當局諸公正熱心經濟建設，筆者特主張上述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以供當局諸公建設經濟之參考。

巴爾幹現狀的分析

城戶又一

文

友

(13)

曾企圖巴爾幹之歐洲化的歐洲諸國，在不知不覺之中，反而招致了歐洲的巴爾幹化，終於開了第一次大戰的緒端。在上次大戰前後，巴爾幹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歐的奧匈帝國，已經滅亡；這次戰爭的結果，波蘭和捷克已經獲得獨立。及至東歐問題隨着民族和政治的複雜性而發生，巴爾幹的性格，終於貫澈愛琴海至中歐，而進出了波羅的海沿岸。所以環繞東歐，巴爾幹的德意英法蘇的爭執，一年年的增加來起。圖謀勢力均衡的列強的合縱連衡，便成爲條約網，而籠罩了整個的歐洲。第二次大戰的火藥庫，在東歐和巴爾幹，這是早已經明顯了。

德國合併奧國，解體捷克時，企圖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這情勢，但因但澤自由市的歸屬問題，終於成了第二次大戰的發火點。具有巴爾幹性格的東歐，仍然是歐洲的火藥庫。

一九三九年秋，波蘭戰爭和一九四一年春的巴爾幹戰爭，解決了東歐和巴爾幹的問題，於此德國便找出了建設歐洲新秩序出發點。可是德蘇戰爭的開始和其後歐洲戰局的展開，再度使巴爾幹帶有新的火藥庫的性格。從外部誘導的

顯現於表面上。不但如此，若蘇聯以強硬的態度貫徹其主張，則英國便不得不讓步。形成蘇聯之力量的背景，是去年夏季以來的德蘇戰爭的戰局，以及蘇聯在對德戰爭中，比較任何國犧牲最大。據說史太林無論在莫斯科會談或德黑蘭會談，都強調這一點，以貫徹其主張。若攻擊這一點，英美便閉口無言。

關於在地理上，歷史上和民族上具有特殊關心和利害關係的東歐巴爾幹問題，蘇聯與英國對立時，一定會極度利用其有利的立場。以發覺卡廷森林中虐殺波蘭將官事件爲契機，波蘭亡命政權和蘇聯的對立尖銳化時，英國便不得不抑制波蘭方面的要求，而對蘇聯讓步。捷克亡命政權首領貝尼斯，感覺依賴英國爲不安，爲了加強與蘇聯的聯携，遂訪問莫斯科，在德黑蘭會談後，立即與蘇聯締結了廿年的友好互相援助條約。貝尼斯在歐戰爆發之前，任捷克總統時，曾經歷慘痛的體驗。當時雖締結了捷、蘇、法互助條約，但蘇得騰問題發生時，這條約毫無實效，於是他不得不放棄總統的地位，亡命國外。現在的貝尼斯非訪問莫斯科，另行締結同一條約不可。

這樣，應該參加英國所企圖的東歐巴爾幹聯盟的亡命政權，行將離開英國而接近蘇聯。南斯拉夫和希臘的亡命政權，也將其大本營由倫敦遷移至開羅，其所帶有英國的色彩，便趨稀薄了。在整個巴爾幹中，現在最動援的，是舊南斯拉夫。

蘇聯在德黑蘭會談終了後，設立以伊凡·里瓦爾爲首席的共產系南斯拉夫解放委員會，使基多爲元帥，任命他爲軍事委員長。基多是舊南斯拉夫領內共產軍的首領，是反軸心活動的中心人物，而與在舊南斯拉夫領內一樣繼續反軸心活動的密哈羅維基相對立。密哈羅維基是奉戴國王彼德，而依存英國的南斯拉夫亡命政權的陸海空軍大臣。因此基多與密哈羅維基的對立，是象徵着蘇聯和英國在巴爾幹的對立。蘇聯在德黑蘭會談後，公然承認南斯拉夫共產政權的樹立。由此可以窺知關於巴爾幹問題的英蘇交涉之方向。

侵入意大利南部的英美軍，當計劃巴爾幹作戰時，已決定以舊南斯拉夫的達爾馬提亞海岸爲登陸地點的第一候補。因爲登陸地點在這場合，可以獲得以這邊爲勢力範圍的密哈羅維基軍之協力。可是，到了德黑蘭會談後，英國竟默殺了密哈羅維基，而支持基多，甚至派遣了軍事使節至基多軍。據說基多軍擁有二十萬兵員，而密哈羅維基軍擁有一萬乃至四萬兵員。從這點看來，實在的勢力在那一方面，是顯而易見的。英國對於支持基多的轉變方向，是暗示着環繞巴爾幹的英蘇勢力的將來。但這可以認爲英美的巴爾幹作戰，是以此爲代價，而獲得了蘇聯的贊成的。

關於基多，各方面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他是一位謎的人物，爲哥羅地亞的共產黨指導者，曾留學莫斯科，參加西班牙戰爭。可是基多軍的中心勢力，是

塞爾維亞人的農民。他們在南斯拉夫戰敗和哥羅地亞獨立後，爲德、意、匈、保、羅、阿（阿爾巴尼亞）六國軍隊所驅逐，而變成了家亡財盡的浮浪民。他們被以前的塞爾維亞人視爲匪賊，無家可住，無地可耕，除了流爲共匪，投身於基多之傘下之外，別無其他生存的方法。

對於這種共產黨的跳梁，地方住民必然需要自警團的組織。爲其指導者，而予以協力的就是密哈羅維基指揮的舊南斯拉夫正規軍的殘黨。他們的戰法，是襲擊軸心軍的前哨小基地，和破壞交通網。他們要和軸心軍戰爭，同時也要和基多軍戰爭。和基多軍的戰爭，是塞爾維亞人和塞維亞人的戰爭，是舊居住者和新來的浮浪民的戰爭。

在巴特里奧政權降服後，德國樹立了對巴爾幹的新政策，一改向來意大利之利用南斯拉夫的民族對立的分割統治政策，而容許了門的內哥羅、阿爾巴尼亞獨立。據傳她將採取容許希臘獨立的方針。德國目前實行着大規模的剿匪戰，以爲基礎工作。其目的是在殲滅具有爲巴爾幹共產化之中心的危險性的基多軍。據傳被英國拋棄的密哈羅維基將與軸心派的現塞維亞政府尼第基合流，對抗基多軍。其真相雖不明，但密哈羅維基所走的路，只有這一方向而已。

巴爾幹的軸心國，有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奧牙利三國。在德黑蘭會談之後，美國國務卿曾向三國發出聲明，要求他們脫離軸心國。英美的神經戰正集

中於巴爾幹的樞心國，這與她們的對巴爾幹作戰有關聯。不消說，三國與德國的紐帶很堅固，相信自無上英美陰謀之當的餘地。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他們的國內情形上和對外關係上，具有巴爾幹的複雜性。

保加利亞雖爲軸心國，而對英美宣戰，但她却與蘇聯維持着國交關係。保國的住民是由俄國的伏爾加下流域移住的，信奉希臘正教，無論在人種上，言語上和宗教上，與俄國的關係都很深。這種特殊關係使保加利亞不參加對蘇作戰。可是，上次大戰因爲她與德奧締結同盟，在戰後一部分領土割讓給希臘和南斯拉夫，所以每有機會都要求收回領土，而與以英法爲盟主的國際聯盟的現狀維持勢力相對峙。所以在一九四一年的巴爾幹戰爭時，保國之投入軸心陣線，可說是當然的歸結。

在歐洲認爲：保加利亞國民是親蘇的，軍部是親德的，官廷是親英美的。可是共產黨的結成，現在是被禁止的，國民的親蘇未必就是接近共產主義。直至今年六月的國際共產黨的解散爲止，任祕書長的德密特羅夫，係保加利亞共產黨出身。共產思想相當地滲潤於青年層之間。共產黨的結成雖被禁止，但地下潛行的活動仍繼續進行。於是蘇聯便在這裏發見其工作的素地。英美對於以保加利亞爲媒介的德蘇和平說，時常抱戰戰兢兢之念。保國軍部的親德，是上次大戰以來的傳統政策。武器大都由德國購入，所以德國軍事使節和教官的往

資本叁百萬日金
總經理 永野郁四郎

上海黃浦灘路一號
善隣大樓五〇九號室
電話（代表）一九六四〇
一九六四九

中支葉煙草株式會社

分店 安徽省蚌埠路新船塘
經理處 固鎮、新馬橋、水家湖、下營、安慶、大通、蕪湖、杭州、甯波、京城、東京

營業項目
一、煙草之採辦、再乾燥、販賣及運輸
二、煙草之耕作及其指導、獎勵
三、對於煙草之耕作者的貸與資金、肥料、藥劑等及配布種子
四、前三項所附帶之一切事業
五、相當於前各項之事業之投資及經營

來，非常的頻繁。直到今日，兩國的軍事提攜，仍維持着緊密的關係。

羅馬尼亞擁有年產六百萬噸的油田，對於軸心國的戰爭進行上，大有幫助。在德蘇開戰前，蘇聯進駐羅馬尼亞領土比薩拉比亞和布柯維納。蘇聯常認比薩拉比亞爲其領土，所以在上次大戰後，未嘗認爲羅馬尼亞的領土。在歐戰開始以前，羅馬尼亞的國情，在加羅爾廢帝的統治下，非常的混亂，國內的相剋甚烈，政界巨頭的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在德國勢力未侵入之前，羅馬尼亞在財政上依賴英美，在文化上則依賴法國，在經濟上和意大利的關係很深。在巴爾幹諸國中，羅馬尼亞的英法色彩，最爲濃厚。可是在德國財政部長沙赫德時代

，德國和巴爾幹各國成立了清算協定時，多瑙河流域諸國便被吸收於德國的廣域經濟圈中。這就是羅馬尼亞和德國的關係發展的開端。德蘇戰爭爆發時，羅馬尼亞遂成爲反共十字軍的先鋒，繼續奮戰，直到今日。蘇聯和英美所企圖的，是炸毀羅馬尼亞油田，她們認爲如破壞了羅馬尼亞油田，德國戰力的原動力，將喪失一半。就這意義上說，克里米亞戰爭的歸趨，和土耳其的向背，便是等於反軸心爆發基地的前進。匈牙利和奧國在下次大戰，曾蒙受最深刻的打擊。奧匈帝國的崩潰和哈布斯堡王家的沒落，竟使和維也納在中歐競拚的布達佩斯首都，降落爲一地方都市。加上戰敗的悲運，由特拉農條約，國

土已經縮小，國民已經失掉將來的希望。於是貝羅尼(Bela Kun)紅色政權遂風靡了全國。拯救這種局勢，而重建今日的匈牙利，就是攝政奧爾第提督。經歷共產主義的這種慘痛體驗的這個國家，在德蘇戰爭時，給予德國以全面的協力，那是當然的。在東歐巴爾幹諸國中，匈牙利敵視蘇聯最甚。在納粹德國的初期，匈牙利會擔任巴爾幹及德前哨的任務。在德意軸心確立和奧、捷沒落之後，便加強與軸心的關係，而成爲軸心的一員。可是國內却容許社會黨、農民黨等左傾政黨的存在，而且其政體是一個沒有國王的王國。這是歐洲軸心國中特異之處。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年間，在大戰前夕的歐洲動搖中，首相雷狄曾企圖採用一國一黨制，但終於不成功而挂冠。納粹式的政府在這個國家是不受歡迎的。因此匈牙利也不大排斥猶太人，國民是東洋系的馬札兒人，在語言上和隣接諸國沒有相似性。其情形好像巴爾幹的孤島似的。

最近正和由同一東洋系的人種所構成的芬蘭，釀成着友好關係。在下次大戰後二十餘年之間，在政治上徬徨於極左至極右之間。在經濟上，匈牙利置於難以自立的窮窘狀態。所以今日匈牙利所希望的，就是多瑙河流域諸國的強有力量的結合。依照英國所企圖那樣的方式，來實現這種結合，從英蘇關係的現狀看來，在匈牙利終竟是不能贊成的。

以上已經將巴爾幹諸國的現狀，加以展望，現在所剩下的，只有希臘和土耳其兩國。希臘在巴爾幹諸國中與英國的關係最深，在德意的巴爾幹戰爭中，曾遭受到重創。這個國家的現狀，較之建立歐洲文明基礎的古代希臘的光榮，未免太悲慘。德國的新政策，將給予她以明日的期待和光明。

自歐戰開始以來，土耳其的動向，已成了世人注目的焦點。在莫斯科會談的歸途中，艾登與土外長梅奈傑格魯舉行會談；在德黑蘭會談的歸途中，羅斯福和邱吉爾偕同駐土蘇大使維諾拉羅夫

與伊斯美總統舉行會談。於是土耳其的動向，更引起了世人的注目。所以企圖在巴爾幹作戰的英美和蘇聯，竭力拉攏土耳其，加入自己的陣營，那是當然的。因爲土耳其在巴爾幹有領土，且擁有聯絡黑海和地中海的達達尼亞海峽。可是土耳其也和保加利亞一樣，在下次大戰打敗仗，經凱麥爾的努力，才復興起來，如較之土耳其帝國的威容，不勝有今昔之感。凱麥爾雖具有豪放磊落，東洋豪傑的風格，但對外政策，却頗爲慎重。土耳其與蘇聯的關係，似乎很惡劣，但未必如此。她與英法有相當的提攬，同時和德國的關係也並不疎遠。伊斯美總統是繼承凱麥爾衣鉢的人物，總理薩拉哥羅和外長梅奈傑格魯，都是採取慎重的態度，不易被反軸心所誘惑，並不想參加軸心。土耳其雖希望恢復舊領土，但對於戰爭的勝敗未判定以前，她決不會輕易放棄在巴爾幹的唯一中立國的有利地位。她如果參加英美方面作戰，待機於保加利亞國境的德軍，在四

十八小時內，便可達到海峽，以制土耳其的致命；如果參加軸心方面作戰，則她在短時間將爲駐在蘇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背後地帶的軍隊所包圍。土耳其雖最近傾向於英美，但尚未至決定最後的態度，土耳其各報上的參戰，不參戰的爭論，證明着這個事實。站在歧途上的土耳其，現今正集中其全神經於戰局的歸趨和勝敗的判定。

歐洲的戰爭始於巴爾幹，而終於巴爾幹。在這裏獲得最後勝利者，將成爲歐洲的勝利者。德英蘇在一九四四年，將站在其關頭吧。德國擁有鐵壁的歐洲要塞，蘇聯正傾注其全力於冬季戰爭。英國和美國正窺伺巴爾幹作戰的機會，祕密地防止蘇聯勢力滲透巴爾幹。對蘇聯假裝讓步的英國，抱有其獨自的老練外交的確信，蘇聯又抱着對付英國的政策。對於這些，明日的巴爾幹將給予一個回答。(筆者每日新聞社政經部副部長)(崇明譯)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各科接續

電話四六三三三三：七

福民醫院

分院

電話二〇七九一



戰時消費特稅之理論與實際

周增偉

「個人祇能量入為出，國家則可量出為入。」這是近代多數財政學者所公認的。易言之：就個人言，一己之支出必先估量自身究有幾許收入，進款多則出款不妨隨之增多，進款少則出款務必隨之減少，否則必無法彌補而告破產；反之，就國家言，則可先事預算一應支出究需若干，然後憑藉合法的政治力量用各式各樣的方法獲得收入，以應所需。

但事實上，國家也未必能絕對地按照量出為入的理論辦理財政。即使在君主專制時代，也不能予取予求，濫用無度；否則必民怨沸騰，招致政變或革命。至於近代立憲國家，則財務行政之處理尤不能率意為之，必須遵循下列三大原則：

一、辦理財政不能傷害一國之富源如但求增加國家一時收入，不惜多方剝削，暴斂橫征，則結果國民經濟崩潰，必到民窮財盡之地。此後國家收入，必難乎其繼。
二、辦理財政應受合法的政治監督最重要者為預算上的監督。有國會的國家由國會行此監督權。我國現行行政制下則由立法院負監督之責。

三、辦理財政須不背當時當地之客觀情勢 在地方分權國家辦理財政，自與在中央集權國家辦理財政之方法不同；同樣，在民主國家辦理財政的方法，也不能完全移用到全能國家來。

一方面辦理財政既須遵循此三大原則；另一方面國家的職能卻又隨着時代推進大為增加而需款也格外殷切。所以在近代國家中要想做一個成功的理財家，即在承平時也常常是煞費苦心的，何況更在支出激增的戰時呢？

戰爭期中，一國與他國舉全力相搏，軍需浩繁，支出增加乃應有的現象。考各國戰時財政講求挹注之道，不外甲、發行公債庫券或舉外債；乙、增加通貨發行額；丙、舉辦新稅或增加舊有賦稅三者。此三種方法各有利弊，其詳非此處所能盡言。但事理有極顯明者：

甲、發行公債庫券須顧及民間消納力量，舉外債須有對手方。且無論內外債，均並非真收入，國家在將來仍須償還之義務。故公債在財政學上名為「預先之收入」或「先時之收入」。歸根結蒂，仍須依賴他種收入以歸還之。又財政學者——至少在理論上，認為賦稅之

收入係出於強迫的，公債之收入乃出於自由的。既出於自由，則立刻便發生一弊，即收入「不確實」。蓋人民都知道自己無權向國家追索債務，如果國家平時信用較好或人民愛國心理實上殊多窒礙。

乙、其次便是增加通貨發行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法均曾參用此法，結果却都到了惡性膨脹的地步，尤以戰後三數年間為然。德國某著作家以十萬言巨著向一雜誌投稿，越一星期稿刊出，其所獲稿酬，尚不能抵寫稿當時所付稿紙及寄稿所費郵票的代價。此種惡性膨脹，影響民生至鉅，且易使人民對通貨由恐慌而輕視。通貨為國家所發行，如果遭受一般的輕視，決非國家前途之福。

丙、最後便是從賦稅方面設法開源了。什麼是賦稅？簡單而扼要地說，賦稅乃是國家為謀公共利益遵照一定的經濟政策而向國民強制徵收的財富。所以多數學者的意見：一種善良的賦稅必須能達成二重目的：一、收入的目的；二、社會政策的目的。蓋徒有收入，而不能在國家當行的社會政策上藉賦稅以達成之，猶不足以盡賦稅之能事。所以德國財政學權威A. Wagner氏曾列舉賦稅之原則如下：

第一 財政政策的原則

- 一、收入之充分
 - 二、賦稅之有彈性
 - 第二 國民經濟的原則
 - 三、選擇適當的稅源
 - 四、選擇賦稅的種類
 - 第三 正義的原則
 - 五、賦稅要普遍
 - 六、賦稅要平等
 - 第四 稅務行政的原則
 - 七、課稅要確實
 - 八、徵稅要便利
 - 九、徵收費要最少
- 關於賦稅原則的理論，當然尚有其他財政學者的闡述，但也大同小異；而Senger氏所論，則被公認為最完備最合理的。稅制之良窳，即可執此為準繩而一一衡量之。平時固然，戰時尤甚。
- 我國雖早已參戰，但財政上的決戰體制，仍不能謂為業已確立。過去種種剝削補瘡揚湯止沸的財政政策，現在也不去深究了。自本年份一月十六日起，財政部決定開始徵收戰時消費特稅（簡稱消費特稅），同時即以部令規定各項細則，現在大體上都已在實施中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財政史上劃時代的創舉，同時也是以顯示當局決心刷新戰時財政，向決戰體制邁進。實施之前，當局深思熟慮已久，故所頒細則，相當完備。綜其大要：則一部分物品以列舉方式特許免徵，其餘應徵特稅者大別為物品零售特稅，筵席旅館特稅及娛樂特稅三項，其稅率各不相同。物品中又更細別

為奢侈品及普通品，娛樂項下亦因性質之不同而分為三。所徵稅率，均有差等。

首先，我們試從學理上研究，這在我國財政史上尚為創舉的消費特稅是否為一種良稅？對此問題最具體的解答，便只須看牠是否合乎眾所公認的賦稅原則。

一、收入之充分 收入足供支出，財政基礎始能穩固。從前國家收入多仰給於官產官業，現在國家職能增加，經費膨脹，官產官業所入，不足以應付，其他收入，更屬有限，故主要收入，幾全賴賦稅。若在戰時，此理尤明。賦稅在國家收入中既佔最重要的地位，自須力求其數額充分，足以應付國家支出。消費特稅廣泛地適用於一切由消費而產生的經濟行為上（僅有細則中所列舉的少數例外）。稅收數量，自極可觀。其對於國家戰時財政的裨益，誠非淺鮮。然則消費特稅之合乎「充分」的原則，當不待煩言而解。

二、賦稅之有彈性 彈性作何解？可舉例以明之。例如一國人口增多為自然之趨勢，則國家經費之增加亦為意料中事。倘使稅收一成不變，不能因人口之增加而遞增，則將不能保持實際上收支之適合，此即稅收缺乏彈性。消費特稅却是富於彈性的。國內人口加多，國家經費不得不有所增益時，消費品數額亦必同時因人口加多而隨同增加，稅收自然也遞增了。

三、選擇適當的稅源 稅源乃償付賦

稅的資產或所得。理想的稅源乃人民以其財產或所得一部分供本人之生活，一部分繳納賦稅，公私兩方分配得恰如其份，即恰好能使二者的需要得到適當的滿足。若稅源扶擇不當，則私人經濟因受斷傷而萎頓，而崩潰，國家財政此後亦必開源無術。消費特稅的稅取乃着眼於付稅者的消費能力，稅率不能謂為過大，日用必需品且幾全部免稅，於國民經濟前途自不致有何妨礙。

四、選擇賦稅的種類 賦稅可分為許多種類，我們只能就其與消費特稅有關者言之。首先是直接稅間接稅的問題：財政學者對於此二者各有不同的解說，但大體上我們認為消費特稅既直接取之於消費者，似乎不妨認之為直接稅。其次為定率稅與攤派稅的問題：消費特稅明定各項稅率，當然是定率稅。再次是一般稅與特定稅的問題：前者賦稅所入，充當一般經費用途，後者則充特種經費之用。消費特稅既供國家一般支出，當然屬於一般稅。我們不能說甲類的賦稅絕對優於乙類；但大體上是直接稅定率稅一般稅的流弊較少，近代國家較多採用。

五、賦稅要普遍 賦稅是用以應付國家支出的，國家的支出當然不是為謀一地區或一階級的人民的福利，而是謀全體或大多數人的福利，所以賦稅的負擔必須儘可能地普遍於眾人。無論是誰，只要生活一天，便不能不有所消費，同時也就說在有形無形中為國家繳納了消費特稅。所以消費特稅之富於普遍性，殆無疑義。

六、賦稅要平等 僅僅是普遍，仍不足以稱良稅，必須益以平等。平等的涵義不是說每個人納同一數額的賦稅，而是說隨着負擔能力之不同，其所付賦稅亦應量為多寡。大凡負擔賦稅能力較大者，其託庇於國家治權者亦必較廣較厚，所以貢獻於國家者亦必較多較巨。國家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每年付出了巨額的警察保安費，一個川連阡陌者與一個地無立錐者其受庇於警察的程度當然有高下之不同，故所付稅額自應有差等，才是公平之道，這是平等的第一義。其次，近代國家的稅法，對任何人都是一視同仁的。詳言之，甲應付稅的場合，乙丙丁……在同一場合亦應付稅。例如關稅，除了外國元首大公使等在國際法上有若干優惠待遇外，其他中外人等均須照章納稅，不能有任何人享受特權，這是平等的第二義。財富較多者消費能力較強，其所納消費特稅自亦比例的增加；又除普通物品外復有餘力謀奢侈之享奉者，更按較重的稅率課稅。復次，統觀稅則全文，對任何人亦均無減免之規定。凡此均足證明消費特稅是合乎「平等」的原則的。

七、課稅要確實 一種賦稅，如果其稅額之多寡毫無把握，政府又不能作有效之控制者，即是不確實的賦稅。例如有些稅收可能因天時或季節的影響而全無着落，這就不「確實」，不能謂為良稅。因為國家支出如果要依賴這種賦稅，便太空虛太危險了。人民的消費能力

八、徵稅要便利 賦稅之徵收自然是愈便利愈好。國家如想舉辦一種新稅，從各種角度看，若均不失為良稅，但只是無簡捷便利的辦法以確保稅款之收入，則結果也必無法如預期之美滿。例如在金融及物品統制未嚴密，戶口調查未正確，會計制度未統一以前，戰時特別利潤雖是好稅，亦無法實行。消費特稅經徵之責，委之於直接出賣物品的零售商店，辦法自尚便捷。

九、稅收費用最少 稅款乃用以裕國庫，為了收稅而支付的費用必須減至最低限度，以免國庫遭無謂的損失。如果一種賦稅，在名義上似乎稅額極多，實際上却必須付出一筆很大的徵收費，人民負擔加重，而國庫受惠無幾，當然是非常不合理的。消費特稅現行辦法：上海市由財部委託市府代徵，其他各地則由財部直轄機關辦理。果能秉公做去，不浪用公帑，徵收費用也可說是很少的。

如上所述，消費特稅，就賦稅原則論，似尚不失為良稅。但草創伊始，設想容有未週，我們尚覺得大有改進之處。試舉其尤要者言之：

一、未能普遍施行於國民政府所轄地區 財政部部令僅列三省二市為施行區域，事實上開始徵收者則現在只限於三省二市中之若干城市。就法理上言，消費特稅係中央稅，則中央治權所及之地

均應稅收，且就普遍及平等之原則言，同屬中央政府統治下之人民，一則按章納稅，一則無端豁免，亦有未妥。如何排除事實上之困難，以謀根除此種畸形現象，實不得不屬望財政當局之努力。

二、奢侈品特稅筵席旅館特稅及娛樂特稅宜採累進稅率，享用奢侈講究食宿及縱情娛樂均屬戰時國家不宜有的現象，事實上既不能澈底根絕，則寓禁於徵，實不失為一良好辦法，且當一般人奔走衣食不遑時，少數人尚有餘力謀一己之享奉，則國家多取之不為虐。消費特稅中之奢侈品特稅筵席旅館特稅娛樂特稅所以稅率規定特高者，也無非是爲了這個理由。但我們於此尙認爲不足。譬如購金飾五百元者與購金飾五萬元者其負擔賦稅能力大有懸殊，但照現行稅率，則均按值百抽十計。購舞票五十元者與購舞票五千元者，負擔能力當然也不同，而現行稅率則值百抽四十，似非公平之道。所以我們主張不妨從先准諸國遺產稅所得稅之例，將奢侈品特稅筵席旅館特稅及娛樂特稅採行累進稅率。

三、商人有中飽稅款稅收人員有串同舞弊之機會 我們不知道其他城市徵收消費特稅的詳細辦法如何，若就上海而論，則現行辦法殊不能使人民所納稅款涓滴歸公。按理商店售貨均應開給發票，但事實上何嘗如此？即有稅票，除較大之商店外，也都不合程式，甚至掣給顧客者與有根所示者可以截然不同，或根本就並無有根可稽。如此，人民雖然奉公守法，照納國稅，但是否一絲一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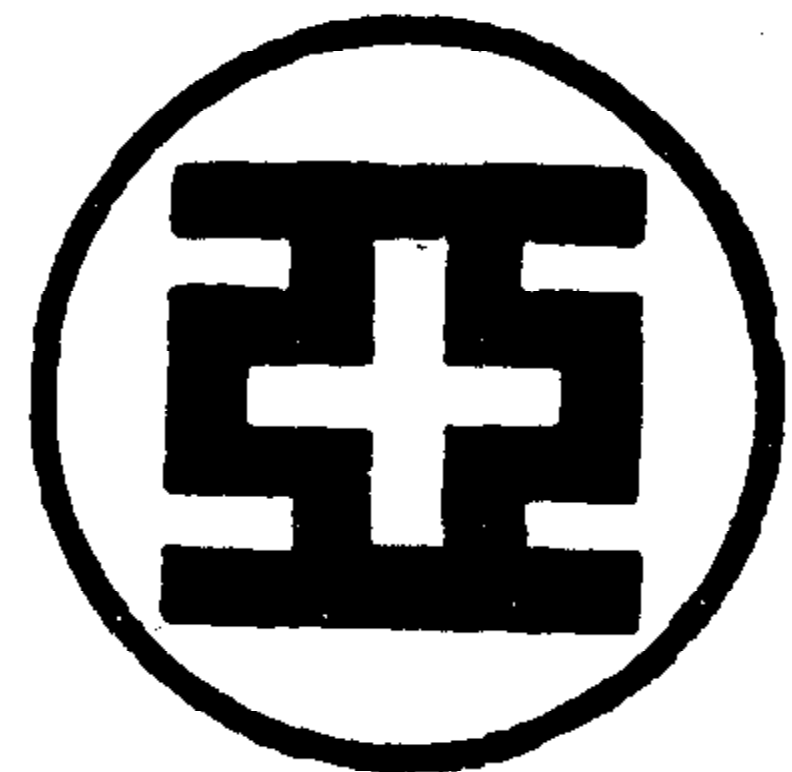
都歸入國庫呢？商人於應得利潤外復吞沒國稅，而稅收人員中或有不肯份子，若與商人朋比爲奸，則國家稅收損失將更大。在上海現行徵收辦法下，這種弊端，實難避免。我們以爲最好仿照印花稅辦法，責令商人於每張發票後照實收稅額黏貼消費特稅稅票。雖然這樣國家須支出一筆稅票的紙張印刷費，似乎增加了徵收費用，但我們以爲較之暗中被蝕侵者，相差猶不可以道里計。同時當局更要曉諭人民，使堅持購貨必索發票。要知稅款給商人中飽是減少國庫收入，有損國家利益，同時也就是間接加重人民負擔的行爲。因爲國庫收入不足，必另謀開源之道，結果不還是加在人民身上嗎？

以上三點，只是其牽率大者，但同時也就是需要改進最爲急不容緩者。我們認爲消費特稅不失爲一種良稅，但積極地如何使其更趨完善，消極地如何使其毫無流弊，則尙有待於多方檢討；這裏所述，亦不過是一得之愚，聊貢芻蕘而已。最後我們尙不能已於言者，即有治法不可以無治人，單是有好的制度，好的法規，還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須要有好的人員來負責推進之責才可以見功效。辦一般政治如此，辦稅務尤其如此；平時辦稅務如此，戰時辦稅務尤其如此。否則任何設想周密的良法美制，亦必致利未見而弊先層出不窮。人民踴躍輸納，而國庫會無裨益，其結果便爲吾人所不忍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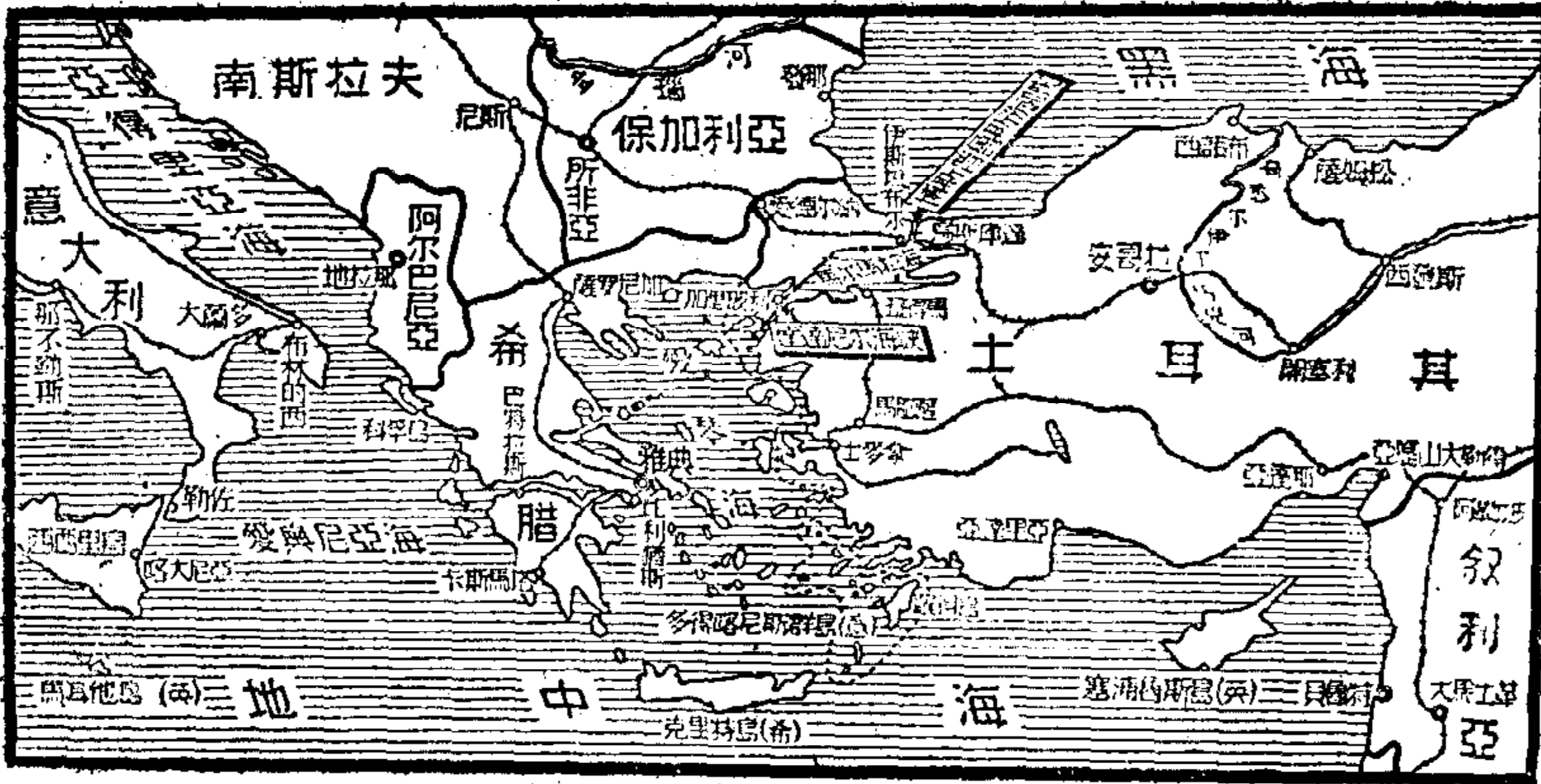
，活胃，藥眼篤老，湯將中，丹仁
 ，散効回，補兒海，飴田淺，兒別利
 的海，膏用百，油人萬，丸應奇屋樋
 。兒諾佛爾，酒新新，粉痛止克

理經總支中

司公亞東



阪大一京東 · 號二九路山中京南 · 號九三三路南河海上



今後土耳其的動向



東 光

有舉足輕重之勢。

自從歐戰爆發以來，土耳其迄今尚維持中立政策。這次土耳其的堅持中立，是從上次大戰中的慘痛經驗產生出來的。土耳其對歐洲列強的外交政策，決不是積極的，始終是消極的，那就是應付列強的要求，與她們締結條約和協定，一面使德蘇三國的勢力，互相牽制，一面利用她們的均勢，以保持中立。

溯自這次歐戰發生以後，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土耳其即與英法締結互助條約，成立事實上的同盟關係，該條約第一條規定：如在地中海或戰爭中，英法或土耳其參加時，應互相援助。此時土耳其對英依存的色彩極為濃厚。這是因為土耳其目睹德國併吞捷克，意大利征服阿爾巴尼亞以來，軸心勢力逐漸侵入巴爾幹，頗有感到本國的危險。一九四〇年六月意大利參戰時，這互助條約當然要實踐的。可是土耳其政府却充分地認識事態，藉口戰爭準備尚未完成，而拒絕參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德軍進入羅馬尼亞，控制了黑海的一角勢力。

土耳其的北部遂大受威脅。於是土耳其與德英二國的關係，遂由平衡而倚重於德國了。

其後，巴爾幹全人軸心的掌握，德軍進迫東地中海和兩海峽，土耳其儼於德軍的威勢，又因英國的物資援助路線已斷絕，遂於六月十八日與德國訂立德土友好條約，現出親軸心的趨向。這樣，

土耳其的對外政策，遂進入了一面與英國提攜，一面與德國握手的階段。此外，又與蘇聯重新承認一九二五年締結的中立和不侵犯條約。及至德蘇開戰，德軍更攻入克里米亞半島，又控制了黑海的一部份，而在五月間，英軍不法侵入伊拉克，伊拉克遂全部在英軍的控制之下。德蘇開戰之時，敘利亞又為英軍與特戈爾派軍隊所劫持，西亞的局勢，與德國在南歐的勢力，針鋒相對。當時蘇聯又戒備於高架索的疆界，使土耳其的處境甚為危殆。土耳其乃接受美國的租軍法案，逐漸改取依存美國的政策以自重。去冬以來，因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成功，東線紅軍的反攻大獲勝利，英美在西亞的軍力也逐漸增強，於是隨着本年一月的阿達那會議，土耳其又現出親英美的傾向。土耳其就是這樣地在現實的見地上，運用其圓滑的外交手腕，維持了中立。

土耳其因其所處地位的重要，所以交戰列強對土耳其的策動，或明或暗地不斷進行着。德國派遣日本大使，英國派遣許閣森大使，蘇聯派遣維諾格洛夫大使赴安格格，展開白熱化的外交戰。尤其英國時常派遣艾登訪問土耳其，英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底親自赴安達那與土耳其首腦會見，進行最熾烈的外交工作，美國也派遣特使威爾基訪問土耳其活動。土耳其在這樣外力壓迫之下，為什麼至今仍守中立，不願參加交戰國的一方呢？其原因不外有下列幾種：

英美兩國召開德黑蘭會談之後，便以種種手段壓迫土耳其政府，力謀其參加反軸心陣營。可是土耳其似乎採取謹慎的態度注視戰局的推移。最近，英軍事使節團抵德黑蘭，已着手調查土耳其國內的軍事設施及軍事基地等；又新任地中海方面最高司令官威爾遜，最近也抵安加拉。最近安加拉和斯丹埠兩部，英人技師和工人激增，這些英人似乎是從事增強土耳其國內空軍基地的。又土駐英大使愛爾貝，最近返抵安加拉，策謀加強英土關係。所以各方盛傳土國政府將行改組，參加戰爭之說。在反軸心國想以土耳其領土為跳板而向巴爾幹開關第二戰線的今日，土耳其的動向，遂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土耳其地位之所以見重於交戰國雙方，主要是由於其地理軍略上的重要性。因為土耳其是亞洲與歐洲間的橋樑，且為亞洲與歐洲相接之處，因其控制達達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握黑海與地中海間交通的咽喉，且與蘇聯的抗戰生命線高加索相鄰。所以土耳其的動向便

一、土耳其陸軍的裝備，和戰具不能適應近代戰爭的需要。土耳其擁有常備軍三十萬，目前爲了維持武裝的中立已經動員到一百萬。可是這些軍隊缺乏現代化的裝備，軍需器材的生產力更是付諸缺如。反軸心國雖已供給土耳其近代戰具與裝備，但只足以充防衛之用，而不足爲攻勢之用。

二、土耳其是一個多岩和砂地的國家，並且是一個農業國家。她在戰前雖多輸出農產物，但開戰後，爲了自衛已經動員約九十五萬兵員，結果招致了糧食不足。自前年一月中以來，首先在首都安格拉實施了麵包配給制，現在已在國內三十九縣施行，配給量一日成年男女爲三百七十五格蘭姆，一九三七年以後出生的兒童，幼兒爲一百八十七格蘭姆半，勞動者爲七百五十格蘭姆。土耳其因爲站在戰火圈外，這個數量若較之巴爾幹諸國，可算是最多的。可是物價的飛騰，軍事費的增加，貿易的杜塞等，對於生活程度一般低的土耳其國民，也招致了經濟的困難。加之土耳其的工業極爲幼稚，結果軍需品和重工業品，幾乎須仰給於德英美三國。其中由英國各地的輸入品最多。由此看來，土耳其的經濟狀態，必需的原料物資，頗爲缺乏。所以若沒有強有力的物資援助，尤其是軍需品的支援，要繼續進行長期戰爭，是很困難的。這也可說是土耳其不願參戰的一個要素。

三、土耳其自近世以來，戰亂頻仍，國力大衰。上次世界大戰以後，不但處

於戰敗國的地位，且又再三受到協約國的軍事蹂躪。其後雖經凱末爾的慘澹經營，從事於復興工作，但至今尚未臻於富強之境。若是率爾參戰，不但國土有重遭蹂躪之危，即過去的復興努力，也有全部化爲灰燼之虞。

可是巴爾幹各國以及伊朗，伊拉克等國，其先雖欲維持中立，却因反抗不了交戰國的威脅利誘，終於放棄了中立，而捲入戰爭漩渦。土耳其爲什麼能夠避免重蹈她們的覆轍，而維持中立到現在呢？因爲土耳其的地理形勢，使交戰國雙方不敢輕易侵犯她的中立。土耳其據有達達尼亞海峽的天險，使英德兩國各具戒心。這區區一衣帶水的海峽，不但握歐亞非三大陸的交通孔道，且爲地中海東北隅的鎖鑰，與溝通地中海至黑海的咽喉。處於東歐戰略與貿易中心的海峽，從黑海滾滾而來的一片急流，經此海峽流入愛琴海形勢之險，足以阻止任何一方交戰國的侵入。土耳其却利用這種優越形勢，周旋於倫敦、莫斯科、柏林之間，對於各方頻送秋波，所以能夠在這種國際混亂局勢之下，至今還保持一塊乾淨土地。

可是由於最近國際情勢的發展，英美對土耳其拉攏的工作，更見積極化。於是我們不能不懷疑土耳其的中立政策，究竟能否維持多久。但我們可以斷定，目前的土耳其在下列的二個前提下，決不會輕易放棄其中立國的有利地位：第

一，在土耳其的中立和獨立未受到侵犯的時候，她決不會放棄中立。反過來說，在土耳其的中立和獨立受到侵犯的時候，她必會放棄中立，而與挑釁者相戰鬥。第二交戰國雙方的勝負未顯明以前，土耳其決不會放棄中立。反過來說，交戰國雙方的勝負已很顯明，而有勝利

可能的一方又給予極大的政治利益和豐富的軍需物資時，土耳其也會放棄中立，參加戰爭。因爲土耳其據有達達尼亞兩大陸的達達尼亞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所以自歐戰發生以來，各關係國都爭相拉攏土耳其。蘇聯只能經由這兩個海峽，始獲得地中海方面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曲意奉承土耳其。英美和德意因和巴爾幹寶庫有着密切的關係，也莫不爭相籠絡土耳其。因此土耳其只要默默地坐着不動，自會由英美蘇德等國給予許多的援助。如果土耳其站在英美方面參戰，則待機於保加利亞國境的德軍，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可以達到海峽，以制土耳其的死命。如果站在軸心方面參戰，則駐紮於蘇聯國境至伊朗，伊拉克，舒利亞間的英美蘇軍，立即可以開到土耳其國土。

總而言之，土耳其的動向與戰局的進展有重大的關係，戰局的進展是可以決定土耳其的態度的。

省發光
耐光度
電明准
用瞭確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上海廣東路二〇號東亞海運大樓五樓 營業所
電話二一六九二九〇一三九〇番

上海樹浦平涼路五〇九號自一八號至四〇號 工場
電話二二一五(呼)番

中國之新國民運動

戴 英 夫

一 新國民運動成長之背景

要了解中國之新國民運動，首先應了解在新國民運動發生前後及成長歷程中的環境演變。因為任何一件事情的產生，都有其時間的和空間的背景，決不是憑空可以出現的。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迄今一百年的時期中，國運一天天的衰落，形成百孔千瘡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推究其原因，由於政府措置之失當者半，由於人民生活之失宜者亦半，總之是精神的和物質的兩方面綜合的缺點。到了民國二十六年秋天，由於國策的衝突而釀成了空前慘烈的中日事變，被害之廣，劫難之深，足以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的地步。其後民國二十七年冬天以後所崛起的和平反共建國運動，雖然逐步開展，於二十九年三月實現國府還都的大典，二十九年十一月簽訂了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在政治外交的折衝上固然獲得滿意的成功，可是考之一般民衆，對於中日關係仍未有深切的認識，對於其私生活的消沈，頹廢，奢侈仍未有絲毫的改善，這種

情形顯然與建國工作大相逕庭，而且也不能和逐步進展中的中日關係相配合，因此對於全體國民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改善之要求乃日見迫切，而需要一有計劃有組織之運動以資振起，新國民運動乃在此需要下應運而生，這可以說是新國民運動產生的消極方面的理由。

再就東亞的局勢來觀察，中日和平運動發生的契機，可說是由於日本對於大東亞共存共亡的倡導，而獲得中國方面有識之士的同情與響應，因此共同努力以求大亞洲主義之實現，東亞新秩序之建成。但大亞洲主義之目標，乃在求東亞各民族之自由與解放，而妨礙東亞民族之自由的解放者，厥為英美侵略主義。英美侵略主義在東亞的勢力，根深蒂固，創巨痛深，必須一舉而剷除之，東亞民族才可以得救。於是在各方面條件醞釀下，爆發了三十年十二月八日開始的大東亞戰爭。大東亞戰爭，是關係整個東亞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其結局可以決定每個東亞人的命運，所以其勝利也得由每一個東亞人來爭取。當然今日

的戰爭是一件千端萬緒的事，要協力戰

理由。

由於上述的兩項需要，新國民運動的口號便於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國民黨第六屆四中全會時正式提出，而於三十一年元旦由主席正式頒佈了新國民運動綱要。新國民運動的內容既經確定，其實施就着着進行，而逞如茶如火的景象。今年一月九日中國政府更進一步的宣佈參加大東亞戰爭，當然其責任也就加深一層。今年八月三十日，日本又將英美勢力據據百年之上海租界，交還我國，今年十月三十日，中日兩國又簽訂了同盟條約，完成了中國真正的獨立自主。十一月，大東亞各國代表，暨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代表，均蒞臨日本東京，舉行大東亞會議，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披瀝爭取大東亞戰爭勝利的決心，和建設新東亞之最高原則。凡此時局的進展，莫不與新國民運動有着密切的配合，而刺激着新國民運動的強化。在此環境中所孕育成長着的新國民運動，自然也就充滿着新鮮，活潑，進取的意味。

爭也決非空口吶喊，或少數人的努力所可了事的。必須每一個人以全副的精力物力貢獻於戰爭，使戰爭獲得實惠。因此自大東亞戰爭發動後，每一個中國人又多添了一個重大的使命。這個使命，能不能負擔呢？這又不能不期待新國民運動來喚起和促進了。這可以說是新國民運動發生的積極方面的理由。

二 新國民運動之內容

因為新國民運動是孕育成長於上述環境之中，所以新國民運動的內容，也就針對着這現實的環境。關於新運動的具體內容，在新國民運動綱要中標舉得非常明白，現在即就是項綱要之重點加以分析和說明。

新國民運動的終極目標，是要求三民主義的實現。三民主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手創，是救中國於垂危臻東亞於共榮的惟一大道，可是數十年來，因為措施的失宜，三民主義迄未能獲得實現，所以新國民運動，首要推究三民主義所以不能實現的癥結，而加以矯正。

三民主義首先所標舉的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目的是要求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可是幾十年來，中華民族的命運確一天不如一天，在英美侵略主義的蹂躪壓迫下，過其次殖民地的悲慘命運，民族主義的不能實現，是極明顯的事實。然則民族主義何以不能實現呢？是由於大亞洲主義的不能實現。大亞洲主義也是國父所手創，與民族主義可以說是表裏相關，脈絡聯貫的，中國的獨立自由，有待於東亞解放，而東亞的解放，也有待於中國的努力。新國民運動，就是要使民族主義不僅在中國國內兜圈子，而且還要把眼光擴大到整個東亞。這一點，不但是形之於理論，而且已經見之於事實。自大東亞戰爭發生後，英美人在中國的勢力，完全肅清，跟着大東亞戰爭的進展，各國在華的專管租界，先後由中國收回，而上海兩租

界，也於八月三十日交還，同時更成立了撤廢治外法權的協定，迨至十月三十日，訂立中日盟約，將百年來中國積累而成的殖民地色彩，完全掃除。凡此事實，都證明了中國民族的運命，與東亞民族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因此新國民運動關於民族主義的主張，已經得到事實的證明。

其次，三民主義中標舉的民權主義，但是在過去中國政治，却逐漸踏上個人獨裁的地步，適與民權主義背道而馳，考究民權主義不能實行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民衆，不能有組織化的團體，行動不遵紀律，人各爲政，所以易於給獨裁者有可乘之機，而跋扈恣肆，弄其權柄。所以新國民運動以組織團結爲信條，對於全國民衆加以有計劃的訓練，這項工作，也正是在着着進行之中。

再次，三民主義中標舉的民生主義，但是中國的民生問題，却日趨嚴重，民不聊生，這原因，完全是因爲不能節制私人資本，人圖自肥，不顧衆利，英美經濟侵略亦因之乘機威脅，所以新國民運動，要以發展國家資本，來代替以往的個人自由經濟，尤其是爲了支持大東亞戰爭，必須將一切物資，加以圓滑的統制，嚴密的管理，儘量撙節，以供戰爭的需要，所以國家資本的發展益加迫切。而且已經和國策配合，而逐步見諸實施了。

以上是新國民運動的終極目標，爲了要達到這些目標，新國民運動又要求每一個國民的生活加以革新，因此提出了公而忘私，享受少，貢獻多，說老實話

，心事光明，善善惡惡，同甘共苦，均勞逸，寧讓美，勿掠美，寧任過，勿賤過，行動紀律化，知識科學化，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清除貪污等種種信念，以爲每一個人生活的座右銘。

新國民運動的內容，是在上述的原則下，確立不移的。

三 新國民運動的推進

自民國三十一年元旦，新國民運動綱要頒佈以後，接着就展開了普遍的宣傳工作，到了三十一年六月，爲了確立新運的行政機構起見，行政院會議通過設立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七月一日，該會正式成立，七月九日，國民政府更頒佈新運總動員令，以促起全國之注意。

三十二年九月，爲便利推進各地新國民運動就在各省市先後成立了新運促進委員會分會，並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在首都召開新運促進會議，商決要案甚多。

新運的對象，固然在於全體國民，但是因其體大事務繁，所以決以青少年訓練爲首期工作之重心。三十一年七月，即曾訂立新國民運動第一期青年組織訓練計劃大綱。九月底，行政院第一三〇次會議通過中國青年團暫行組織草案和中國童子軍暫行組織草案，三十二年九月，因鑒於過去中國青年團和中國童子軍系統分立之不方便，乃將兩系統合併爲一，改稱中國青少年團。三十二年三

月底，舉行中國青少年團總檢閱，日本及滿洲國青少年團，亦被邀參加。自此以後，青少年團的組織，乃呈飛躍的開展，先是以學校爲主體，現已漸次推廣到社會上各階層中。

爲了集結優秀青年施以最嚴格之訓練及最嚴密之組織起見，有中國模範青年團之組織，於三十一年十二月底正式成立。

三十二年一月，新運動會又成立了中央青年幹部學校，其作用在於中國青年團幹部指導人員之養成，中國青年模範團幹部指導人員及團員之養成，及上述兩項人員之再訓練。其受訓項目有精神教育，思想訓練，體育及軍事訓練，勞動服務，生活訓練，工作指導，技能訓練諸端。

除了上述的經常訓練外，臨時的訓練

工作，如三十一年七月，舉行優秀大學生集訓，八月，舉行新運暑期講習會，三十二年七月，更舉行大規模的暑期集訓營，分爲青少年團集訓營和公務人員集訓營兩部，前後兩期，第一期在南京，第二期在上海。

對於一般國民之訓練，新運會曾訂定宴會限制辦法，國父陵寢及銅像致敬辦法，國民服制條例，元旦國民團拜辦法，國民結婚禮服辦法等，公告全國，一體遵行。

新國民運動的推進，經將近兩年的努力，已經成爲影響中國國民生活的重要的動力，政府方面，既全力推行，人民方面，也一致擁護，其前途必有重大的效果，以供獻於中國的建國運動，並貢獻於大東亞的建設運動，這是可以預期的。

感冒頭痛



海克的止痛粉

齒痛
神經痛
流感

藥房
均售

上海河南路
東亞公司

印度之饑饉問題

嚴 懋 德

據報載，目下印度東部及南部各地正遭逢空前未有的食糧恐慌，餓死者，不計其數，號稱印度之倫敦的加爾各答市，一日間竟有數百餓殍，由於印度境內的食糧恐慌，迫使人民生活更陷於困苦之境，不滿的情緒到處充溢，進而醞釀社會的不安，使反英風潮愈趨激化，這自予印度民族運動以重大的影響，增加了英國印度問題的嚴重性。

本來，印度土地肥沃，物產富饒，其農村素有世外桃源之稱的。可是從英人統治印度後，在英人的竭力榨取之下，於一八七六年到一九〇〇年的二十四年中已發生了大饑荒十八次之多，餓死印人達三千三百萬，據印度產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比之英人統治印度前的十七世紀同時期來，饑荒次數竟多至四倍以上，這是多麼驚人的現象！

印度三大河流的沿岸與三角洲地帶，為世界著名的農產地，可是近年來全部的農產，已不足養活印度的農民了。有萬萬以上的農民是終年不得一飽的，每日所得生活費僅在一安，約合四角四分）死亡率超出英國三倍的原因就在這兒。

從上所述，印度的饑荒，已不自今日始，須知這全由於英國對於印度作超經濟的榨取和欺詐，使印度人過着極度困

濟的榨取和欺詐，使印度人過着極度困貧乃至愚昧無知的生活，進而使富有之國，產米很豐富的印度，竟時常發生糧食不足的饑饉，這正是英國資本家的賞賜，為人類所想像不出的慘劇，然此種饑饉死亡的慘劇，到了現在仍為連年不變的事實。

際此印度各地遭逢空前未有之大饑饉的今日，印度人民身心的痛苦和憤怒，只有愈燃愈烈，最近不特常有種種傳說，在孟加拉地方農民為饑饉所迫，便大肆掠奪，發生暴動，甚至在孟買巴根第地方，即發生警官開槍射擊集中領米之羣眾的事件，當時被殺者達十五人，而同樣事件，在其他各地皆有發生，所以說，現階段的印度饑饉問題，已絕不是英國的武力所能制止，其前途的進展，極堪注目。

檢討印度這次饑饉，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有四方面，茲略述於下：

(一) 印度本是一個產米很豐富的國家，尚不足全印的需要。及印緬離行分治，仍由緬甸每年供給於印度的糧食，約佔輸出總額百分之五十，無款的緬甸成爲食糧不足的印度最大供給地，自緬甸淪亡後，每年向印輸出約一百五十萬噸的米糧，頓告斷絕，於是靠外來輸入米糧的地方，即告恐慌，而感不足。

(二) 自二次大戰爆發後，印度即成爲英國軍需供給地後，勞力缺乏，影響

於米糧生產不少，同時境內駐軍激增，爲供給他們糧食起見，又不得不向各地強行徵發，於是引起民間糧食不足，加之由於英人搜刮，每年例須由輸入的食糧，達五百萬噸左右，以供英倫之用，所以印度食糧更感缺乏，進而引起恐慌，造成了饑饉的現象！

(三) 印度通貨流通額在一九四一年，不過二九六四萬盧比（印幣），而一九四三年竟增至六二五五萬盧比，因此刺激物價暴漲，尤以食糧價格上漲漫無止境，使印度人民的生活陷於極端窮乏之中，不難想像而得。現在印度的食糧價格，高於二百五十倍至一千五百倍戰前價格，這高價格，在每年所得不過四十五盧比的印度人民，確是莫大的威脅，因無力購買高價格的食糧，倒斃於街道者，處處皆是，此由於惡性通貨膨脹，使食糧價格暴騰的緣故，影響於印人的購買力。

(四) 目下全印運輸車輛被徵發，已不供民需之用，於是某地多餘的食糧，往往一時不能立即運至消費地帶；同時在雨季時期，又不能運輪，所以運輸欠靈活，使消費的都市頓時遭遇食糧恐慌的襲擊。此外，各地瘧疾，虎疫，災害頻仍，影響於食糧生產不少，這無款的又是針對印人生活的一大威脅。

自印度東部大爆發飢荒後，印人餓死於街頭者，爲數殊足驚人！據英國印度事務大臣阿梅里在議會上報告：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六日，僅加爾各答市，餓死者二千四百九十二名，因飢饉及其他原因而倒斃路傍者四千七百九十二名，於此可知，在加爾各答市直接或間接而死亡者約有七千餘人，此外在孟加拉，孟買，麻拉加斯等地尚不計入，其實孟加拉一地饑饉，尤益嚴重，爲全印之冠，倫敦新聞紀事報載：「孟加拉省各地

的居民逃至加爾各答者，約有十餘萬，多數已於途中餓斃」，又說：「在印度約有二千五百萬人乃至三千萬人行將餓死」，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大饑荒！事實上，印度人民的體格，在最近十年來，早已顯露脆弱與不健康，加上了瘧疾及虎疫的猖獗，患霍亂，赤痢，結核，卡拉加爾熱，皮膚病，癩病等症而死亡者爲數甚多。例如一九三五年的統計，熱病佔三百七十萬，呼吸器病四十八萬餘，赤痢病二十八萬，霍亂病二十萬，天然痘九萬，而最近病者數字有六十四萬餘，二十二萬多雙眼者，十四萬癩病者，十二萬狂人。如果這些病人，一到了全窮糧盡時，難免又是倒斃於街頭者，這樣說來，印度人民生活的貧苦，與這次饑饉有着密切的關係，而印度的貧窮，又是英國資本家壓榨所造成的，所以三百年來，印度的饑饉，貧困和死亡，已是英帝國主義獻給印人的三部曲。

目下印度糧食的恐慌，乃極行嚴重，各地饑饉死亡者到處皆是，暴動事件更有不可遏制之勢，因此，印度總督華維爾將軍不得不赴各地巡察與彈壓，竟不惜目視印度人民餓死，企圖以武力解決，但恐已不可能了，因爲印度民衆身心的痛苦和憤怒，只有愈燃愈烈，決不能給英國的武力所能鎮壓下去，然而澎湃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已經遍佈了全國。所以在覺醒之下的印度人民，早已結成一支偉大的力量，對於英國的進迫，必然顯萬萬死以抵。江海外二百萬印人在江特拉斯領事之下臨時政府，已遷往緬甸境內，而印度國民軍準備進攻新德里，這不是予英國以強有力的答覆嗎？由於印度境內食糧饑饉愈見嚴重，反映出英帝國統治者的沒落，也即是印度未來光明的預兆！

陸軍海軍
策會社
御用

土木建築請負材料販賣



株式會社
華名

東和組 東和組 東和組營造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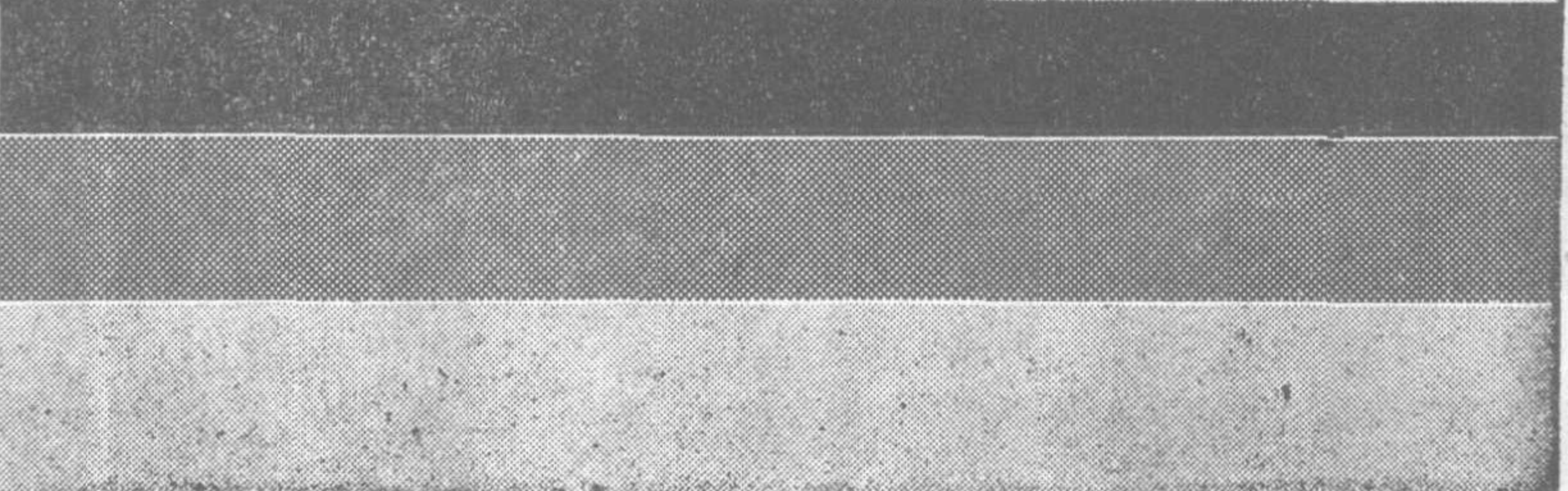
本店 上海北四川路九三二號

電話 { 四四一八五四番
四四一八五七番

出張所

杭州 新民路三六五號	電話・二三一五三
市中心區南二條通二一二號	電話・二三三七八
浙江省 石 橋 港	電話・〇二五〇五七五
香港 九龍 金巴利道三六號	

南通之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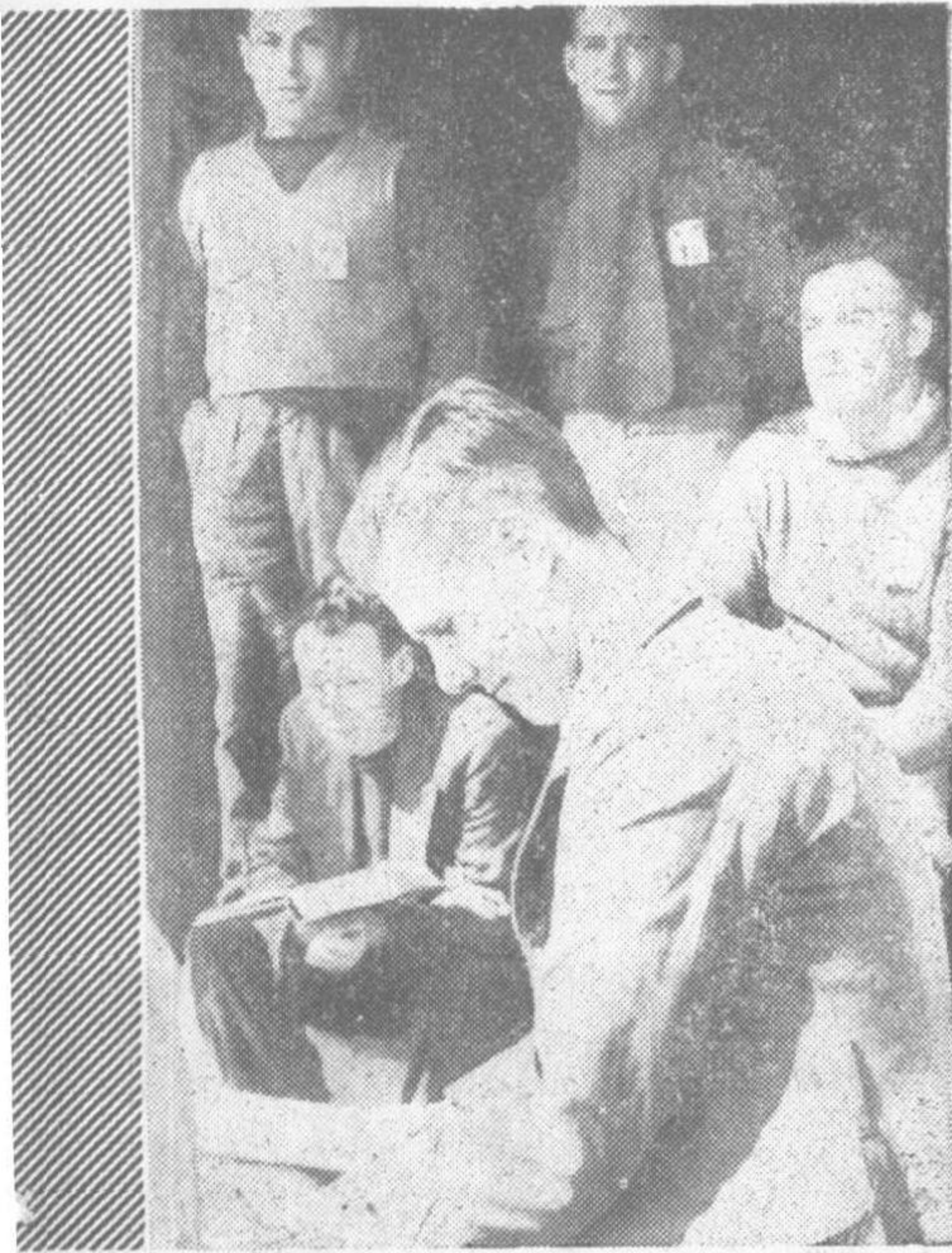


← 淮河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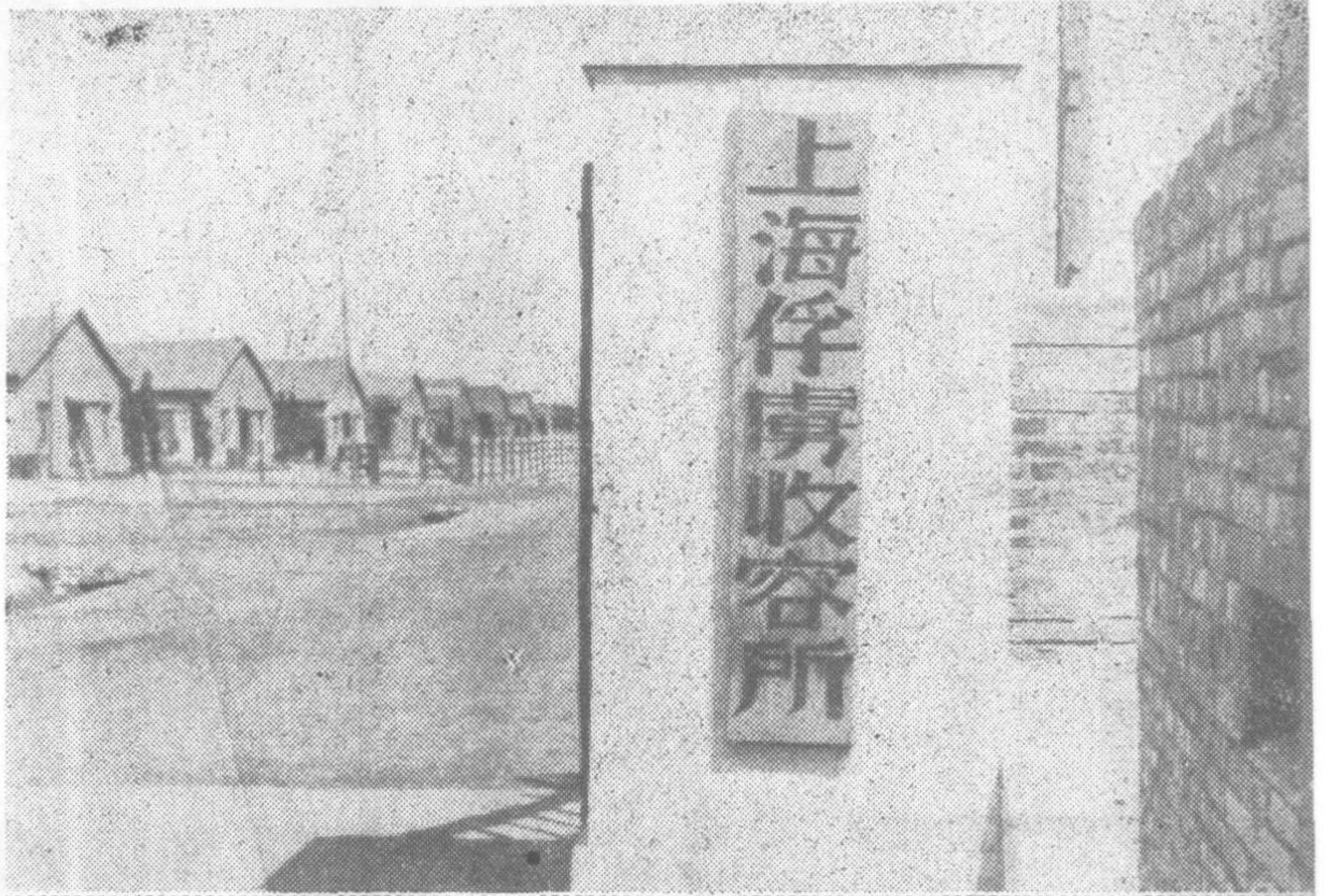
南國風光 →

逍遙自在



在工之餘，他們讀着他們愛心的書。

居留着一千五百名投降將士的上海俘虜收容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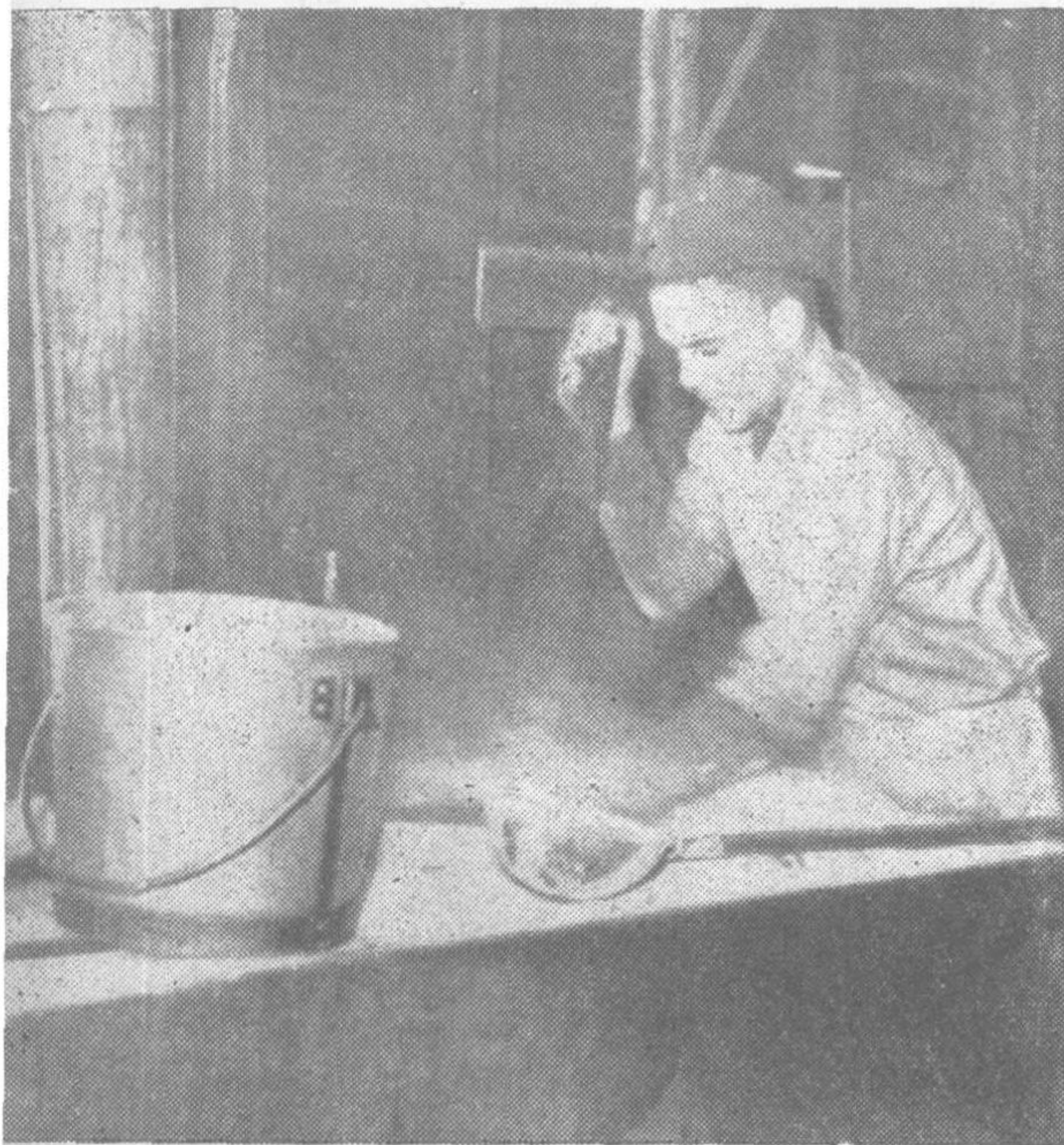


利用着休假日的空閒，來洗滌自己的衣服。



他們幸福的享受着鋪滿了宿舍的和暖的陽光。





。了熱快就西東的裏鍋，着作工的真認樣那



。 「虜俘子廚」的驗經廚庖有很有着信自

(七) 提着一桶一桶豐盛榮養的飯食，今天伙食的值日生們。





養營

腸胃

素

者



馮三味

(下) 夢 舊

四 實際行動的起步

GyoSan 離我去後，並未留下住址，也不告訴我此後將要做些什麼。但總還是三天一見，五日一面，常到我家裏來走走。後來却不知爲什麼，竟幾個月沒有見到他的蹤跡。當初我們每次吃飯嘗到他送來的竹葉腿，或因感到寂寞而想起他時，總大家爲他的安全擔憂。往後日子多了，也就漸漸淡忘，不再提及他了。

一天晚上，我正執筆凝思，在編第二天的講義時，忽然發覺前門有叩門的聲音，我們都疑心是最後一班的郵差。待我開開門來一看，卻並不是送信的綠衣使者，而是一個鬚髮蓬鬆，工人打扮的瘦長個子。直等到他走進客堂，在燈光下細認面目，才知道是幾月不見的 GyoSan。我見了他這副模樣悲喜交集，問他何以如此裝束。他聽了我這個問話，好像竭力要追想他第一次來我家時的情形似的說道：

「我離府上之後，就被介紹到工廠的粗紗間裏去作工，在那裏竟生活了三個多月，對於現代的棉織工業，倒頗得了不少知識。只是初進廠時，抗包子稍覺得吃力，並略受老工人

的欺凌吧了。可是不久也便練出勁來；工人也都彼此相熟，和兄弟的親熱起來。真是熟能生巧哪。」

「那麼，你現在是紗廠工人了？」

「是呀，我本來已成了熟練的紗廠工人，可以加薪了。但誰知道剛認識了幾個朋友，手脚也都練出勁來，却就遭遇飛來橫禍，給公安局被捕了。」

他說到這裏，便指一指蓬鬆的頭髮說道，「你只看我這個，就可估計我在獄的時間哩。」

我這纔恍然明白是一個新出獄的囚徒。於是我就叫妻爲我們各預備一身替換的衣衫，以便浴室去洗澡。同時並將我新購而稍嫌窄小的藍呢西裝，拿來送 GyoSan，作爲我歡迎他出獄的一個慰勞。

從此 GyoSan 又恢復他翩翩少年的書生本色，時常出現於我的家庭中了。不過他現在已不是紗廠工人，而是常和開北青年學生廝混在一起的學生夥伴，或者他已派爲開北區學生運動的領導者了吧。

其時北伐軍的聲勢，震動全國，牠的先鋒已快迫近松江。一向具有組織的上海市民，已早燃燒着革命的烈火，引得男女老少都拉長了頸子，期待革

命軍的到來。這時上海近郊，雖還變有碧虛澄的部隊，但因民心背離，大勢已去，雖有飛天本領，也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一天晚上，GyoSan 又飄然的來到我家，並告訴我「明天午後，全滬市民將要發生暴動。」說着就從口袋裏面拿出一百塊錢「勞你代雇幾個縫工，趕製三百面青天白日的小旗幟吧。」於是他又飄然的去了。

我所服務的 S 大學，原是一個具有革命歷史，政治敏感的學校，牠早就在東橫濱路的景賢女學校內，設有歡迎北伐軍籌備處，且已向三友社祕密定製印有「S 大學敬贈」字樣的大批手巾和牙刷，預備送給最先佔領上海的東路軍。

果然，次日中午，我到籌備處去一看，已有許多同學排成十人一組的小隊，不久就要應驗 GyoSan 的預言，向各指定地點出發了。這天 GyoSan 好像有意要和我來搭夥，一同被派到吟桂路的警察分局去繳械。出發以後，諸事順當，不到半個鐘頭，就將鎗械子彈全部收繳了來。並未遭受絲毫的抵抗。可惜鎗械的年齡比我還要老過一倍，只好負在肩上做

個裝飾，不然我們還想參加另一小隊，去攻留駐東方圖書館裏的散兵呢。

我們將鎗械存籌備處，正在晒台上看動靜的時候，忽見屋後軌道上從北站方面開來兩個緊接着而不附車廂的車頭，風聲電馳般向吳淞而去。原來景賢女校後面，就是從北站通吳淞的路軌，我們每日從青雲路到籌備處去，就必須要越過橫濱路的軌道，才能進入大門。這是中國最早而又用鋼梁爲枕木的第一條鐵路。據說當初鋪路軌時，曾以損害風水爲由，受過當地百姓一致的攻擊。即此一點，就可反證近百年來中國民智已大有進步了。

這時四面已經發生疏散的鎗聲，而寶山路上靠近商務印書館的一帶，更有緊密的機關鎗聲和大炮聲，儼如火綫上的一般。其實這些機關鎗，只有天曉得和我們曉得，都是用火油箱和鞭爆所做成的本廠出品，雖然聲音悅耳，可以亂真，實際却是連蒼蠅也打不倒的。但用以嚇不知虛實的敵人，却也和孔明用空城賺司馬懿一樣，未始不是無辦法中一個救急的辦法。

不過因此不能不使我們顧及實力的問題。據我所知，這時

吳淞方面還有一千七百李寶章的軍隊，如果剛才的車頭是去裝運救兵，開到關北來打工人的話，不是就要拆穿機關鎗的西洋鏡，成了上海人所說的「打翻火油箱」了麼？那時不但大隊工人，直接受其摧殘；就是商店住戶，也難免要遭受洗劫。因為這些餓虎似的殘軍一遇正規的北伐軍隊，便會站不住脚，溜之大吉。而在進出之間，關北市民就不免被吞噬了去。因此我就觸動心機，邀同Gyo San 去做破壞淞滬路軌的工作，以便阻止李軍的進攻。

五 遇險和脫險

我們完成任務已將下午五時

，各人都已帶着倦態各自回籌備處去休息去了。只有我一個入悵然不樂，深怕自作自受，將那些貪饞的虎狼趕往江灣鎮去破壞我私人在江灣的家庭。因為那時江灣的新校舍已快落成，我已將家遷往校旁的莊家花園，而且妻又新近養了小孩，一個產婦怎受得起這驚嚇呢。於是我又急急拉着Gyo San 上江灣去接我的家眷，預備用汽車將母子接到租界的旅館裏來住上幾天，再看情勢。

但這時候全上海已入於混亂狀態，各汽車行已拒絕將汽車駛往郊外，如何能到江灣看我的家眷呢。幸虧四川路底的某車行是我所素識的，經過我和主人的交涉，並慎具了負責賠償的保單，這才派遣一個老練的車夫，將車駛往江灣而去。車一過了江灣站而轉入老鎮，車路已經到了終點。我們就將汽車停在路旁，徒步趕上莊家花園去。但誰知道到了家裏，向妻說明來意，却竟遭她堅決的反對，以為住在江灣要比上海安全得多。而且小孩也幼弱得可憐，受不了寒風和車子的震動。倒反不如省一事好一事。同時莊園主人莊老太太也一再的相勸，要我留家眷在江灣，好和她們做伴。直到我們

步出莊園，趕往路口上汽車時，莊老太太還遠遠的向我揮手示意，似乎說「如有什麼，都有我在。」

於是我們重又登上汽車，向四川路方面駛回。但不料我們的汽車開到江灣車站，正要穿過火車軌道轉入汽車路的時候，從吳淞來的李寶章的軍車，恰好由江灣站蠕蠕的開行。車中兵士荷鎗實彈，軍容嚴肅，一望而知是到關北鎮壓暴動去的。我和Gyo San 兩小時前所預料的一切，都不幸而言中，而我們在兩小時前所做的工作，却也不算徒勞，不久就要發生實際的功効了。

來了。我見形勢不佳，就立刻命車夫將車退回江灣。可是匆促之間，如何轉得回頭呢？待後打好倒車掉過頭來，車夫已早開足速力，將車逃出機關鎗的火網了。我從車窗中回頭望望持志大學的橋頭時，拿小旗的檢查員已早中了鎗彈倒在路旁，只有他手中所拿的小旗似還橫在枯草桿上寂寞淒涼的隨着寒風拂拂的飄揚。

車子將到蓄植公司的三叉路時，車夫突然減低速度，問我往那裏去，一面自言自語「呀，好危險！呀，好危險！」似乎是在回憶他橋畔的遭遇，並對自己的脫險表示欣慰的模樣。

「還有通租界的路麼？」我望一望手錶，短針已快橫在六點鐘上。

「路是有的，不過要繞大圈子……」

「有路就開！五馬路鴻運樓還有人請滿月酒，我們趕上去喝喜酒罷。」

「……」車夫沒有說話，但我料想他心裏也贊成喝幾杯來壓壓驚的。

真是事有湊巧，車到復旦大學門前，徐蔚南君正苦走頭無路，獨自在校門口東張西望，想找車子上租界裏去。見我駕

到，便接連的向我招手，要求搭乘。結果承他用法國語向我敬了一枝「絞盤牌」捲煙，隨即攀登車廂，一同回上海來了。

我因一天沒有吸過香煙，而且緊張終日，疲勞過甚，便默然的銜着煙捲養神，讓車夫將我們送進帝國主義者的租界。

車子停在鴻運樓前，已是燈火輝煌，搏戰方酣的時候。我就從荷包中掏出二十塊錢，給車夫充酒資，一面又代二位徐君送了禮金，臨時加入當場的賀宴。席間談起「毀路退敵」

「橋頭脫險」的口頭新聞，無不談虎色變，驚喜交集，一致舉起杯來向我和Gyo San 致敬。感奮之情，遠在替小孩作湯餅的主人以上。

當晚伴同二徐投宿五馬路的東亞旅館，時候已經不早，但我急於想知當日毀路工作的效果，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覺。第二天，四川路的交通，已入半戒嚴的狀態，轉展繞道，走到橫浜路的籌備處裏，一進大門就見東首廂房裏面，已堆藏着許多麵粉子彈，左首靠窗的地方，還供好了一架新型的重機關鎗我就知道這一定是昨日下午火車出軌的兩獲品了，不覺心花為之一開。聽說昨天車頭出軌倒在地上的時候，實

三天

吉靈

×月二十七日

異常煩悶的日子，要發狂的日子，下了一天雨，天井中全是積水，衣服到處濕漉漉，心快要爆炸了。

「忘了我，你還是回去吧，不必等我了，十分地對不起你。」

披着雨衣的郵差送來的快信，又浮現在我腦中。
啊！啊！女人就是這樣的東西嗎？

友

熱血自足上湧起，淚珠在眼中打滾。

想要一架像電話般的機器，能馬上載着我去見她問個究竟。

聽屋瓦上的雨聲淅瀝，過了一夜。

——無論如何明天去見她一次，定要帶着她同走。

×月二十八日

雨下得更起勁了。
索性下個痛快吧！讓一切都

沉沒到水中。
沒有雨衣，沒有雨鞋，提着

箱子到火車站。

眼鏡被雨點沾成一片模糊，水自髮下流。

襯衫貼着肉。
雖是雨天，火車仍那麼擠。

看到擠在人羣中背着米的女人，我想起了家鄉的母親。

——爲什麼都要這樣辛苦的活着呢？

爲青春之情熱而在拼着命的我，是有些渺小的啊。

雨停了。
初會的生疏之地。

雜在人羣中出了車站，茫然的走在街上。

心中燃燒着焦急之火，汗由額上滴下。

歇息於小旅館的矮樓。
沒有帳子的床一，桌一，凳子二，僅此而已。

囑茶房送去喊她來的信。
聞嗅着茶房端着着的米飯香

時，深深地感到流浪的悲哀。
眷戀起溫暖的家來。

得着信的她來了。
一進門便倒在我懷中，兩個

人緊抱着痛哭起來。

「喘着父親來的。」
「爲什麼回來了就不再去呢？」

「不行啊，什麼都不行。」
看她抽搐抖動的胸部，那

同居過兩個月的生活，滑膩豐滿的肉體的幻影引誘我，使得我難忍。

想一口把她吞下，或用力在頸上扼死，不然叫她殺了我吧！

「無論如何非在一起不可，一刻也不能離開，死也得相抱着死在一起。」

「我無法走，你還是忘了我回去吧！」

在她裸露的臂上狠命擦了一把，想擦下一塊肉來。

「沒法反抗，所有的事父親都已知道，看管得很嚴。」

嬌小的影子一出門去，我便又憤怒起來，用腳踹倒了地上的箱子。

「懦夫，懦夫，懦夫的我啊！」

夜，
隔壁房中嚮導女哭起來。

樓下有人打牌。
躺臥床上，臭蟲在脊背爬行

往事煎熬着不能入眠。

×月二十九日

街上有大車的隆隆聲。
收糞夫敲着空桶自窗下走過

茶房送進來一信：「你趕快走吧，我不能與你同走；已被父親看管得無法出來了。」

「混蛋，混蛋，罵一千個混蛋也不算多。」

街市在眼內旋轉，放送器內的流行歌在腦內澎湃。

一個人，往何處去？
小巷內有母親替兒子叫魂，

也想回去抱着母親痛哭一場。
徘徊在巷內，想衝進她家去

把那個老頭子父親拖出來問個究竟。

「探花第」的大匾巍然高懸。
被趕了出來。

「請……請……請你馬上就走。」

不作聲驚視着的她的兄弟。
隔着板壁的她的哭聲。

走吧！
無邊的暗晚。摸索在小街

，到火車站。（完）

山路上的機關鎗聲愈來愈密，屋頂上面也到處有青天白日的旗幟出現。車中兵士眼見車的傾覆，前面內鎗聲又是密如聯珠，傾料北伐軍已到了關北，於是陣營大亂，統統經東橫濱路往寶樂安路而逃，一千多人頓時烟消雲散。可見軍閥隊伍，真是一文不值。後來日本軍警發見這些逃兵都向四川路上蜂擁而去，爲保僑民安全起見，就在寶樂安路的禮拜堂前，搖起機關鎗來阻止。但在逃兵們的心目中，以爲關北是黨軍的領域，決不讓其容身，還不如到租界，或者死了還可以博帝國主義者的憐憫，送他一口外國棺材。因此仍有許多士兵，白白的死在機關鎗下。結果還是日軍見了可憐，掛了一塊「卸除戎裝可過」的牌子，網開一面，這纔讓其空手的逃走

了事。從此關北就全入於市民的掌握之中，而東路軍嚴重薛岳的勁旅，也於第二日的清晨進駐南市和關北。於是國父所手定的「青天白日」旗就飄揚於整個的上海市空，直與天日同垂不朽。

這段故事，曾在當時的報上，未走訪本人，又不實地調查，以語焉不詳，毫無要領。舊友佩弦君曾見該報的記載，特從北京清華學校寫信來問我，這事，並非因那君不願知道，這是一件事，因爲那時我信也，復這事，因爲那時我信也，在一件事，因爲那時我信也，君的一併寫在這裏，作爲我對佩弦

自己的生日也已改成了陽曆的日子，陰曆的日子，除了幾個無法使自己全然不顧的如重陽、中秋、除夕之類的節期以外，所同自己還有些聯繫的，就只有僅僅兩三個友人的生日的日期了。

而露的生日也是那好像永遠擱在我的記憶的一角的同我還有些聯繫的兩三個陰曆日期中的一個。

好像永遠擱在我的記憶的一角，每在我看到露的時候，我往往會想起她的生日；要是她的生日是在快來了的話，就是不在她的面前，我也偶而會想到它。

什麼事情對於我好像都顯得很是沉重。

實在，我可以說我是在望着露的生日的一步步的走前來。終於，走來了那生日的當天。

雖然是露的小生日，我在預備登門去向她祝賀一聲以外，總在想隨帶一些可作為生日禮的什麼去。

可是，到了那一天，我却並沒有可作那樣的設備的些微的着落。

於是我逼我自己去看了天口

這引起了把他已積壓了四五

年的話有了一個盡情的洩露。他說爲了那一百餘元累得他不能不有一個東併西湊的張羅。他意思那時的一百餘元並不是現時的一百餘元——那還很有一些分量。

「你就是太天真了，」他歸結說，「天真得簡直像一個小孩子。否則，憑你的聰敏，憑你的才氣，要是再加上一些世故的話，你就會不曉得怎樣成

說的。」

幸而我沒有說出所以逼着自已到了他那裏去的是爲了露的生日，否則會累露的生日也好像受到了屈辱。

看自己跌了這樣的一個筋斗，走起路來好像更加小心了，我不想再到別的地方去莽撞，不管我在我的心裏是在怎樣惦念着那生日。我回頭會以怎樣的一種形式到露的家裏去，我



生日禮

龔意平

功了的，那裏還要儘像這樣地

今天不曉得明天事，甚至白天不曉得夜裏事。這是因爲我們是老朋友，我才這樣實說。就說你這條領帶，只要你稍懂得

一些世故，你也就會用這樣的綠色的了，因爲你用了這樣綠色的領帶，不要說我今天齊巧沒有錢，就說有，我看到了它，我怕我也不會借給你。這因爲我們是老朋友才肯這樣實

實在有些不敢問清我自己。而且就是要問也實在無法問得清

；未來是這樣地變化多端的。我只在看未來的一寸寸地變成現在，在我不息地監視我這只

不見被填就的稚氣的欲的同時。而且雖然我的念頭儘是盤旋在那生日禮的不曉得怎樣去獲得上，我的外表想還是十分泰然的，既然未人會邀我一起去赴他同木木所私有了的約。

到大東門前已過了所約了的九點六分。

「木木想已來了走了，」未人推測地說，稍顯露着懊喪的氣分的。「每一次約我總遲到幾分鐘，想這一次她已疲倦於等待了。」

「六七分鐘想她總不會不等的了，」我不着邊際地安慰着，在另一方面還有些心不在焉的。

因爲並不是我自己同木木的約，我覺得我是很第三者的。

木木的來或者不來，或者不是是來了已走，我都不覺得有怎樣異樣的意味。我只在看到了到了我可到露那裏去的時間了，我却還是只在無所着落中。所以我所給予未人的安慰顯然是很浮漂的。

雖然，木木已在坐了黃包車來，未人的搜索的眼睛先看到

實在是在有些心不在焉的，我却還是在顯得若無其事地隨着木木和未人閑步。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在閑談着隨便走了幾步以後，木木終於開始這樣問。

「隨便」是未人的回答。

「你說到那裏去，宋平？」木木旋過了頭來問。

在未人邀我一起來的時候，

以爲他們已說好了什麼地方的，想且到那裏去坐一會兒再說，我也很無所謂似地答應了。而現在看到了他們也一樣地沒有着落，我止不住在開始不明白未人同木木的約，以及邀我一起來的所以。既然至多只在有湊便消去一些時間的意思的，我自然並不會有什麼湊手的地方說得出來。所以我只乾潔地說：

「我並不在有什麼發言權。」

「爲什麼呢？」木木不明白地問。可是接着她似乎領悟了那是什麼意思，便旋過頭去問未人：「還是你說：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我也只能聽你的吩咐。」這不是意思在逼木木做奮勇的自告者？

可是已到了這一步了，我也只有且看現狀的怎樣展開了。

「我們到大南去好不好？」木木終於顯得不能不說似地說。在那裏有一個舞女舞跳得很好。而且人長得樣子也不壞。

雖然未人和我都好像已表示了沒有異議的，結果我們却改去了沒有舞的設備的大西。

一直在想到那生日禮的怎樣獲取，把閑談從其它的角度牽



引到了木木也是它的編輯之一的雜誌上去。

「你的一篇隨筆下一期用出了，」她高興地告訴我。「今天已看到了它的校樣。」

「已給打就了一個烙印的，你們是不是已準備不一定再用我的文章，那篇隨筆隔了那樣長久才見刊用？」

「這是那裏的話。我們正在要請你再寫一篇什麼。至於那篇隨筆付排得比較遲一些，就只因爲反正那稿費已支付過，

把它稍擱下了，好發別人的稿子，好讓我們付給他們稿費。對咧，你什麼時候可以再交給我們一篇？」

「那也許是實在的理由，」未人插入說。

並不在追究木木所說的是否實在，我只是緊接着說：

「明天就可以交一篇，要是你今天能預付一些稿費的話。」

「我預付？你意思要我墊？」

「要是你墊得出的話。」

「要是數目不大，我可以墊得出。」

「只要一兩千字的。」

「可以，」說着，她打開了她的手夾看了看。

「錢可以這樣拿，我明天起也要改行了，」未人望了一眼木木說。

「怎麼，你放着大學教授不做，也要改做文學家了？」木木微笑着問。

「爲什麼不？可以這樣地先

付後住的。」

「你看你不曉得在胡扯着什麼。」

空氣原來在顯得有些沉重的，至此不覺在蕩漾着輕快。

於是我就從大西買了一塊蛋糕。

「怎麼，你要錢就爲要買這一個？」木木有些不明白地問。

「宋平好像在送什麼人生日禮，」未人猜測着告訴木木。

「是嗎？」木木側着頭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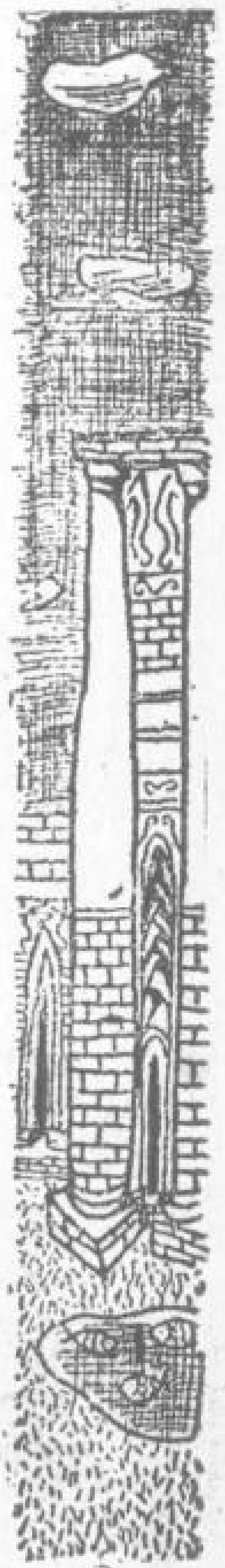
「給未人一猜就着。」

「姆，不曉得那一位幸福的生日者——禮送得這樣誠意，」木木豔羨似地說。

「到你生日，我也會這樣誠意地送你生日禮的——到那時，錢自然並不是從你急湊。」

「是嗎？好，我在等着。」

於是我又在等着那又一個生日的到來，雖然到那時我也許又會從朝到晚儘是盤算着那生日禮的怎樣獲取。



評「何日君再來」(影評)

孫保羅

文

友

男女的結合，怎樣才有永恆的幸福？這在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下，確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過去在封建的宗法社會裏，大都僅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兒女的終身幸福，純待命運來決定。五十年代的今日，似乎文明得多了，青年們早在高唱着「自由戀愛」，門第觀念，固已減低，但買賣式的婚姻，依舊變相地存在着。婚姻的首要條件，輒以經濟為依歸。

就是能擊破經濟觀點，「自由戀愛」亦大都是盲目的，衝動的，男女雙方，大家僅圖外貌的秀麗，「一見傾心」式的戀愛，就是顯例。等到正式結合以後，逐漸發現了對方的缺陷：性格、志趣、理想的互不協調，于是美的化成醜的，幸

福的變為痛苦的；嗣後的相處，根本就談不上有什麼情和愛，完全是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夫婦的「責任」的聯繫。男女彼此另圖發展，再尋理想的對象，戀愛的悲劇，就接着一個一個地展現在人間。因此，便有人倡言：「結婚是戀愛的墳墓」。其實，他根本就不懂得戀愛的真諦，男女結合的基本準繩是什麼？

「何日君再來」的構成，主要就在闡明這一點；可是却欠「深刻性」，僅抓住了一個悲劇性的故事。劇中主人翁沈季康，原是最該博得觀眾同情的一個人，否則趙明英也決不會毫無條件地為他犧牲一切！現在却有商權的餘地，他娶陳玫芬為妻，純站在主動的地位，戀愛期間，他儘可觀察玫芬的

性格、思想、和志趣，但他却為陳玫芬的財產所困惑，在人格上講，這一點就該被批判的。其次，他的性格的懦弱，可說絕無僅有，就對明英母子的安置問題一節，編劇者不強調季康的社會處境的困難——因為現社會還是半封建的，「一言」恒可致人於死地——却將他戲劇式地刻劃成一個可笑的懼內者。編導對於這一點，未免太膚淺了，遠不及同樣題材的「芳華虛度」。

尊處優，從小却任性慣了的（最好是個獨養女），致婚後精神倍覺痛苦，輒遭無辜虐待，于是季康將情緒完全移置在事業上，社會地位逐漸與日俱增，可是他畢竟是感情的動物，工作疲勞後需有溫情的慰藉。助手趙明英，志同道合，思想一致，日久相處，愛苗潛植，編導者在這時，可將明英與玫芬的性情和生活，強烈地來個顯著的對照，究竟應該愛誰，觀眾自有明眼，問題在社會上一般人的未開化，致讓明英委曲地過着一輩子的痛苦的日子，阻礙他們幸福生活的，首該是社會思想的頑固，其次再是季康的兇蠻的妻室，這樣的處理，未知王引先生以為然否？

裏却不宜。玫芬使喚丈夫，什麼東西都可以，明英體貼情人，什麼場合都行，何必一定要斤斤於拿煙點火呢？導演最大的缺點，全劇格調欠統一：悲劇歟？喜劇歟？還有，高潮不夠明朗，待畫面上映出「何日君再來」的字幕，觀眾才知劇終。留給人們的印象，可想而知！

按理這是一齣社會悲劇，它的情調該是沉痛哀婉，導演却愛出插許多無聊的笑料，例如四個懼內者陪着太太雀戰：端茶、拿煙、打扇、陪笑——這對全劇非但不能調劑空氣，却損及它固有的嚴肅性。導演也許太瞭解觀眾的脾胃，處處儘量濫加噱頭，以博觀眾膚淺的一笑，就在沈母臨終最悲痛的瞬間，也不放過製造噱頭的機會。玫芬和季康的抽煙小動作，三番五次地重覆着，在悲劇裏固可產生喜劇效果，在悲劇裏却不宜。玫芬使喚丈夫，什麼東西都可以，明英體貼情人，什麼場合都行，何必一定要斤斤於拿煙點火呢？導演最大的缺點，全劇格調欠統一：悲劇歟？喜劇歟？還有，高潮不夠明朗，待畫面上映出「何日君再來」的字幕，觀眾才知劇終。留給人們的印象，可想而知！

高占非飾演一個懦弱無能的懼內者，與「芳華虛度」裏的丈夫相比，成就相差甚遠，大約限於劇本與導演，性格至為模糊，觀眾非但不同情，却有厭惡之感！徒具魁偉的體格，毫無丈夫氣！他適於演粗線條的角色，對於說情談愛，殊欠細膩和深刻。面部表情，亦較呆板。他的內在情緒很粗淺，時常跳動，沈季康是重於內心戲的人物，他却無法應用他的聲音與動作把它表達出來。兩位女主角，袁美雲的趙明英，缺少生命力，滿面煙容，一無美感，她的藝術前途，將為她的惡劣嗜好所斷送！比較起來，還是白虹的陳玫芬，嫵媚嬌豔，頗合闊太太的身份，其實，發起脾氣來還可以兇恨些，她很擅於演戲，戲路亦很廣。王乃東和張婉等都沒有什麼戲，故從略。

「紅塵」觀後感 (劇評)

賽德爾

文

根據人物而寫劇，輒偏重在性格的描摹；先有了故事再動筆，往往講究結構的安排；因某種靈感的衝動，則大都着重在抒發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藝術的創作，三者固都需要，然因得胎和孕育的方式不同，結晶體的格調與型態亦迥異。

友

「紅塵」是一齣哲理劇，作者應用戲曲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思想，所有虛構出來的人物、背景和故事，都爲了確達這任務而存在。故從作者本身的立場看來，這些戲曲構成的因素，亦僅是「表現他的思想」的一種手段或工具而已！我們要檢討牠的價值，亦祇有避重就輕地從頭旨下手：

(35)

大剌地講，作者表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方法有二種：明與暗。前者是直接的抒發，後者應用象徵的暗示。人是動物，但與其他的動物究竟有什麼區別？通過全劇的演出，主要就是解釋這一問題。俗云「人爲萬物之靈，」靈在獨具的「

智慧」；智慧能使人類進步，亦能使世界毀滅，原因它是屬於「功利」的。在金錢萬能的世界，人類恆竭盡智慧的所能以獲取資源，於是最卑鄙和最殘忍的手段，亦會加之於同類！

這裏，作者提供了一種高於智慧的要素——情感。劇中「未婚妻」的嫁給「大少爺」，是一種超財富的情愛，「母親」二十年夢寐思子致雙目失明，那是人間最崇高的母愛，「小和尚」因思凡而病歿，原是人類本能要求的性愛。愛高於一切，愛能使人間溫暖、幸福、生活得有意義。

另一方面，情感却遭受金錢的作弄，財產將人類割成兩個界限，人與人間的隔膜，亦就是階級在作祟，劇中造成兄弟倆無法消除的輕視與仇恨，原因是生長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何日能使人間無爭無鬥，相親相愛？作者暗示我們，是財產失去效用的時候。

「大少爺」的父親是位與世無爭而歸農去的隱士，可是他的孩子却是一對紅塵中打滾的可憐蟲！這顯然地告訴我們，消極地逃避現實是不可能，子孫們還得替你去喝遺留下來的苦水，在人間受現實的折磨！真正地做人，祇有積極地負起犁把下田工作，用血汗來養活自己。

至於「大少爺」要求歸宗，即遭受母親和胞兄的拒絕，雖不是他本身的罪過，却因他曾在別人的樹蔭下長大，我想，作者內中亦一定深有含蓄，非但要他深自懺悔，而且要看他以後如何教養他自己的孩子才能寬恕。又，作者特別強調宗族與血統，自己的孩子絕不可以屬於任何人，這一點警惕觀衆，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

論意識，與作者過去的作品「楊貴妃」「浮生六記」等相比，顯然進步得多，一掃以往灰黯的色調。也許因爲要發表的東西太多，致有雜亂之感！含蓄深，祇要表現得有層次，有條理，觀衆總可以理解，最多次度的深淺；惟一雜亂，則茫無頭緒，哲理劇尤其顯然，因它本身已夠費解。

需要兒子，就是掛名的也好，作者沒有詳細的解釋。母親思子失明，結果却嚴詞拒絕，既沒有伏筆，亦沒有補敘。就人物說，亦大都沒有顯著的個性，「大少爺」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他的哲學，不知是根據誰的理論，他之冷酷，大約從小缺乏母愛的關係，他之自傲自大，不外乎家庭富有的造成，他給觀衆的印象，好像是一個神經病，環境之所以使然，作者鮮少暗示給觀衆。養身之父對他可說鞠躬盡瘁，却遭他無情的反感，殊令人費解！我想，這是作者對「爸爸」沒有完善的刻劃所致。按理，他該是一個自私、虛偽、陰險、專事剝削人的老渾蛋。其他的人物，個性更模糊。

費穆是個即興劇作家，重靈感，他的才能固得天獨厚，但他的缺點亦在這兒，他的劇作的對白，不是短得要命，就是重覆累贅，因爲寫作時間所限，根本沒有修辭的功夫！間或靈感來的時候，詞句倒生趣有味。他的導演手法亦如此，地位和動作，有時非常機警靈活，韻味盎然，有的場合却平淡得好像沒有經過琢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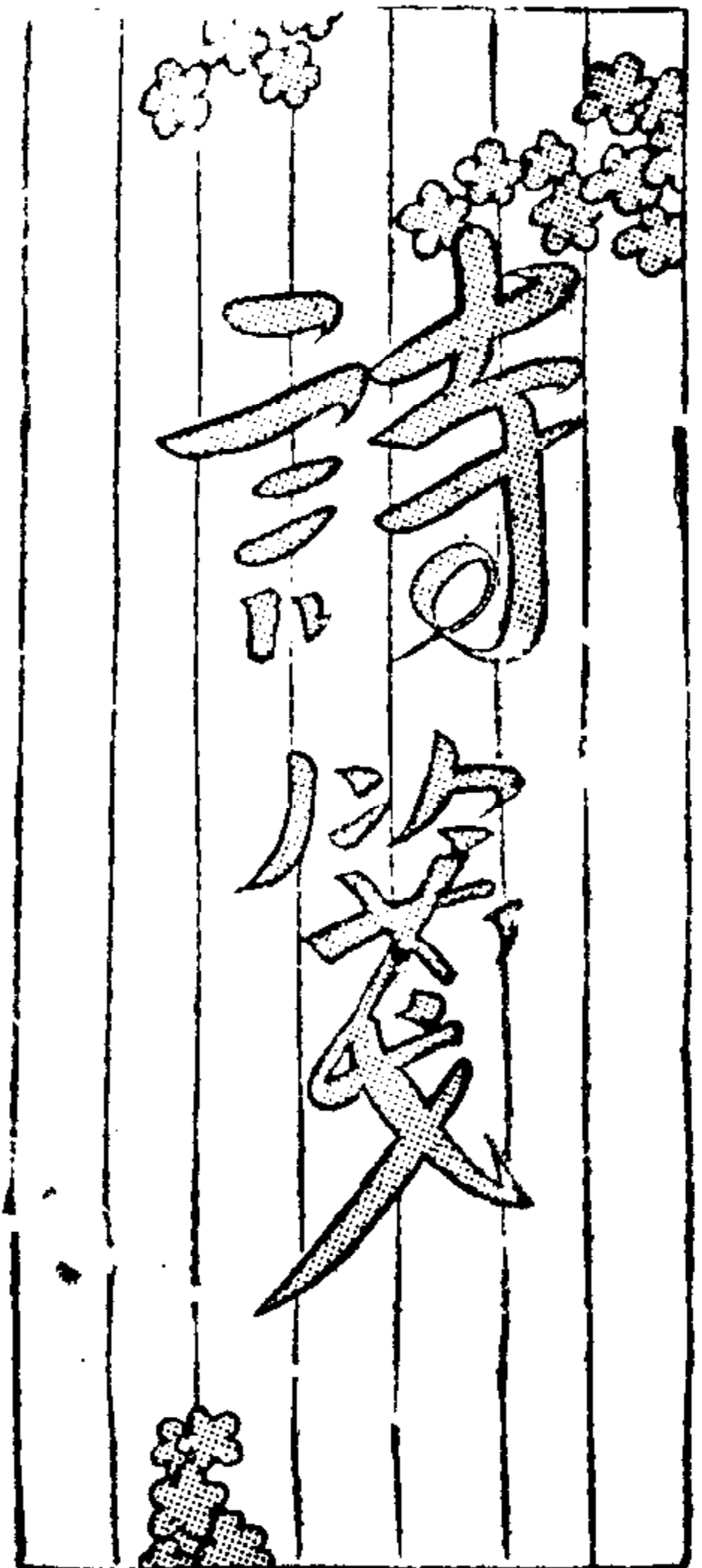
四兩幕的置景，頗富於詩意；第二幕第一場非常凸出，與整個戲有不調和之感，當然裝置是最大的因素，第二場的色彩太惡劣，背景的構圖使人亦有不舒服的感覺。導演態度應用第四堵牆，其實大可不必，例如拉窗簾一節，最初觀衆莫明其妙，第二場結束時應用得固甚佳，但這是喜劇動作，與戲的格調有些不合。

演員的演技，這戲裏懸殊得太厲害，「大少爺」劉瓊與飾「爸爸」的方明，相差得太遠。劉瓊其實更適於演舞台劇，因爲他的個子佔便宜，他演戲很認真，每個動作交代得都很清楚，而且相當洗鍊，尤以第二幕在「未婚妻」的公寓裏。「未婚妻」碧雲，雖沒有什麼特色，却也夠穩健，表情相當細膩，不過活潑的場合還欠天真些。江山與「妻」裏無甚差別，冷山亦是老樣子。「小和尚」林易和「鄉下姑娘」立里，這一對人非常可愛，演技都在進步着。方明以前沒有見過，發音不清楚，渾身寒酸味兒，雙手無動作，需要多多的學習。

X X X

X X X

X X X



紅葉

歌青春

「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董西廬

——紀念一位北國的姑娘——

雁來紅，
是熱情的火焰，
也是贈與年青人最好的
紀念！

這火焰燃燒着青春的生涯！

楓葉，

是你的所愛。

記得那年冷艷的秋天，

你曾經在茵夢湖的扉頁

題着一片小小的紅葉：

「紅豆，南國的相思子。

楓葉紅在北方十月的原野

我們却又忽忽分別！

春天，我們相識。

秋天，我們分別。

如今我孤獨地踏着落葉，

徘徊在園林的邊籬，

把茵夢湖的扉頁反覆地熟唸

像萊茵哈德牽起伊莉莎白

我懷念着你，

遠處在北國的姑娘。

當第二個秋天，

七角楓又紅艷了的時節。

當秋天，

七角楓又紅艷了的時節，

我惦望着你。

扉頁上的字句雖

依舊俱在，

褪了色的楓叶時節，

早已飄失。

而你，雖也關山萬里隔着重

疊，

却好像還在我眼前——

閃耀着溫暖友情的光焰，

照徹我沉悵的胸懷；

放射着青春的熱力，

燃燒起我生命底火焰。

你是盞路台燈，

明亮了我青春的道路。

我將你授與我的愛，

去分授與需要愛的人。

但是往事迴繁，

寒夜殘燈，

心頭又蒙上別時一般的滋味

雁來紅紅在春天，

七角楓凋在秋天，

一般的是迷戀着紅葉的季節

却一忽相識，

一忽離別！

雁來紅，

是熱情的火焰

楓葉，

是你的所愛，

七角楓凋殘時我們分別，

你對我說：

「忍受着漫漫的長夜，

渡過寒冷的冬天，

當春天，

雁來紅紅遍江南的時節，

我會回來！」

姑娘，你將和春天一同歸來

，這該不會騙人的嗎？

雖然自你遠離，

已是第二個秋天，

但是我相信你猶如我相信春

天：

呵，你會回來，

你一定會回來，

你將伴着春天一同歸來！

風雨吟

楊建明

寒風倚着窗櫺嗚咽，

飄蕩的雨絲偃着琉璃掛淚

，

一點一點，一滴一滴，

滴碎了一顆瘡痕累累的心

剩下枯枝憔悴，
傷心人淚下腸斷。

回夢——

像一頁美麗的頌讚詩韻，

被印上斑斑的杜鵑血痕，

悵惘的心滴着抑鬱的苦淚

從今不願再見秋月空圓，
春花虛結實，
縱然有箇溫馨的暖夢，
無奈冷漠的心已如冬日的
冰寒。

「但願培育這枝美麗的玫瑰，
長存於孤寂的人間。」

——讓韶光逆流六年，

一頁生命史的幻夢的記載

寒風倚着窗榻嗚咽，
孤枕溼着點點酸淚。
讓無數的桿狀菌剝蝕此殘
生。
淒清的心如子夜的淒清。

一連串的光陰流逝，

時間磨滅了熱忱的希望。

玫瑰怒放，

病了園丁。

續句四章

應寸照

續句

往昔的一番心血盡化雲烟

，

一度殘風，一度暴雨，

「把天桃斫斷，

煞他風景；

鬚眉衰熱，

佐我杯羹」。

用一半淒涼，

又一半沉悶搓結的繩子，

綁提琴於簷角；

以紫花的帘幕，

將黃昏逐出窗外。

在秋夜的臉上，

書個白日；

讓掩面神傷的雨絲，

獨個兒去啜泣罷！

(首段抄鄭燮的沁園春句)

隨韻

「浣花溪上見卿卿，

眼波明，

黛眉輕，

高綰綠雲，

金簇小蜻蜓」。

流霞消融，

灑落來三年醉雨，

你有一千個黃昏，

我有一千個黃昏。

四月春風，

鷓鴣掉萍葉的根，

漂走的密意，

那裏找尋？

夢也似的齟齬，

塗染得夜都沉吟了；

淡去了的弦韻，

淡去了的心情。

我們在昨天湖上，

又是一舟相偕——

這想不來的糾纏呵，

幾時會盡！

(首段抄張泌的江城子句)

借留意

「新來瘦——

非關病酒，

不是悲秋」；

什麼也都似舊。

花也會開，

金風也會吹人，

夢也無憑證，

沒有多時便醒。

小塘水滿，

依然一般時候；

夕陽如故；

星星也半明半滅；

月也還是悠悠。

夜幕垂下的時光，

小樓的燈也會亮；

琴也會響；

鳴虫也會歌唱。

似舊，似舊——

什麼也都似舊；

又「非關病酒」，

也「不是悲秋」。

(借李清照的鳳凰臺上憶吹
簫句)

八行

「玳瑁窗虛延冷月，

芭蕉葉捲抱秋花」

我將藍色點在你底唇上；

唱一曲「午夜的小河」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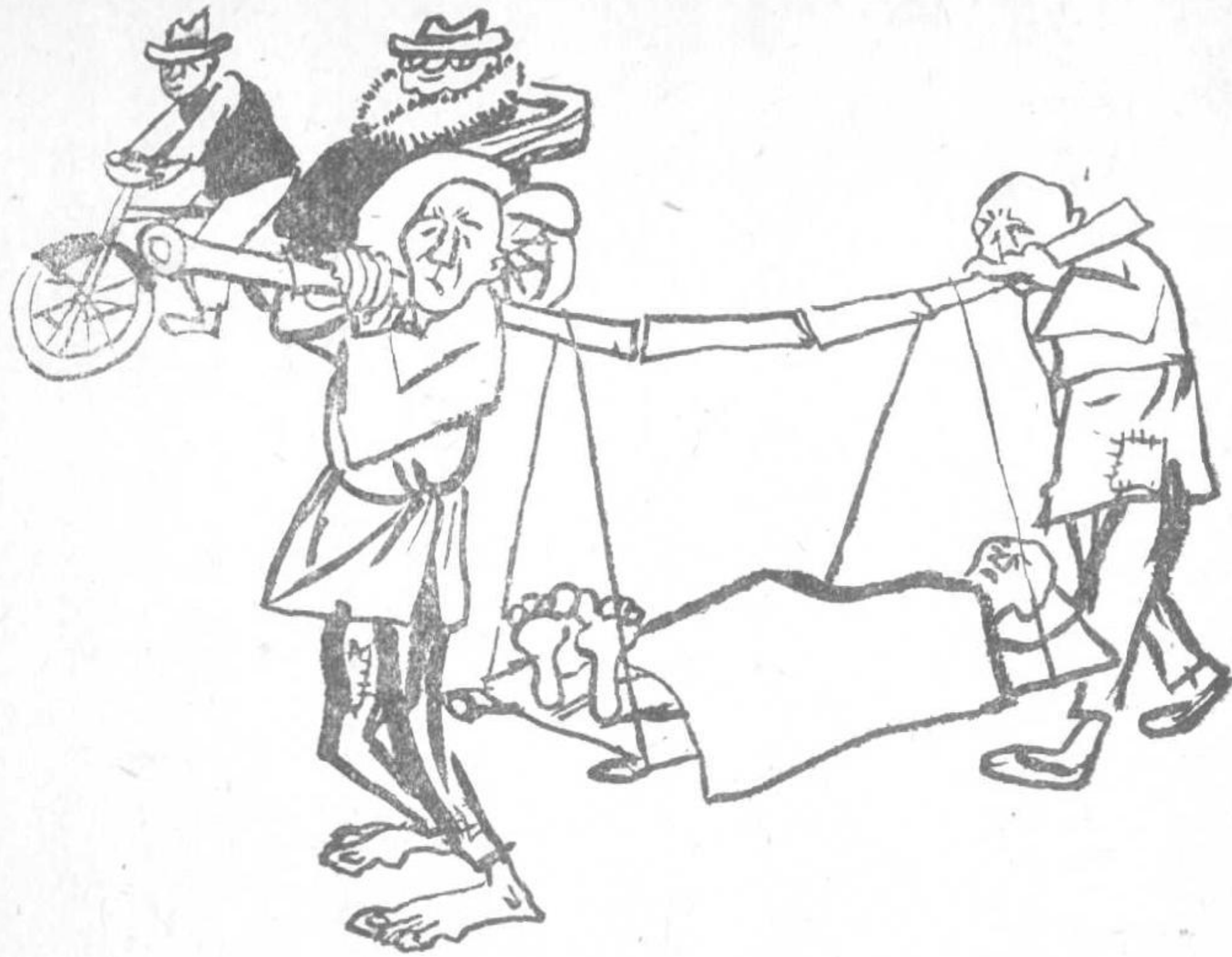
在你的粧臺鏡畔，

曾留下我醉後痴笑。

煩你以囊過葡萄的素巾，

把來輕輕地抹掉。

(首兩句抄燕子肅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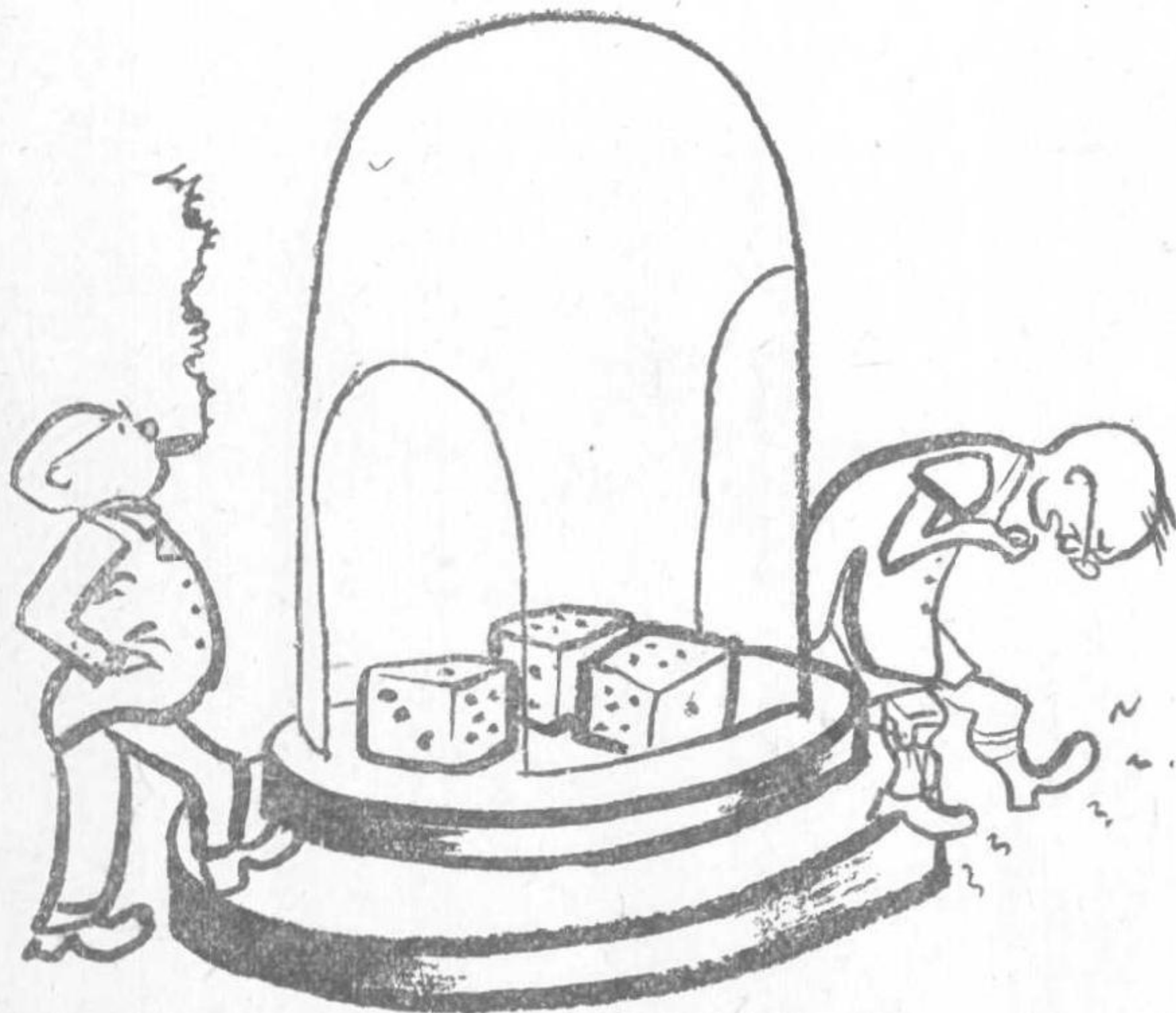
「道語自言自子胖大的上車輪三在坐
借中陳 「病看來出車輪三式轎輛坐當應人病，氣天冷大樣這，道
之生衛得懂不真人種這！唉」

畫漫月半



懷中大鈔票票而尙不獲一飽的洋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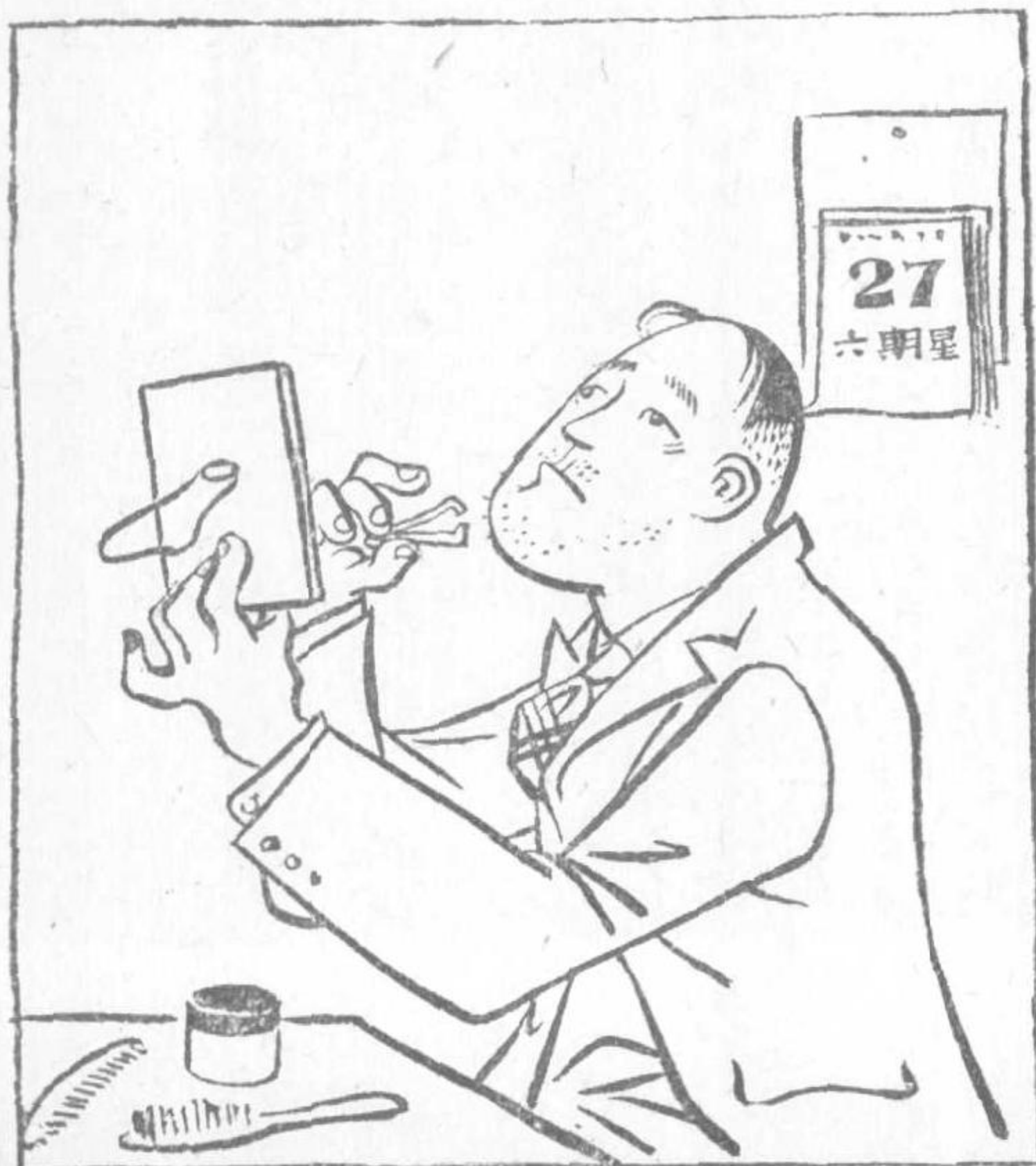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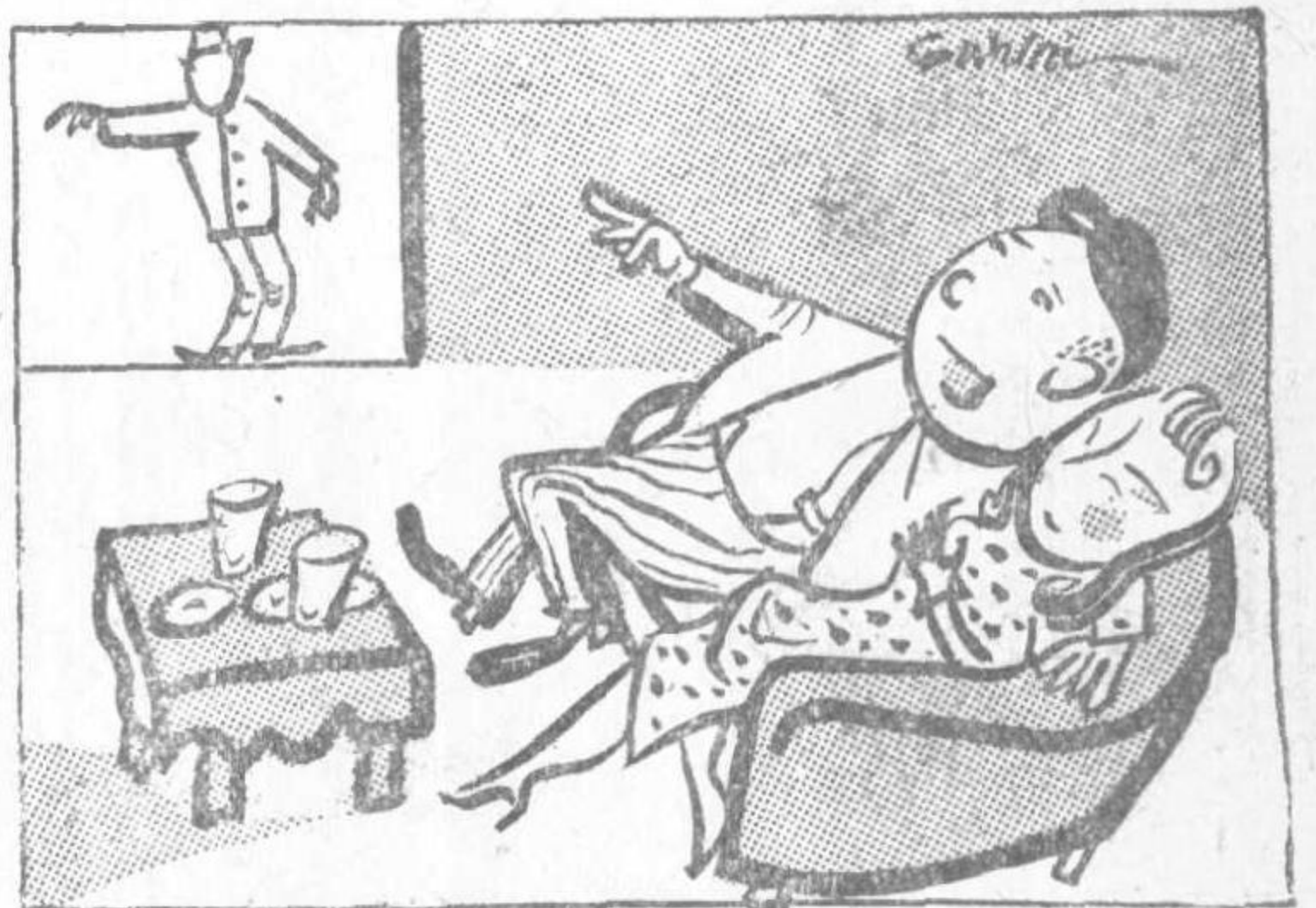
洪欽



作賣樂

問之眼眨

我有要緊的事，叫他們在會客室等着好了。
薩高



野天董

奏前的會約友朋女

各有各的摸的技巧

陸曼作





她在甚麼時候才算真正地接受了這人問理智的指點呢？連她自己也不能斷定，但是她却知道這顆種子降在她心里却不是一兩天的事，差不多和她做寡婦的歲月相同。

現在，她對一切總算明白了，那些兩年來直盤踞在心里的，一切制約和譴責，已經無影無

蹤了；那些在她二十二個長年的歲月里，所蓄養着的祖宗傳流下來的鞏固觀念，在心底已成為炎陽下的殘雪了。現在，一種穩牢的新情緒，儘量佔據着她的心胸，如清淨的浪花，洗刷她的思想，診療她幾月來讓亂思折磨倒了的身心。她消瘦不發育的身軀，突然加上無

限的生氣，她自己都覺奇異怎麼會壯健得這般迅速，精神這般明爽。她一躍就立了起來，彷彿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用敏巧的動作解卸幾天來直沒有脫掉的服裝，不到半分鐘，那些汗臭的衣裳堆在脚下，她用手摸一摸自己的胸脯，想：

「在這肌膚里面包藏的靈魂，已變成一個發着光亮的東西了。」

她決定明天去向公方闡明自己的意思，好趕快離開這里；熄了燈，她很安靜地睡着了。

第二天頭一遍雞叫她便爬了起來，她不想等張媽進來掇拾屋子，自己親身動手打掃起來。

她把應用的衣類大致檢幾件包在包袱里，這樣，準備一旦衝突起來的時候，好走得便當些，她豫斷這場大衝突是不會輕免的，他們將以門楣，家風，和設多舊道德的武器來鞭斥她。她的公方會指著她父親的名字痛罵她，她的婆方會吐唾

沫在她的臉上，她的妯娌會躲在門縫後斥笑她精神病……一切可能的發生都想遍了。

「這些，都沒有什麼可怕」她想：「反正我是準備一場鬪爭。」她的血管彷彿有新血奔流著，動作異常輕快，早晨的涼氣使她興奮得周身微顫，雖很小心地拂拭桌上的細磁器猶不免時時碰響。

最後她換上一件極樸素的士林布大衫，坐在那里考慮怎樣開頭陳說自己的意念和抱負，怎樣辯駁那必然的種々詰責。這時天已大亮，外邊響起腳步聲，張媽開門門蹣蹣腳進來了，看見她打扮得整齊齊，坐在床邊，驚異地小聲道：「呀！二奶方！您怎麼起得這般早呀？您的身子還好麼？」

「唔！好！我的病已經沒有了，屋里都收拾妥當，不用你再來了，你去看方老爺和太太起來了沒有，回來告訴我。」

張媽答應了一聲出去了。這件事並沒這種必要，她是無心無意說出來的。張媽走了以後，心裏又後悔，她是決定在早飯以後大家有工夫的時候再進行。這件事住一會張媽來告訴她老爺太太已經起來了，她隨便把她打發走，命她到開飯時再來喚她。這里他依舊坐在

原處，細心的觀察起屋里的切東西：那淺藍色的天棚，放在五色磁磚上的沙發，高價的水晶石坐鐘，罕有的細陶花瓶，發著金色光澤的上等茶壺，怪形的茶碗，以及平日她最愛惜的嵌著玻璃的大衣櫥……這些象徵著精神階級的尊嚴的東西，現在她不得不從自己的掌握中拋開去了，當她要做一个高超的新思想的執旗者的時候。這些偶像的東西——享福的工具，與她還能有什麼用處呢？別了，你們這些忠誠的伴侶，四五年來的忠誠的青春的侍奉者！永久地別了。

此外，她不能不感覺時間的遲緩，那種人們常有的冒險前的心悸使得她坐立不安。在往日，她滿可以到後園花叢間走走，讓百花的馨郁理一理心緒，這時候無論她怎樣從孱弱一躍變為堅強，從迷惘變為清明，毅然決定了自己行動的歸宿，她也不能抑制下內心漸々起來的騷擾了。後來她站起來開始在屋里來回踱走仿效一般男子常有的姿勢，背著手，她不時映著映在衣櫥的大鏡子里自己的身影：那微々隆起的乳房使她脹著的胸脯很近滑稽，在她消瘦的臉上，濃々の眸子上，發著堅決的光輝，她忽然站

住對著鏡子：「這個年青女子，她不甘受惡習俗的絆纏，閨房的囚制，她要打破寡婦的牢籠走出去了！」她像介紹一個生人似的看著對面的自己心里這樣說：「她的未來會有什麼成就呢？」她相量自己瘦小的輪廓想：「真理的光將包著她細小的身子，污卑的嘲罵也將包著她細小的身子……她畢竟會得到一個圓滿的下場麼？」

她急忙扭過身，離開去，不願讓這不快的思想所勾引，這時候張媽進來請她吃早飯，她才毅然地直奔往飯廳去。

她盡力做出鎮靜的態度，事實殊難辦到，她死勁低著頭，恐怕被桌上的人看出自己的異狀，在她的斜對面有公方的嚴肅的臉和婆方的銳利的眼睛，他們都似有一種力量刺激着她的腮頰，使它發熱和不自然起來。雖然從早晨起直是肚內空々々，却好像剛才吃過飯似的心里飽塞，食物懶著下口，却又不得不裝著能吃。

「這多麼矛盾」她嘲笑著自己，鼓著勇氣擡起頭來，冒險地直視一下公方，他並未注意她，一如往昔地莊々重々；看看婆方，也是一樣，這樣她的心稍平了平，但是驀地身旁伸出一隻手來，摺住她的臂膊，

使她嚇了一跳。

「二嫂！妳今天怎麼啦？」

「我！我很好，你！四妹想必快暑假了吧？」

當她明白是平日最愛最體貼的十四歲的四妹時，覺着可恨又可愛。這樣支唔了一下，隨着輕聲問了幾句關於學校的功課以及遊戲的閒事，雖然全屬無聊，然而她的精神却藉此漸夕恬靜下來。

她好容易敷衍到一個妥當的時間，抑制地離開飯廳，這以後是她以勇氣和心智決定自己今後命運的唯一關頭了。她的心里開始又起了大變化，比先前更難忍受。這是焦灼？抑是惶恐呢？總之她覺着等待的難忍了。張媽正好這時從窗外走過，她叫住她，命她去看老爺吃完了沒有，如果吃完請他到客廳一會兒，她有事請與他商量，而且最好希望只有他一個人。張媽去了，她懷着忐忑的心，在屋裏踱步着。理智和情感都非常迷亂。兩分鐘以後張媽跑來請她去，這時她一點躊躇沒有，大步走出來，心里倒反平靜了，在半路自己警告自己：「妳要放鎮靜些！別顯着太懦弱。」在這短促的時間裏，理智才在她的腦子裏閃電般地迅速地作用着，進門以

前，還能憶起她弟夕的話：「妳要給自己打出一條光明的出路，給許多不幸的女子爭一口氣。」

她的公夕，這位久經寒霜而掙得了紳士地位的老人，望重名高的地方上的長者，坐在那裏，他那矍鑠的精神，健壯的體格，十足地說明了他仍不乏於奮鬥的精神，還不斷地在社會上爭取那豐富的財產，以及那分踞在遠近的宏大事業，這是他半生來的小夕的結晶。但這些並沒有滿足他的廣闊的野心，雖然年近花甲，努力要強的火，却仍在他的心里燃燒着，這一切都表現在他灼灼的老眼以及態度上，這時候他正低着頭在那裏把烟斗的餘燼打掃出來，裝上一斗新烟，她急忙趨上前去抓起火柴給公夕點上，順便倒一杯茶遞過去。

「桂蘭！聽說妳的身體近來不大強健，要不斷找醫生調治才好。怎麼樣？強些沒有？」

「不用，不用，已經痊好了。」

他素來在勞碌之暇，用剩餘的精神和許多別人一樣關心着這位年青的寡婦，他的可憐的兒媳，常把富麗的生活加厲地供與她，希圖平養她傷痛的心。

這樣關懷地慰問特別在這種時候不能不使她起一種心情。這時，這位寡婦感覺着的，是一種懺悔。不料這位老紳士竟在無意里使自己的話發生一種

有益的效力，他一點也不知道。在桂蘭決心上映了一個動搖的影子，她幾乎對自己眼前成長的理智起了懷疑。她像忍耐一股病態上的劇痛把這才生出來的心情所帶來的毅力忍耐了過去，然而，她內部所蓄備的動力已被這毅力壓得沈淡下去，她瞅着公夕的臉，在一瞬間里心里問自己：「快說！到底是做還是不做？」又想：「這位好心的公夕，我將要動怒他了。」同時，她弟夕的話，又響在耳邊：「都是一切無意義的感情，把一些軟弱的女子囚在順服和迷信的牢籠里！」

她的勇氣又浮露出來，「決斷」打擊着她，使她渾身起了輕微的戰慄，她幾似蹣跚地走到公夕對面坐下。「公夕！」

她覺着她的話膠質般從口里迸出來，聲音瘖啞而且抖擻：

「我請您來，有一件事情想和您商量。」

這時這位老紳士才慢慢地擡起頭來，下意識地用那銳利的老眼看夕她的臉，可以說這是

一種發源於詫異感的注意，這種純然地對這位寡婦的直接注意在他紳士人格的價值的發展里，尤其是在他的兒媳成爲寡婦以後到今天，直是嚴格地警戒着。現在，他正視他的兒媳，宛如看一個陌生人，是不太看慣的面相未必不使他心里泛起漠然的感覺來，他沒有說什麼，只是以態度表示答話。

「關於這件事，我已經竭盡我的思想了許久，許久了！現在我再抑止不住我的思想的要求了，我預料這件要求一定會惹您生氣……總之，是關於人的真正的生命和幸福的事情，我想先請您答給我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應該在世間怎樣做，才算真正地取得他生命的價值？只是這一個問題……」

說出這些，她心內的擁塞覺得輕鬆了，也鎮靜下來。

這位老紳士對這「問題」，不由愁然了，他先置疑面前的少婦是不是心神上有異狀，再者，他對這樣哲學的問題不能不說已經厭忘多年了。大約從他走出大學的校門以後，這東西就不會打擾他，雖然如此，他並不難於表示他的成見，但是眼前這位自家人的奇妙的行

爲，却使他一時摸不着首尾，於是他輕聲說：

「桂蘭，恐怕妳的病還沒好吧！妳的精神狀態怎麼變的奇怪了？」

「不是，不，公公！我已經好了，其實我的病就是這種思索病，請您答覆我這個問題。」

「好，假定妳是真好了也罷，可是這問題與妳又有什麼關係？」

他顯出不耐煩的樣子來，覺着她不該問的這末離奇。

「無所謂一定與誰才有關係，誰需要它，它就和誰有了關係，現在我……」

「而且，這大半是男子的問題。一個獻身於社會的人，一個爲人類共同幸福的建設犧牲自己的人，他才需要這個問題，但是妳，一個女子，一個財富家的家族，有暖衣飽食養育妳過優逸的生活。」

「正是這些，正是由於這，我才想起這個問題來。那麼照您所說，公公！這個問題對於女人是一點權限也沒有的了？」

「不知爲什麼她微含愠意地這樣說，紳士把手舉起：

「我不是這種意思，女子固然也可以……」他略頓了一下：「只是得看她的情形如何了

，得嚴格地看她的情形如何；譬如從畸形的環境里養成的知識份子的女子，她門沒有所必需的經濟條件好好營設一個圓滿的家庭，不得已單獨以自己的能力求生於社會上，這種有著特殊情形的特殊階級，方可以與男子並論。」

「那麼我……？」

不等她說出，老紳士有點猜出她的心思來。他能約計到這一切的來由，但是不知怎的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凌辱，怒氣在他心里燃燒上來，他厲聲然而仍是莊重地說道：

「妳？妳必是說妳是個『寡婦』是不是？這不能完全說是一個特殊情形，因為妳是一個富翁的女兒，是一個縉紳的兒媳，一切都不會逼妳離開妳的地位……這樣，妳還要做出什麼事情來呢？」

「我得考慮我的生命的價值！」

她這樣說。她和十分鐘以前已經迥然不同了。現在她變得堅定而銳智，許許多多預備好了的話催促她趕快說，她本想從容行事，說出的話却不禁近似攻擊……

「這就是生命的價值！」他答。

「而且也是真正的麼？」

公公立了起來，他的憤怒顯然表現在他的動作上，他疾步走到窗邊，望了一回，忽地轉過身來，聲音顫抖著說：

「桂蘭！妳既不是有病，那麼妳想生事，想擾亂我的家麼？」

她站了起來，又坐下：

「我並不想擾亂誰。公公我只是想給自己找一條出路。」

「這在我並不算做無恥！」

「好哇！妳這下賤的東西，妳想玷辱我的家風麼？好瘋了？真可惜妳父親的名譽，說這話不嫌丟掉了死鬼的臉哪！」

真辜負了妳的身份，妳覺著念了幾天書，認識兩個字就異想天開，妳吃飽了生閑事不怕人笑話……他坐在窗下一把椅子上，渾身讓憤怒包裹著，桂蘭見勢，便從容立起來鄭重地說：

「公公！我沒有故意觸怒您，像您所想的一樣，我是替我自己將來考慮，如果您肯平心為兒媳好好想一想，也許不至於這般上火。我念了幾天書，您說的很是，若是我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女子，不會說出這樣

事情的，至於我的道理，敢說您比我更明鑒，用不著我解釋。總之，我已這樣決定了，恐怕不能改變，我對不起很多人，這都是由於不得已的造成。」

隨著這兩句話吐出來了。邇來，致使她的身體漸趨羸弱致使她的精神頹廢的原因，在這唯一的時候，唯一的場所，完全給打掃潔淨，感覺到一種神奇的輕鬆，彷彿一隻順著疾風飛



(「。值價的命生我慮考得我」：說地定堅她)

公公對這兩句最重要的話的答覆，從她那攏向耳後的黑髮上，都暗示着她的強固不變。

他呢，這位有名的老紳士，深覺自己的尊重受了重傷，他半輩子在社會上的聲譽所砌成的神聖的驕傲，高高的資格所養就的潔癖，在這里竟遭一個不足道的女子，他的兒媳所玷污了。她竟要破壞他潔美的家風，使他的名譽將因她而下沈。這一個恥辱他怎能受得了呢！萬沒料到，一個不幸會降到他身上來，一陣傷心，這位從不屈服於一切的老紳士竟淒然的落下眼淚來。他兩手支在左窗臺上，面向花園，輕輕地無聲地抽動着肩膀，屋里暫時靜寂下來，在這中間，他第一回開始想起各樣不祥的事情來。他既恨且怕，若使她真那樣做，他將怎麼再去見那些上流的親友。後來他收拾起悲傷，轉過身來坐下，他因保護自己的名譽和地位，不得不在這個女人跟前軟服了，他用安靜的聲音：

「桂蘭！我真沒料到妳會污辱妳這年老的公公。他怎樣待妳，妳不會忘掉了，並且要想：妳起這奇異的念頭，不但毀敗妳老公公一輩子辛勞所賺得的一切，妳的祖先，以及妳地

「妳想怎麼？妳想怎麼？」公公氣憤憤地問。

「第一：我想到社會上去，不願在家里享福。第二：也許還嫁人。」

她像背書似地吐出了這兩句話。幾年來盤據在心里的積鬱，着茶杯邊的銀質煙盒，等待着

下的父親也必因妳而魂靈不安，更與妳自身有什麼好處呢！

妳豈非自尋滅亡麼？妳這樣只會博得世人的唾罵和說妳是賤骨頭；況且，妳雖似命苦，有這樣好環境供給妳享受，而對妳，什麼也不用妳做，終天終年有人陪在跟前侍奉妳，這還

不滿足麼？一個人活在世上奔死奔命，到底都爲了什麼追求這個，受盡了一切艱苦，尤不免窮苦終生。……看那些下流的人們：苦力乞丐……而妳，不費一點心力，一切難得的都得到了，妳到厭棄甜的想法去苦吃，妳豈不是一個痴子麼？

「那麼依您的意思，就這樣一直到死算是最正當的了！享受不費一點心力得來的東西！」她擡起頭來。

「難道妳願意去餓死麼？」

「可是現在我不這麼想。」

「好，妳不這麼想！妳想的是比這更邪更壞的念頭，妳是一個賤種，好！隨妳的便吧，我不屑和妳這般混人辯嘴。」

他終抑制不下高貴的脾氣，把門一摔出去了。

「虧妳還能說出這樣好聽的話來。」

她帶着貴家婦人所共有的惱怒時候的傲態，一邊說一邊輕蔑地走近來，對面坐下：

「是誰教給妳的？是妳母親教給妳的麼？」

「請您不要胡說，婆婆。」

既然豫想的情形都實現了，一切都平平庸庸地在她心里決定，無可再猶豫了，便冷冷地走出客廳，躲脫婆婆無聊的糾纏；一直回自己屋里，把豫備好了隨身用的東西都找到眼前：

「這就是精神苦悶的最後答案啊！像這樣。」她想。

「我拋掉了這種生活，將永遠不願再和它見面。這樣，我算把自己的所有權從別人手里奪回來了。」

「但是那將要來的是受苦，壓迫，凌辱……不，也許是愛戴，光榮……不，不，很難說。啊！很難想像……自由，這就是自由麼？……好了，不要胡想了，反正事已至此，隨它去吧！」

她努力斥退這矛盾心理的衝突。外面很靜，輕輕走出去，恰遇見雜差名叫老馬的，叫過來悄悄告訴他快去叫一輛車。在回屋的時候，聽見她煙屋里

發出閃笑的聲音，她心焦急的，恨不能一展翅快飛開這里。

住一會老馬叫了車，幫她把包袱拿出去，她一點也不依戀這豪華富麗的家園，緊低着頭跑似地跟出去，沒有一個人出來勸阻她，但卻覺着身後有許多惡意的眼睛投過來。

上了車，她遞給老馬三十圓錢，說這是謝謝他往日多照應的一點小意思，其實是因為她感到當她從一個生活邁向另一個生活的劃界的時候，他是她唯一值得紀念的人了。

在路上，她想：

「現在我算是甚麼呢？一個從富貴的鐵籠暴風雨下獨立生長的小花，一切都這般簡單，……是的，一切都這般極其簡單的呀！」她又想起死去的丈夫：

「他怎麼想呢？我這樣做。他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不會怪我的，或者會的，總之，死的和活的是分離着的。」

馬車載着她在野外蜿蜒的大道上跑，輕風迎面掠着她的瘦削的臉頰，路的兩旁，是綠油油的田野，作物隨風蕩漾，在它的肌膚上面閃動着健康的光

。到家里，由她親愛的母親把她接了進去。她真是意外高興

，沒想到正值她懷念女兒的時候，她回來了。她撫摩着自己

孩子的手，用慈祥的老眼貪婪地看着她的長睫毛下的眼睛，覺着她的眼睛現着異樣的光輝，她疑惑她的健康更壞了，這年青軟弱的孩子竟早夕地和母親做了同樣命運的人，她由於心酸淚掉下在握着女兒柔軟的手來。

「從今天起，我要改變我可憐的命運！」

女兒給母親擦着眼淚鎮靜的這樣說。母親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就把自己的抱負和剛才的經過詳細地說出來，請母親不要爲她掛心，萬事都由她自己的能力來安排：不寄生於人，不願做金錢的奴隸，和虛榮的俘虜，做一個切切實實有利於人類共同幸福的人，伸起有用的手，來幫着推動時代的輪子，這樣，即使窮困一生也感到心安。

母親聽說她做出這般奇特的事，驚恐得變了顏色，後來竟便伏在那裏嚶嚶地哭了起來。這一天晚上，她費了一夜口舌安慰母親，不讓老人家擔憂。

翌日一早，當她的公公親自來迎接她回家的時候，她已坐上去北京找弟子的火車走遠了。

到了北京，她弟子已經等得好許久了，她不由得上前握住

他的手，好像在黑暗里看見了明星似的歡喜。那時，他弟子也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孩子氣地說：

「啊！姐！妳已成爲偉大的人了！」

他感謝地小聲叫着，看着姊姊的臉。她感到無上的興奮，眼眶里閃着晶澄的熱淚。

拒

汪野綠

頰上這兩朵紅，已夠誘惑了！

不要再深起笑窩，這顆心更受你的蹂躪，把臉掉過去，

熱情的歌聲又從耳邊透過來

還想敲開這冷寂的心門嗎？

我已失掉了那青春的熱情！

妳說

唐羅

妳說星空碧藍

妳說東天有晨曦

妳說碧藍的星空載着希冀

妳說東天的晨曦映着小溪

而小溪流瑤琮

希冀永遠等着怔忡



農村，在秋收後，照例是料理家務的時期，譬如，子女的婚嫁，衣著的添置以及其他。福森就爲了孩子的定親，要製備一點新衣，於是騙去了幾担穀，帶了好些錢，上城來。

上午九點鐘，福森已被輪船送上了繁華的大城市。戰戰兢兢踏上了廣闊熱鬧的馬路口。馬路，充實着城市應有的一種新的，美的，玲瓏的藝術化的氣象；不論建築物，交通工具，以及男女的人們等。處于這種「前進」的環境里，福森就顯得十二分的落伍；古老的裝束，遲鈍的舉止，粗野的儀表；總之他不能與這前進的城市

底一切相吻合；像其他慣于這種環境的人們一樣。因此，他就很容易給人看出他是一個少見世面的土老兒，屈死。誠然，福森自己也明白，也覺得本身，在這新的環境里不能夠從容自如地活動；什麼都遭受到牽制；一切好像故意在作弄他，留難他；使他表現出一種容易給人取笑的呆拙的愚蠢的動作來。一路上，福森一直惴惴地不安着；彷彿環境裏潛伏着許多危險的動機。——也許這就是壞運氣的預兆吧？——但他實在沒有辦法可以克服這環境和惴惴地心情。他的給日光灼黑的面孔，現在泛上了一層血素的紅色。二顆眼珠子怪樣的，恐懼地不時向左右挑動。

好不容易他走進了一家經常惠顧的布店。他慎重地，精細地挑選着一匹匹的布。結果他選上了四種花色的洋布和嗶嘰，預備喜事里給孩子做袍子和被面用的。店夥忙算下了價目：一共一千八百元。于是他解開外襟上鈕扣，伸手進短襖里面的一只貼袋里去拿錢。這時候，他楞住了。他的黑臉孔，更

起了血素，而變成了紫色。他的一對眼睛却停住了，睜得怪樣的滾圓。二手惶然地摸索着。他把青杜布的新作裙解下了抖着……

「喂！你找什麼？……錢袋嗎？」

夥計見他那副惶恐急得措手無着地摸索，幾乎要摸索到背脊上去的愁態不免好笑起來。

「嗯！不，……是一只皮夾，你你，看見嗎？」

「我怎麼會看見你的皮夾呢？」

夥計忙幫助他在他站着的地板上找尋。但地板上是非常乾淨的。福森的一雙手跟着二片厚厚的嘴唇一齊顫抖起來。

「想一想，有沒有帶出來？別還留在鄉下呢！」

「不，清清楚楚的；皮夾塞在里面短衫左邊的一只袋里。在輪船上我還摸着，上岸時也在……」。

放在里面衣袋里，當然決不會漏落。即使袋破，他外面圍着的青布作裙，束得很緊，也決不至於會漏下來的。那末皮夾決不會向上飛去了的；除非扒手。福森說時，又把作裙解開來，把摺縐的短襖抖着，並沒有皮夾的影踪。况且同一只袋內放着的幾張草紙還好好的

驟在里面。說不定，他正遭到了扒手。店舖里的夥計，都過來看一個明白。

「里面有多少錢？」一個夥計問。

「二千塊，……廿張一百塊頭……」

福森的語音更顫抖了。他的額上擠出了微微的汗水。

「你想想有沒有在什麼地方逗留，歇腳？」

「我沒有，一直跑到這里來的。……不過剛才在那邊攤簧場站了一回。」

「那時，你想想看，有沒有人在你身邊碰過？」

「唔……！我旁邊有一個穿青布短掛的漢子。他比我先走開。但我並沒有覺得他碰我。要是他來扒我身邊的皮夾，總會覺得的。我到底不是死人！」

「咄！屈死！」

人們笑了起來。

「扒手就有這副使你變成死人的本領。否則，誰會在發覺人家在扒自己的錢而不去阻住他而讓自己倒霉？自己不倒霉，扒手就得遭晦氣。這樣扒手還稱得扒手？……」

「現在，我怎麼辦呢？……老闖……」

福森呆瞪瞪地幾乎要哭了。

這嚴重的事件，除却報告警局外，沒有最好的辦法。于是布店夥計給他向警局打了個電話，一會兒這消息傳遍了全城每個警士的耳朵。他們忠誠地給他偵查。

福森守在布店里，等候他們的結果，但他再也不能在店員的招待中安坐于旁邊。焦急地站着，連早煙管也沒心情抽吸。他詛恨自己爲什麼偏在攤簧場聽戲呢？正遭了鬼！二千塊錢，五担穀鈔，他雖然不至因二千塊錢的損失而陷于借債的地位，但究竟是一筆鉅大的損失。他賭咒，今後再不聽什麼攤簧了。

時間很快的過去，已是飯後了。福森並不覺得肚餓，他祇有感覺到喪失了靈魂般的不知所措。也感覺到一陣陣像挖去了肉樣的痛楚。

三點鐘，是輪船回鄉的最後時間，福森猶豫着，應該怎樣呢？回去或等候？終究是二千元的損失，就守一下吧？說不定他們會給他找回來。

不一會兒，一個穿便服的中年人操着北方口音，進店來問王福森，並問是不是被扒去二千塊錢。福森聽着連忙過去答應，並急忙問找着了沒有？

「二千塊錢，現在給你找着

……」

了。」

那人毫不拘謹地坐倒在一張玻璃櫃旁邊的椅子上。

這消息，別說福森，誰都聽着快活起來。這真的幸運事啊。一會兒果然被他們找回來。福森真快活得不能相信起來。

「真的嗎！……先生！」

「當然的事。」

「喔！真謝謝你好先生！」

福森說着，走過去伸手掌來向對方要鈔票了。帶着一副憨笑的神容。

文

「不，錢不在我身邊。那是公事上的手續關係……」

「不錯。」一個店員經驗地點着腦袋。福森可不明白其所以然了。

友

「現在，」那人眯了眯深陷眼眶里的眼睛。抽出支煙來，燃着，說：現在，我先問，你肯給多少，作為我們的酬報？」

「這……」福森考量了一下，吝嗇地定着神。「先生！

可憐我的，我謝你十塊錢，吸包香煙，先生，不算數的！」

對方輕鄙地笑了。銳利的目光在他默然的臉上掠了一下。

「哼！……給你找回了二十塊錢，謝一成也要二百！……十塊錢！……」

福森呆住了。

「先生請你顧憐我吧？我怎麼出得起這麼大的謝洋呢？」

「那末，不給你找回來便怎樣？二千塊錢呀！現在一點謝洋反勒殺吊死起來。現在，跟你說：我們一共五個弟兄，至少你要出一千塊錢。一千塊鈔不過二百一個人，算什麼？你想，吃一頓飯。我們車鈔為你失了多少？」

福森像喝上了一口冷水，連一個字也回答不出來。對方那副慣使的殘忍的神氣，擺着，毫不退讓。店員們見到這副僵局面，忙過來調解：

「先生，事情果然是這樣，扒去了錢，總是倒楣的。現在蒙先生們出力，好容易找了回來；謝，當然是應當的事。不過，這里，請先生寬鬆一點，可憐可憐他一個鄉下人。」

對方漠然地，毫不灰心的朝他投了一眼。意思好像說：「干你媽事？」

「不錯，這樣吧」，另一個麻臉夥計過來說道：「謝了你們五百塊。福森！」他回過身來對福森說：「譬如他們沒有給你找回來，你得損失二千塊，現在就忍痛些作算損失了五百，這樣你就便宜多了。」

「五百」。福森從沒有白白的送掉過五百塊錢，這數目，

一担半穀鈔呀！現在這一担半穀的分量就重壓在他的心頭上。他透不出一聲承認的話句來。可是對方冷酷地搖着頭；五百塊錢實在不能滿足他慾望。這事情可沒有調解的餘地了。店員站在旁邊，瞧着他們一副僵然的態度無法可想。

「如果說你不肯出一千謝洋，那末你就犧牲了二千。我們忙了這半天，二百塊錢一個也不希罕。」

說着他挺然地站了起來。一種冷峻的眼色朝福森打量一下；也在店員們的臉上掠了一下。默然的不屑，彷彿告訴他們這是個「豬頭三」跟他幹不來事。現在讓他去。而這時福森可着了慌。他幾乎正要哭出來了。他潛然地央求道：

「先生！請坐，坐呀！能不能少一點呢？」

「一千，最少不能少了」

對方斬然截然地回答。

福森沉下尷尬臉孔，措手無着地，躊躇地抓着头。

「這樣吧！先生，讓他多出二百塊錢」，一個店員說。

「不，至少至少，八百塊錢。這還是瞧在你們的臉上。」

如果不付幾百元酬洋，決不能撈回一千二百元錢。那末就忍痛一下吧。福森這麼想，他就點着腦袋。

「好！話一句。現在你就跟我上警局去領款子。再好順便請一個保人去。」對方重換上一個臉色說。

於是，有店舖里的店員帶了個店號圖章同着他們上警局去。警察局在城里，一路他們雇乘着三輛洋車。

警察局，對於福森還是初次進見。那莊嚴肅穆的衙門，早唬得他心惴不安，要不是裏面有一千二百塊錢可領他一定馬上會退出來的。他的蠢然的身體，就跟着狂跳的心靈顫抖着。

他們一直被引進了一間空氣更嚴肅的辦公室。正中的一張桌子裏坐着一位身軀偉梧穿着制服的長官。首先有那引進來穿便服的人上去報告了一切；然後他再問明了籍貫，姓名，年齡。以及遺失鈔票的數目。

再由保人蓋下了圖章。一疊鈔票就從長官的手里拿過來，和一只舊老的皮夾。

福森起勁地點着；十張一百塊的。他奇怪了。

「老爺我廿張吶，二千呢！」

「是的，我還沒有告訴你我們這里的規則。凡找回來遺失

的款子，得提半數充作找尋偵查的費用。別說你二千，就是二萬，也這樣。知道嗎？」

骨溜溜的眼珠子朝福森臉上盯了一眼。接着說「你還得付一筆具結費，一百五十元。」

福森手里的一疊鈔票跟着他的瑟瑟地在跳動了。他應該怎樣呢？不這樣便怎樣呢？他怔然地說：

「可以便宜一點嗎？」

「說什麼？……這里不是店舖子，有什麼回價？」

長官的臉上湧上了一股怒意，帶有癩癩的臉皮緊張得像枯皮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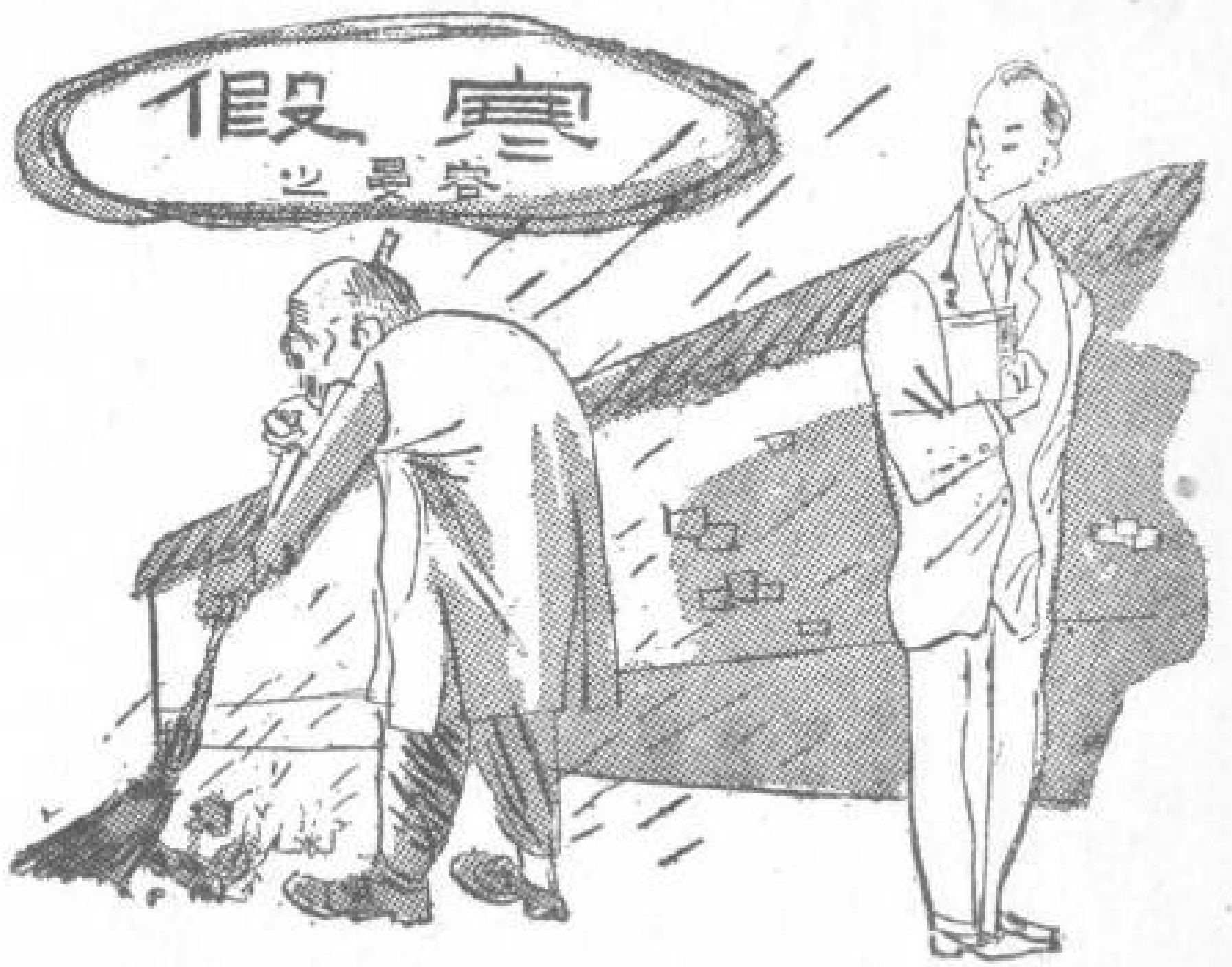
「這是應當要付給的。」店員拿過他手里二張鈔票，給了長官，又代領回了五〇塊找頭。於是推動着福森出來。那個穿便服也就跟了出來。

在離警局不遠的地方，那穿便服的要了八百塊謝洋去。現在剩下在福森手里祇剩五〇元了。再付去三輛洋車的事資，他只剩下二十元了。

「我們走着回去吧！」店員憐憫地這樣說，眼看着在福森手里的二張鈔票。

福森沒有動。在馬路的人行道上，站着，像木鷄似的。

時候已四點鐘，垂暮的太陽，斜上了建築物的屋頂。



今天是最後一天大考，上午十點鐘考西洋史。李平早上很早的就去學校。本來歷史不像英文理化那樣重要——照一般同學的眼光看來，不用那麼早到學校去，儘可慢條斯理的，梳洗，吃早點，然後再穿上大衣去學校不遲，因為功課容易，不須充分預備就能考得很好，何必定要一早趕了去挨凍，在家裏睡個晚覺，多香甜。可是他很早就去學校了，雖然他也知道用不着那麼早趕去挨凍，西北風冷冰冰的吹在臉上也不是好過的事。

他走進校門，大鐘正打八下，離開考試時間還有兩個鐘頭。校園裏景象荒涼極了，黃黃的艸，枯乾了的樹，一條灣灣曲曲的小煤屑路上有個老校工彎了腰在掃落葉，黃了的艸上，覆了層白色的霜，證明今天是個晴天，非常冷的一個晴天。早上的太陽，剛升起來，帶着昏黃的顏色。枯樹上有一羣烏鴉在做巢，這羣黑色的鳥一到冷天，學校結束的時候，就飛來做巢，好像給學校一種點綴，使牠不寂寞；走了一羣學生，添上了一羣飛在天上的叫着呀呀的鳥類。他和學生們一樣，會給校工找出來作，學生們把紙屑隨地拋着玩，他們可是把地上都堆成了鳥糞。天冷了，他們又回到這裏來了。他在校園裏漫步着，對一切平時看慣了的東西都好

像特別有感情，像一個將要離去的人對每一樣他所熟習的東西都寄與依戀。枯了的枇杷樹，不再有綠葉的紫藤，迎春……什麼都給他一個依戀，就是那叫着呀呀的鳥類，平日他頂討厭他們了，今天對他們也似乎有點感情。

他簡直忘了今天要考西洋史，他獨自在校園裏走着，對每一樣東西流連一會，他走過了那掃落葉的老校工，他已經非常老了，頭髮米白，不，幾乎是一根根的銀絲了，手裏拿着一把掃帚，吃力的掃着，老吃了，可是還得用勞力來換一口飯吃，身上披着一身破大氅在冷風裏工作，充滿了皺紋的臉，已經沒有了神采的眼睛，他不知閱盡多少滄桑，送過多少學生出這學校的大門了。他看那老人掃落葉，在那堆落葉堆中，他彷彿看見了老人的一生，春天上的芽，夏天茂盛的葉，秋天慢慢地由綠變黃，冬天，他們在這老人的掃帚下了。這不正象徵着這老人，不，象徵着一切的人，過了兒時，過了少年，慢慢地成長，到後來再慢慢地衰落，老，最後便像落葉似的走到老人的掃帚下，他想，老人也許有過一個燦爛的過去，他也許生活得非常好，也許甜蜜的作過華滿的夢，可是終於掃着落葉，孤獨，寂寞地消耗着他的餘下的日子。他不知道老人會不會重新拾

起他的破碎的片斷，來重溫一回過去的日子，那甜蜜也許更使他感到悲哀。

時間還早，同學們還都沒來，靜靜的園地，冷冰冰的風，昏黃的朝日，環境都那麼冷靜。他最後走到了一座石橋上，下面是一個池塘養了金魚，他把身體倚着欄干，這樣可以看見他的在水中的倒影，風吹水起了波紋，影子也就長長短短地隨着起伏。這把他帶回了現實，他近日的心情也就像那起伏不定的影子，他在這裏唸了六年書了，也就是說他已經經過了六次寒假，每次放假都使他熱烈的盼望着，放了假，像關在籠子裏的小鳥被釋放了似的，可以任意飛，找空氣陽光的，去玩一切能夠玩的東西。今年呢，不同了，他怕放假，什麼事使他不安心，考試時也不能安靜的作試題，只是艸艸地繳了卷，像對自己有許多說不出的愁苦襲來，這愁苦只好自己往肚子裏吞。

李平也是一個有說有笑的孩子，用功，可不是像平常用功的學生那樣一天到晚死唸。他會打球，會談天，會領導同學們，同學們都和他和得來，什麼事他都好像是一個不可少的人，有他，那麼便會更開心更有趣。如今，他在這學校裏唸高中二年級了，時間使他慢慢地變成了一個大人，那麼大人的事他也就慢慢地開始經歷了。

他在班裏是級長，先生的器重，同學的愛護，使他對學校更感覺溫暖。他想要能長遠地在這裏唸書，那該多幸福。爸爸曾經說過，這是一個好學校，真是一個可愛的地方。

不過，他現在懷疑了，他懷疑他是否能長遠地在這裏生活，打球，唸書，談天。他開始覺到這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來的，牠是預備給某一階級的人的，不管你怎樣好，有一天你就不能來，那就是你沒有錢繳學費的時候。

大考的前幾天他便覺到一種不安，直到校長的佈告板上出現了一張佈告時，他所恐懼的事降臨了，他預料中的事，實現了。那佈告上每一個字都使他呆了半天，他想不出下學期怎樣辦法，二千五百元，雖然在別人是不算回事，可是在他實在是個偉大的數目，他開始怨恨着光陰的迅速了，爲什麼那麼快就大考，就放寒假，就……日子要你來，你慢得要命，不要你來，你飛來跑來，這一下子可真快，怎麼辦，真的

，一個十七歲的孩子，還不該操持這些事的時候，便派給他這個題目。

他有點懷念過去了，舊時的一切，對現在的他都是非常甜蜜的，雖然當時他並沒覺到怎樣快樂。他在收拾他的破碎的記憶了，他想重溫一次完美的夢，雖然已像青煙，在他的腦子裏，可還在飄盪着。

文

友

他記得他本來的家，有一個小花園，一隻哈巴狗，一隻小白貓，客廳里有輕鬆的沙發椅子，和畫着花鳥的檯燈，有老石，王媽，和車夫王二，還有一切別的人，那是等到祖母過生日才來家幫忙的，他記得這裏邊有一個人，挺有趣，好像名字叫姜什麼的，他記不起了，順口就喊他老姜。老姜會畫畫，畫什麼就像什麼，一次他給李平畫了一幅畫，上面是一個騎了馬的將軍，李平拿了牠快活地走到爸爸媽媽那裏去，用小手指着畫上的人說：「看看，老姜給我的畫，多好，帶着指揮刀，騎着大馬，趕明兒我也這樣。」爸爸說好，他便用手當喇叭吹着打打的打打的打打，小嘴裏還說了我作畫上的那個帶刀的，喜歡地出去玩。

他真喜歡過陰歷年，家裏熱

熱鬧鬧的，穿新衣裳，有小朋友一塊來玩，放炮仗，吃年糕，頂有趣的還是有許許多多的客人在家，說不定就會帶着他去聽戲或者出門去逛。李平得了壓歲錢的紅紙包，他不就去用掉，因為家裏有各式各樣好玩的好吃的東西，他儘可以慢慢地和哥哥弟弟們去享受，玩厭了的時候，就跑到大人那裏去聽他們談天，他由這許多人當中能知道許多新鮮事，爸爸會經教他唸一首詩，「炮竹聲中一歲除，春風壓煖入屠蘇。」他很快的就能背誦，博得了不少稱讚後，他又跑出去找小朋友去了。

他記得過年頂忙的是老石，他要很早的就去辦年貨，緊緊的忙到三十晚上，糕也好了，年菜也好了，那末他就會抽出空來和李平玩了，他會說許多關於過年的事，那末多，好像在老石的嘴裏吐不完。

正月十五過了，他便要拿起書包重新去上課了，但是他還會記得過年時候的一切好玩的好吃的，在小孩子的心中，如果天天過年那該是多麼有趣，不用唸書，玩各式各樣的玩，平時玩不着的，一到過年也就能玩到了。

他的腦子裏甚麼充滿了那末

多過去的事情，好像一時都浮在他眼前，走馬燈似的，在他腦子裏轉轉。

一年夏天，爸爸帶他來考學校，就是他現在的學校，那時枯乾的樹都茂盛極了，滿地都是綠蔭，那一條灣灣曲曲的小煤屑路上，跑着那末許多人，陪他來的有金伯伯和爸爸，金伯伯就住在附近，他介紹給平兒這學校，很幸運地他考取了，並且是第一。他記得揭曉的那份申報，還在爸爸的書桌裏，上面的日子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日，七年前。如今爸爸的書桌，已經歸他用了，裏邊的文件和機器圖表像片等等東西都還原封不動的存好，可是爸爸不再來計劃他的圖樣了，像一柄寶劍，他的老主人已經殉了國。

他在這學校裏唸書，玩，旅行，過着這樣的生活已經六年了，六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他會發生許多事情，快樂的或悲哀的，幸運的，不幸運的，不知發生了多少變化，把許多人的事業摧殘了，使許多人的希望落空了；他的家也隨着這一切，變，變，變到現在，他們搬到了另一個地方去住，老石，王媽，回到了北方去，並且王媽已經死掉了，他們現在

的家不再有哈巴狗，小白貓，檯燈，沙發，和一切好東西，最不幸的，他們沒有了爸爸，他再也聽不到有人教他唸德文，有人帶他去玩，到杭州，嘉興，到各處有好玩的地方去。他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沒有朋友們來他們家裏了，過年，過節，不再是熱鬧鬧鬧的，代替了熱鬧的是冷靜，哥哥出了遠門，家裏剩下了媽媽弟弟和他三個人過一種無依無靠的生活，他還在學校裏唸書，學校裏能給他許多安慰，同學們親熱，並沒有因為他沒有了父親而減少，並且更能玩的親熱一點。他回到了家裏，看見了媽媽愁苦的臉，弟弟的衣服破了，米沒了，這樣類似的事情，使他不能安心下去，他心想命運是多麼不可測啊，他知道

他需要努力，努力的結果又往往使他失望，他的心天天不知道嚐多少滋味，在學校裏和同學們親熱的玩，笑，他的心也就暫時的鬆快一會，一回到家裏來，就需要一個很大的變動，他得跟母親說家常，老人的心也被近幾年的生活折磨夠了，一說起來就是那柴米油鹽開門七件事，每次都是一樣的幾句話，聽慣了，也就像是必然的功課似的。爲了使老人暢暢

心，他便耐心的聽着，他知道這幾年的生活，會使每一個人受到一個打擊。

這時他忽覺得背後有人拍了他一下，回過頭，是同學張澄波，把他從一幕幕的往事中叫了回來，連忙說了聲「早啊」。

「李平，那麼早就來了，今天考完去我家玩去好嗎？」

「我不想去，還有點別的事要辦。」

「什麼要緊的事，今天考完，爸爸答應我，請同學來家玩，還有唐景煙，老趙，今天不來可不成，算定了。」

他呆了呆想，再說話時張早走開了，他真不想去，他的腦子裏有許多事要解決，一時又亂雜雜地沒有個頭緒。

考試了，歷史的題目發下來，他很快的就繳了卷，腦子亂的慌，不知怎樣好，沒等任何人，當他給這學校留下了最後的一瞬後，他獨自走了，走向家裏，那裏有一個年老的母親，一個年幼的弟弟，和跟了爸爸二十年的那張舊寫字檯。他好像有了力量，他想說：

「生活你來好了，我等待着

你！」

× × × × × ×

詩

行人



七

遊藝會的節目很多，有不少精彩的，可是最引起興趣的還是徐英華主演的「咖啡店之一夜」。

徐英華的這個戲得到全體觀眾的同情，甚至於還有人感動得掉下眼淚來。

動人的原因自然不祇一種：第一是徐英華的樣貌美麗，台容也好，美麗的人最容易得人的好感。第二徐英華一向說話是用的國語，聲音既乾脆而又甜潤，

前情略記

育英女子中學開學的一天，主席校董秦濂凡，名譽校長顧浩，校董徐知誠，校長傅木森等，當然都向學生們教訓訓導了一番。育英女中三十週校慶紀念的遊藝會開幕了。秦濂凡特地偕同顧浩這批人來。當然，他是來賓中一個最受人歡迎的人。他走進禮堂，在全體學生鳴掌聲中，坐到第一排預備好的特別席。

不像有些人演話劇脫不了土音。第三徐英華的演劇天才原來就高，「咖啡店之一夜」又是她演過幾次，所以這次再演，駕輕就熟，跟新排上演的戲自然迥乎不同。

所以當徐英華在台上的時候，座中的一個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着她。看到戲完，改換一個節目時，大家也還是交頭接頸的議論她的演技，說她的樣貌是如何漂亮，身段是如何輕盈，國語又是如何流利，並且還有許多年輕男子訪問她的家世。

顧浩和傅木森都曉得秦濂凡的意思，他今天來，就是為的看這個節目，不是徐英華主演他不會來。他常常說：「什麼叫做話劇！話劇有什麼意思，機關佈景也沒有，鑼鼓也沒有，唱工也沒有，就是隨嘴的說說，還不是和文明戲差不多，我就分不出文明戲跟話劇有什麼區別來。」當顧浩把一張遊藝會請柬親自送到他面前的時候，他就說過這樣的話。他還提到他以前兒子，說他兒子以前

也喜歡喜演什麼話劇的，學校裏時常演什麼戲叫他看去他總不高興看。女學生演戲是比男學生更不行了。「女學生無用論」是他常常提倡的。雖然他做育英女中的主席校董，可是他對學校並沒有特殊好感，只是是女學校，就是男學校他也是不大贊成，他所以做這個學校的校董當初會包括着一種用心。他本來不想來。可是聽到顧浩說遊藝會節目裏有徐英華的「咖啡店之一夜」時，他興奮地說：「好，好，我就去。」他果然在下午四點多鐘就來。

「咖啡店之一夜」演完，下面還有三個節目。秦濂凡不高興再看，他打了一個電話到家，知道太太病在醫院裏還沒有出來，吩咐廚子做幾樣精美的菜預備他回來吃晚飯。

「我已經打過電話了。叫廚子預備一點菜。你們到我家裏吃晚飯。」秦濂凡放下聽筒，對顧浩和傅木森說，徐知誠剛從禮堂裏走來。秦濂凡又問徐知誠今晚有空沒有。徐知誠說：

「今天晚上商會不是有一個聯歡會麼？我們都要去。」

「我不想去。」秦濂凡想了一想，厭煩地：「我打算回家吃飯。天天在外面應酬，酒席吃夠真不要吃了。知誠，你就給我說一聲，我不去。」

「好，好。我一準說，說說老不去就是了。」徐知誠想：這又是一個好差使。叫人家知道他同老秦的關係多密切。

徐知誠今天另有約會是再好沒有。秦濂凡并不真的希望他去。他剛才之約徐

知誠不過是虛邀。因為今天秦濂凡正盤算着一個計劃，他回家吃飯是假，執行這一個計劃是真。他要執行計劃自然還要顧浩傅木森的幫助！

事體也湊巧，秦濂凡，顧浩，傅木森正在校長室的時候，徐英華和幾個同學走進來。徐英華把借用的一個小印泥盒子送進來。放下盒子正要走，傅木森喊住她：

「徐英華，來賓完全散了嗎？」

「散了，我們正忙着收拾東西，搬板凳搬桌子呢！」徐英華說着一笑，潔白的牙齒閃着光。

「布幔和佈景都是借的，不必收起來。最好借的東西另外放一處，不要跟自己的混淆。」傅木森說。

「今天的戲好得很。」秦濂凡要說的話忍到此刻才說出。徐英華早已走到門口了，顧浩急忙趕出來喊着：「徐英華！徐英華！」叫她走進來說秦先生要同她說話。

徐英華回到屋裏來，秦濂凡望了她一遍，貪婪地。十分的樸素，沉靜而又活潑的姑娘。穿一件陰丹士林旗袍，鮮豔的藍色，畫出一個苗條的軀體，那是比以前在布攤上更深沉而高潔了。

低着頭，手拉着衣裳邊，不說什麼。她似乎連頭也不高興抬一抬。還是傅木森開口：

「徐英華，秦先生誇你的「咖啡店之一夜」演得好。是的，你今天是太辛苦了。據說你今天早上還生病！」

「早上還生病？」秦滌凡不知道下午的事。

「也沒有什麼大病，沒有要緊的。」徐英華隨口應答着，又要走到門外去。顧浩忽然靈機一動對徐英華說：

「你今天的表演要算是全部遊藝會節目中最精彩的一個，觀眾對於你的印象也是最好。你這努力是不能不鼓勵的。」

「對！」傅木森向來是做顧浩的應聲蟲。自己主張沒有，可是叫他做人的走狗他是會的。他還裝的沉吟了一下，說，「這樣，今天徐英華在學校裏吃飯吧。我們燒幾件菜，你來喝一杯酒。這辦法好麼？」

望着顧浩。顧浩也望望傅木森說：「好，我們不必到滌老家裏吃飯了，滌老也不必家去吃飯，就在我們學校裏一起吃，吃得熱鬧些。滌老，好麼？」

「好，好。」秦滌凡連聲答應。

「就一定在學校裏吃飯，還要猜疑麼？」看徐英華沒有立刻答應，傅木森一再的催促她。

「老師叫你吃一頓飯難道都不答應麼？」顧浩說，大義凜然的。

徐英華還是爲難的樣子，她說：不能遲回去，遲回去家裏就要不放心，而且她今天因爲忙碌點，肚子也不餓，晚上不打算吃多少飯。顧浩却是始終拿老師的口氣和地位責備她，說她拒絕吃晚飯實在是大大不該。

「而且也不單是作一個人。」傅木森也上來幫說：「高二的張秀英，初二的

金玉芳，她們這次遊藝會都出了力，今天也叫她們在學校吃飯。」

「我等會來好了。」徐英華被纏得沒話只有勉強的答應。說過便走出門去。不到五分鐘，李先生走進來了。一進門就問徐英華在不在，聽說她剛才到此地來過。

「找徐英華什麼事？」傅木森奇怪。「我要把她送回家去。」李先生說，滑稽的。

「爲什麼？你——」秦滌凡張大着眼睛，詫異地。

李先生便把徐英華的哥哥徐石堅不許英華來演劇臨時告退，以及自己怎樣去勸駕的話說了一遍。最後他說：

「是我拉她來還要送她走。我的責任才算完畢！」

「沒有你的事，你真是太迂了！」傅木森把今天留徐英華吃晚飯的事告訴李先生，還叫李先生把張秀英，金玉芳也約來。

「你也同我們一塊兒喝酒。這一次你也是忙夠了。」

末後傅木森又對李先生說。李先生聽說有酒喝，是他平生最好的，他滿口答應，并且立刻找那兩個學生去。

「你們一到齊準就到我這裏去！」秦滌凡命令地，看看錶打了一口呵欠，身體很有點發痠，說：「我先走了。你們一準來。我的菜預備了，不會我一個人的。人務必要到齊。」

秦滌凡說過了這話就先離開育英女中

。

「人務必要到齊。」這意思極深。顧心還不就是等於：「徐英華務必要到」

顧浩和傅木森兩個人有什麼不曉得！他先走了，留下這個難題目給兩個校長做。

校長是只有出題目給人做的。可是今天都非嘗一次這個難题目的滋味不可。好在還沒有真把他們難住！秦滌凡走了一會兒功夫，李先生到了，張秀英金玉芳也約着徐英華一道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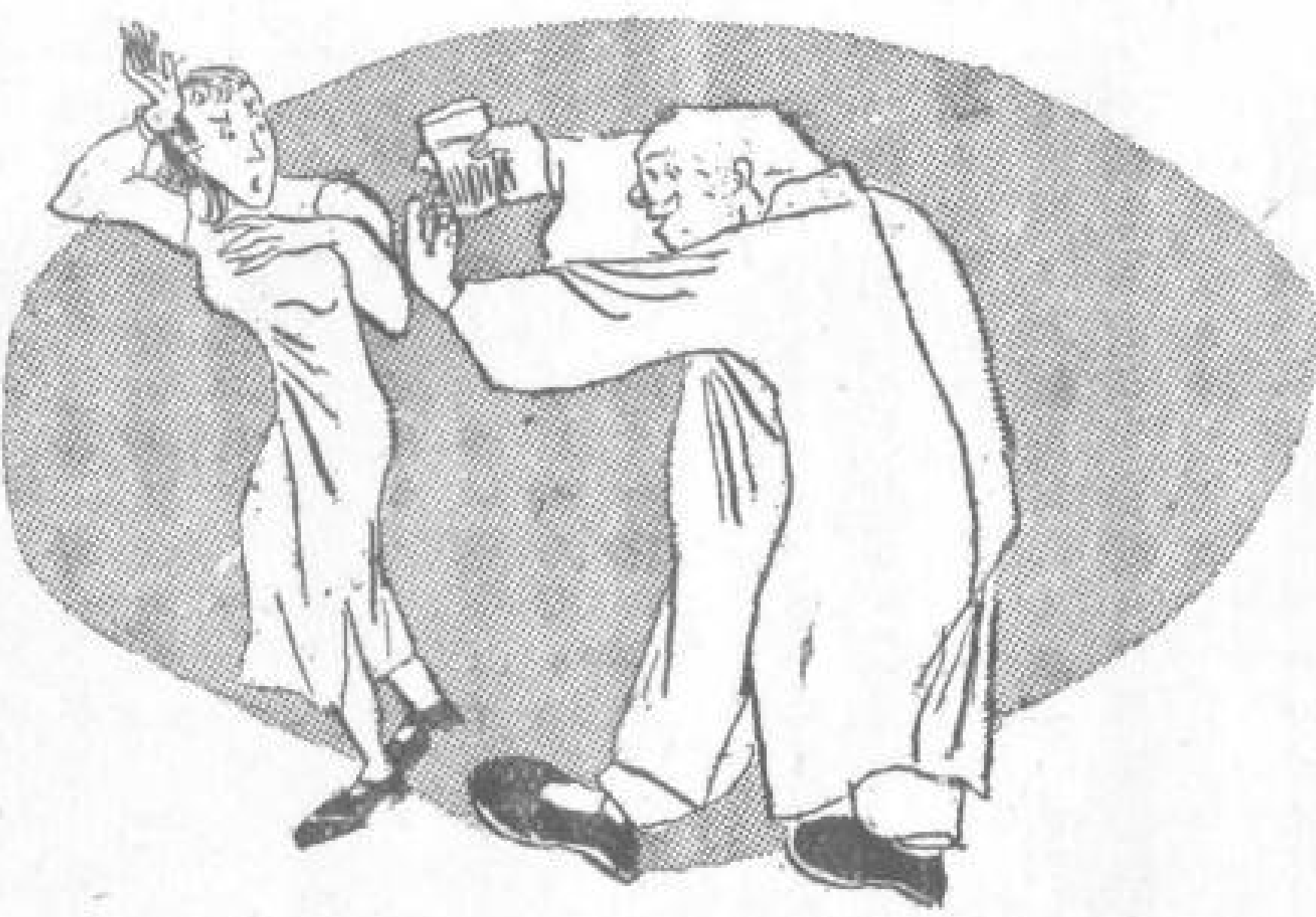
。

。

。

「我們就走，一道吃晚飯去。」傅木森站起來首先下了樓。徐英華奇怪，問剛才說在學校裏吃，怎麼此刻又到外面去吃！不過因爲她沒有看見秦滌凡，所以不怎樣疑心，隨意的跟着走，走到校

。



(他拿酒杯送近她嘴巴來。)

門口，傅木森第一個走得老遠。這時，他早已僱好了六部人力車，一部部車子靠攏來，徐英華也跨上車。車夫連價錢也不問，因爲顧浩在後面招呼着：

「跟前面車走，價錢是一樣。」

「我們到那裏？」徐英華問傅木森。傅木森的車子最遠，他也沒有聽見徐英華的聲音。祇有顧浩回說：「我們吃飯去。」吃飯是徐英華曉得的，她要問的是到那個地方吃飯。然而看看比較和自己熟悉的傅先生既然去遠，李先生，張秀英，他們又都不問，她又何必多問呢？

。

。

車子停下了到了秦滌凡的公館，傅木森開發了車錢，第一個讓徐英華走進，徐英華正要止步，然而一個個人都等她進去，匆忙之間只迸出一句話來，簡短的：

「秦先生的家嗎！」

秦滌凡從裏面迎出來。穿過一個院落走進一個客廳，過了客廳是一個小花園。假山石曲曲折折，走廊，金魚池。充滿了桂樹的香氣。他把一陣人領到花園東北角的一個廳中坐下。

幾個傭人站在那裏不斷地送上手巾把茶。

桌上的菜擺好了。秦滌凡邀來客入座，他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彎着腰，用一隻白哲的手招待着。他說：「諸位想必都已經很餓了。今天學校裏的遊藝會真是盛大之極，我想諸位籌備一定很忙。我們先就吃菜吧。」

說着傭人斟上酒來，斟到徐英華面前，顧浩傅木森一定要給她斟上，而且斟

。

得滿滿的。

「愉快的喝酒，不會喝，少喝一點不妨。」顧浩舉了舉杯，向着徐英華，又向秦滌凡：「謝謝滌老！真是太客氣了，預備了這許多菜！」

「是的，我們痛痛快快的喝酒！」傅木森附和着顧浩。

「我們痛快的乾！」李先生是真好酒。李先生一說乾，座上的人便都乾了。幾個不會吃酒的看着秦滌凡興致特別好，不敢抽他的興，李先生說乾一次，秦滌凡總乾一次，顧浩不得不乾，傅木森自然不得不乾。張秀英，金玉芳因為要討校長歡喜，自然更不能不乾。

友 文

「我們乾了，你不能不乾，」往往張秀英金玉芳的杯子裏一乾鬧着要徐英華也乾掉杯中的酒。徐英華已經乾了一杯，自然不肯再喝，可是張秀英她們兩個人先饒不下她，一定要拖她陪醉。

顧浩傅木森的鬧酒是意思的，李先生的鬧酒却完全是爲興趣，是無意的。然而，今天坐中添了李先生真正是合了秦滌凡需要。李先生是一個滑稽的人，鬧玩笑是他的拿手。向女學生鬧酒也許是一個莊嚴的師長所不願爲，但是，李先生鬧起來却是毫無所謂。人家灌李先生的酒李先生總是吃。他喝過以後又轉去灌人。不吃李先生進的酒是不容易的事。

今天，三個女生便都吃了李先生的虧。「這是最後一杯。我喝了決不再喝了。」

「徐英華堅決地表示，她覺得頭有點沉重，像發暈；室中的物件都在旋轉。

「這最後一杯」，勸酒的人總是這麼說。然而等到喝下了這杯第二個第三個人又援例。

「你能喝他的不能喝我的，沒有這理由了！」沒有法，這最後的一杯！又有最後的，最後的……

到了最後，連李先生也不願意添酒了。他說：

「我們不必喝酒了，徐英華已經很有點醉意。」

徐英華點點頭，說不出話。她覺得舌頭已經有點發硬，吃下去的菜好像轉轆轤一樣在心裏翻攪，幾次衝到喉嚨口，要吐出來。

飯端上來的時候，在桌的人都沒有多吃。很快的吃完了飯，要忙着回去。

時間確是不早了。他們來的時候時間就已不早，再加上一番鬧酒，耽擱了很久的時間。金玉芳，張秀英，徐英華，都鬧着要回去。秦滌凡不知那裏來的豪興，一定要留她們再玩玩，說她們平常是不大來玩的，今天來，全是鬧酒，實在閒談的時間很少。他說：

「現在飯吃過了，泡點鐵觀音好茶，我們師生聚在一起，端幾張椅到桂樹下，喝喝茶，看看月亮，閒談談不是再清雅不過的事嗎？……還有，你們高興看看我收藏的古董字畫麼？……我的收藏不敢在全國誇大家，可是本城總數得上我是天字第一號。你們大可以開開眼界。」

「好極！好極！」顧浩連聲說好，傅木森也搖頭擺尾的說：「滌老的法眼自然是不會錯，我們開開眼界真是三生有幸！」他還拉張秀英幾個人也耽下來叫她們也開開眼界。張秀英金玉芳徐英華不肯。顧浩說，她們既然要走就讓她們走吧，但是這裏地方比較荒僻，要叫三部黃包車來送她們回去比較妥當，張秀英不肯，要走回去。顧浩却一定堅執着叫車子。他自己走出廳，吩咐僕人的時候，露着特殊的表情，胸有成竹的樣子。秦滌凡看他這樣子，還不明瞭，恨他沒有法子擋住幾個女生。

「車來了。」顧浩回來高叫着：「只有兩部，還缺一部。金玉芳張秀英先回去。後面一部就來。」

徐英華心裏想走，嘴裏說不出來。金玉芳要讓車把她，她還裝着客氣，說不忙。可是等到張秀英金玉芳全走了，第三部車久不見來。儘管顧浩一次次的催僕人叫車，還罵僕人的不善辦事，車子總不來。

徐英華坐在客廳裏，像坐在針氈上一般。廳裏的字畫倒掛過來。有一張畫着虬髯的提着寶劍的人物，那柄寶劍上居然發出寒光，兩隻像老鷹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她身上一陣陣抖。由發燒變成發寒。

「英華，你的身體爲什麼這樣的抖，還是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借着這個緣由秦滌凡走近徐英華身邊來，手靠上陰丹上林的袍子。眼光露着可怕的颜色——老鷹的兇光，從雲霄盤旋而下捕捉一個

小鳥的兇光。這眼睛活像是畫上的虬髯人物。——她也不能分辨這是畫上的人還是秦滌凡。

她的頭，昏昏沉沉，罩上一層霧；英華，……這聲音，這稱呼，再配上那對老鷹眼睛，徐英華曉得她是臨到一個空前的危難了。她一把推開那隻貪婪的手，鼓動起全部精神，掙扎着：

秦先生，我沒有怎麼樣。請你站開些。」

秦滌凡笑嘻嘻的，一點不氣，他的老成持重訓練他，遇到這些場合該是有特別涵養的。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教訓用在事業上和戀愛上是同等的重要。他退後幾步，倒了一杯茶過來，親手送到几上，對徐英華溫存的說：

「吃杯茶也許能解些酒。還要吃點蜜橘麼？」

他掉過頭正要招呼僕人，一個僕人沒有。顧浩和傅木森都走開了。李先生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走的。他眼睛四面一巡，得意的樣子，拿起茶杯就送到徐英華嘴邊，徐英華看見這一個突兀的舉動，楞了一下，酒意醒了一半，張開眼看見廳裏沒有人，秦滌凡的神色奇特，她嚇得倒退了幾步，睜圓了眼睛，虎虎的望着秦滌凡，意思是，「你再望前進，我就不客氣！」

秦滌凡看她這副表情，也楞住了。拿着茶杯的手有點抖。茶滴了兩滴出來。廳外面一陣脚步響，急亂的，是顧浩。他一進來就向秦滌凡耳語了一會，秦

滌凡的臉色慌張萬分。正在這慌張的時候，外面又是急亂的脚步的聲音。

徐石堅的身影，一窩風的捲了進來。他一進來徐英華高興極了，奔出來迎接她的哥哥。真像是劫後重逢般，一把握緊了哥哥的手，眼淚幾乎淌下來，說話的聲音也有點嗚咽。

秦滌凡看見徐石堅走來，呆呆的，手脚無措的。臉色很勉強。還是顧浩鎮靜，先向徐石堅報告今天滌老請他們吃飯的事。遲到此刻正是因為等車子，車子一到就送英華回家了。

徐石堅看看英華的表情，氣憤的，不說什麼，祇是說，時候不早了，他不再坐。他好像已經明瞭這中間的經過似的。他拉了英華的手，走出門，沉着的脚步。夜，正濃。

八

三天以後。

秦滌凡睡在床上還沒有起來，顧浩早已來了。因為顧浩一向常來，傭人讓他直進直出。他知道秦太太還住在醫院裏，一直闖到秦滌凡臥室，隔着一層屏風，叫喚道：

「滌老！滌老！起來麼？」

沒有聲音。顧浩不敢再喊了。顧浩掉轉頭，移過脚步，走出臥室。剛巧有一個傭人走來，看見顧浩低低的告訴說，秦滌凡昨夜睡得很遲，是在醫院那裏耽擱的，又說起太太跟老爺鬧了一陣鬨扭

，原因是爲了出走的少爺。

「少爺不是早已離開了家麼？怎麼又談起這事？」顧浩奇怪地。

「是太太要老爺寫信叫少爺回來。大約是因為太太有病，心裏總是想少爺。可是老爺總不答應。」

「這是爲什麼？」顧浩拿着一捲報紙，眼看着地。來回地走着。

「老爺和少爺脾氣不合家。本來麼？我是曉得的，」女傭倚老賣老的樣子。停了一會，又：「不過，憑良心說吧，我說，真的還是少爺好。——心地好，待下人真寬厚。不像——」

女傭走開去，顧浩坐在會客室裏息了一會。不到半點鐘，秦滌凡出來了。他一出來，詫異的樣子問顧浩大早來什麼事。顧浩一句話不說，拿出報紙給秦滌凡看。秦滌凡拿起報紙來，起初站着看，過後，沒有力氣了，坐倒一張沙發上。臉色漸漸改變。發怒的顏色，惶恐的顏色，仇恨的顏色。……拿着報紙的手抖起來。臉，由紅的變成白的，蒼白的，蒼白的。……

「這是誰做的！……是誰？……混賬極了！」秦滌凡扔去了報紙，咬着牙齒罵：

「還消說！這一定是徐石堅。那天晚上的事有誰曉得。總不會木森做。」

趁秦滌凡又拿起報再三反覆看的時候，顧浩站在旁邊，陰險的笑着，又好像裝着憤恨。他對秦滌凡再三說，這個事一定要追究。秦滌凡也以爲然。放下報紙突然的問顧浩。

「這報紙傳開去很不妙的，有什麼方法能不讓牠傳開去呢？」顧浩搔搔頭，想了想說：

「有是有一個計策，叫做新聞封鎖。我們把今天報紙完全買下來好了。只是現在——不曉得時間還來得及來不及？我去接洽接洽看。」

「好吧。能照你的辦法全部買下來是

報館的電話是打通了。吳經理不在報館。第二次接電話的大約是編輯部的編輯，聽這邊報告秦滌凡聲音很了客氣。說不定他就是徐石堅一夥人。真叫人可恨！

放下聽筒，傅木森來了。他也是來報告關於那篇報紙上文章的消息的，他說稿他也偷看到了，果然是徐石堅做的。他的意思，是要想借這一篇文章鼓動起教育界的混亂，要來——

「要來？」傅木森不好爽快的說下去，支吾了半天才紅着脸說出：「他是要對滌老有一種不利。」

「對我麼？」秦滌凡冷笑；「我又不希望做什麼名譽校長。」

「他們是想侵佔這一個育英女中，」傅木森換了一句話，望望秦滌凡的臉色：「可是不管怎麼樣，對於滌老總是極不應該的。滌老的爲人可以說仁至義盡了，想不到他還要放這種狗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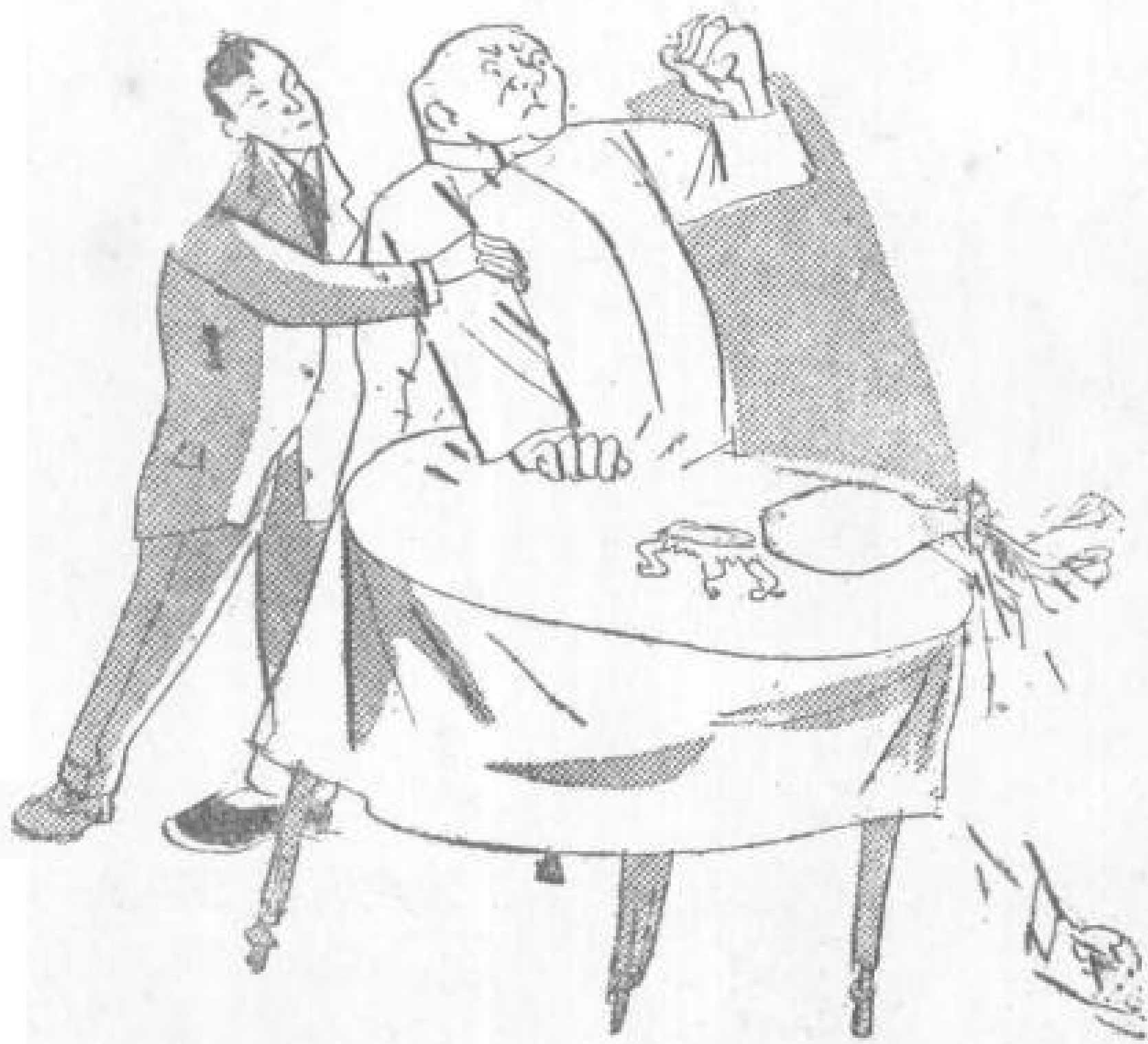
傅木森把他所聽來的消息，教育界的

暗潮，醞釀已久的反顧反秦運動，這次徐石堅的登報可以說是一個導火線。不

好好防備說不定會鬧出大亂子。正計議着，顧浩也來了，顧浩看見傅

木森，便埋怨着他說：「怎麼你也在這兒？快點回去！學校

定要嚴重交涉。」



(他發怒了，拳擊着桌子。)

裏今天空氣壞得很。據說有幾班學生看了今天的報紙很注意，她們要開會，請學校當局查究這件事。」

「真的在這話！」傅木森還不相信。顧浩急得只是跳腳，說道：

「你還不相信我麼？我還騙你麼？你怎麼這樣呆！：還不快走！：快點回去！不許學生開任何集會！違背的人開除！立刻開除！」

做着手勢，斬釘截鐵的樣子。傅木森走了以後顧浩恨恨的說道：「木森這個人太無用。一點權變沒有。」

「新聞封鎖的事怎樣？」秦滌凡記望着的事是新聞封鎖。顧浩聽了這話好半天不開口，一分鐘後才說：

「可惜時間遲了。報館裏的報紙都已全發出。向報販收買很困難。這件事只有聽他們搗亂了。我們再想法對付他們！」

顧浩皺着眉，裝着同情秦滌凡的樣子，揮起袖子，用拳頭在桌上敲。還顯着惋惜的神氣，說，今天他發現報紙遲點兒，不然早點兒可以實行新聞封鎖了。

「怎樣對付呢？」秦滌凡不快地問。「自然不能饒過這件事的主動人，要把點手段給主動人看看。」顧浩怒目圓睜的說，「不過，除徐石堅以外，徐知誠也很有嫌疑。也不可以放鬆他。」

「知誠」秦滌凡覺得很奇怪：「他同徐石堅又不是一鼻孔出氣。」

「不是這說法。」顧浩眯了眯眼睛，兩隻近視眼在眼鏡片後閃出一片神祕的光：「滌老，你不記得上次我們買白報紙的那回事麼？他嫌分給他的錢太少，不高興，在我的面前就說過幾次。那次

我老叫他打聽肥皂的行情他不是也表示不願意麼？他說過，以後有生意還是一個人做，一個人做有好處總是一個人得，跟人合作却永遠是代人做馬牛。他現在是有錢了，心志也高了。」

秦滌凡還是不懂，說：「我待他不錯呀，我看他似乎也知道感謝我。他並不像怎樣恨我。怎麼他竟會和我搗亂？」

「那自然有原因！是爲的買報紙的事。因爲賣價方面，滌老會盤問過他，所以，他懷恨。那次徐石堅晚上來找徐英華回去說不定就是徐知誠的主張。」顧

滌拿起報紙，眼睛又從新看到那篇題名叫「廓清教育界的渣滓」的文章，點頭竊竊的看。秦滌凡看他看報，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想起徐石堅，這個無理可喻無情可商的笨傢伙，夠討厭。不是他搗亂，那天晚上說不定有意外的成功了。他搗亂還不算，又在報上登攻擊自己的文章。這裏面一定有背景！

徐石堅是一個好好先生。雖然他也有戇氣，可是不致於搗亂得這樣厲害。他登報不定是受的知識的煽惑。知識這傢伙比石堅狡猾。表面裝做對自己很好，骨子裏抽自己的後腿也許可能。

越想越氣，秦滌凡要立刻打電話叫徐知誠來，他說要大大教訓他一頓，問這篇文字究竟是誰主使。顧浩說不必。顧浩貢獻的辦法是給徐知誠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勸英華重投到滌老的懷抱，能夠辦到，一切事都不談，辦不到，再和他算賬。

「好，好，好極了！」秦滌凡氣喘喘的說着：「準這麼辦！一個妹妹也沒有辦法那還不是有意和我搗亂！」

這時候，失望之極的秦滌凡失去一切的涵養。像瘋了的狗，眼睛騰射出兇燄。他要對徐氏兄弟算賬。

「媽的，徐石堅徐知誠都不是好東西！」最後秦滌凡吐出這句話。他相信顧浩說的都是真話。

「老爺，有電話！」傭人走進來告訴秦滌凡。

「那裏打來的？」恨恨的，他什麼也不高興聽。

「光大五洋店徐先生打來。」

「我不聽。徐知誠這混賬！」秦滌凡拳頭打在桌上，藍磁花瓶嚇了一跳。

「聽聽去又有什麼呢？好在他還可以帶罪立功，」顧浩笑着，冷冷的。笑，像冬天的太陽。

秦滌凡恨氣的：「好，我就去。看他怎麼說？」

顧浩站起來，跟到前面房間的樓梯口，聽見秦滌高興的好像還是報紙一類的話。「你也曉得麼？」「你居然也曉得！」最後他又說：「頭寸我沒有。你今天到我家裏來談談。」最後是：「準定今天來！」電話便發然掛斷。

三光洋行 株式會社

輸運船舶・業入出輸・具用績紡・物織・穀雜
 一六九三一・七九七七一話電 樓大利安號〇二三路川四海
 號五五一街長下湖蕪・號九一一路雀朱京南・號五六街河新江鎮 出支
 號三里德樹路權民口漢・號八四二街中大江九・號八二街貨國慶安 張
 號六〇四街亞興昌南 所店
 部 船 船 行 洋 光 三
 番七九七七一・六六三五四・八六五四四話電 號〇〇三路匯老百海上

(待續)

行洋井新商易貿

號一街河新江鎮場工
號十三路口漢海上所業營

號十三百路口漢海上店本
州揚·江鎮·津天·島青 店支
湖蕪·州蘇·京南·錫無



△周毓英先生的「中國之革命」一文，對於日本的維新與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的歷史檢討，革命之破壞與建設，革命問題的連鎖性，消滅共禍問題和教育與生產，都加以扼要的論述。筆者謂消滅共禍，殺戮與監禁是消極的辦法，教育和感化才是進行的積極辦法，這種見解是很正確的，可供關心中國革命者之參考。

△在反軸心國想以土耳其領土為跳板而向巴爾幹開闢第二戰線的今日，巴爾幹的現狀和土耳其的動向，遂成爲世人注目的焦點。現在巴爾幹狀況究竟如何？此後土耳其的動向如何？這是關心歐洲戰局的讀者所亟欲知道的。所以本期特別選擇關於這些問題的文章發表，以饜讀者。

△自本年份一月十六日起，財政部決定開始徵收戰時消費稅。但消費稅是否爲一種良稅？這在周先生的「戰時消費稅之理論與實際」一文中，已有詳細的敘述，可供讀者參考。

△文化進展到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中國古老的「貞節牌坊」早該徹底拆廢了。然而，那些在天之涯地之角的地方，也許似還保留着這種「國粹」吧。在「新太陽」裏我們便閱讀到中國女子慘痛史的遺塵一頁了——要個年

紀輕的寡婦守節到終。幸而桂蘭她已覺悟到本身的生命價值得須重新估定，終於毅然掙脫了夫家的樊籠，奔向自力更新的前途。這種刻劃反舊禮教的創作，值得我們慎重向讀者推薦的。

△本期封面係木下吉次氏所作，氏現任上海第二高等女學校教授，其畫業係太平洋畫會出身。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四 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三三三三三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 册) 八 元
半年 (十二 册) 四十八元
全年 (二十四 册) 九十六元

行銀銀海上

本 店
上海海寧路
電話四六二〇四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肥子路
電話四四二一〇

楊樹浦路支店
上海東百老匯路
電話五二六三一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朝鮮銀行跡)
電話一三二一五〇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二二一九〇

定海出張所
定海西大街
電話一一一